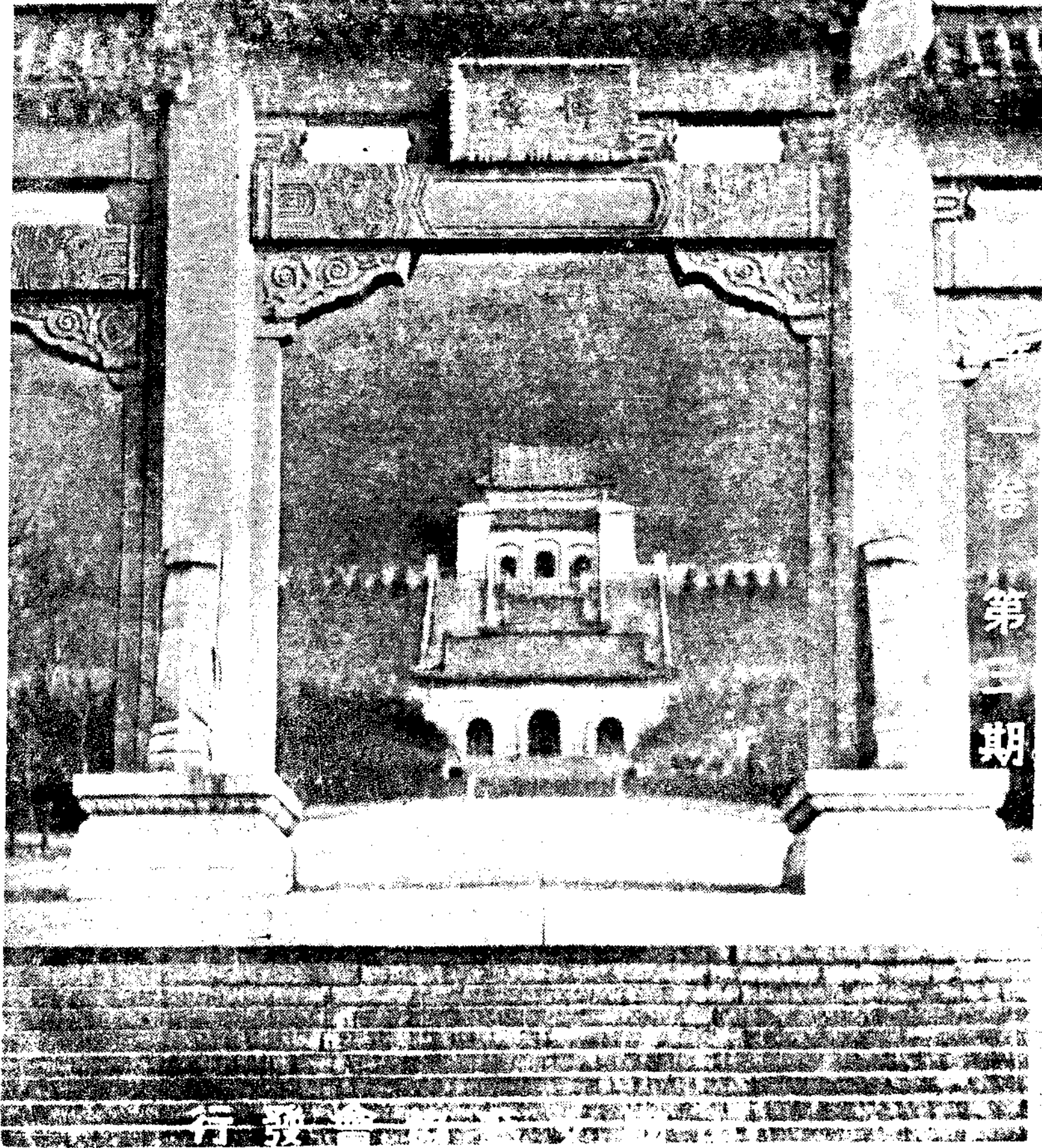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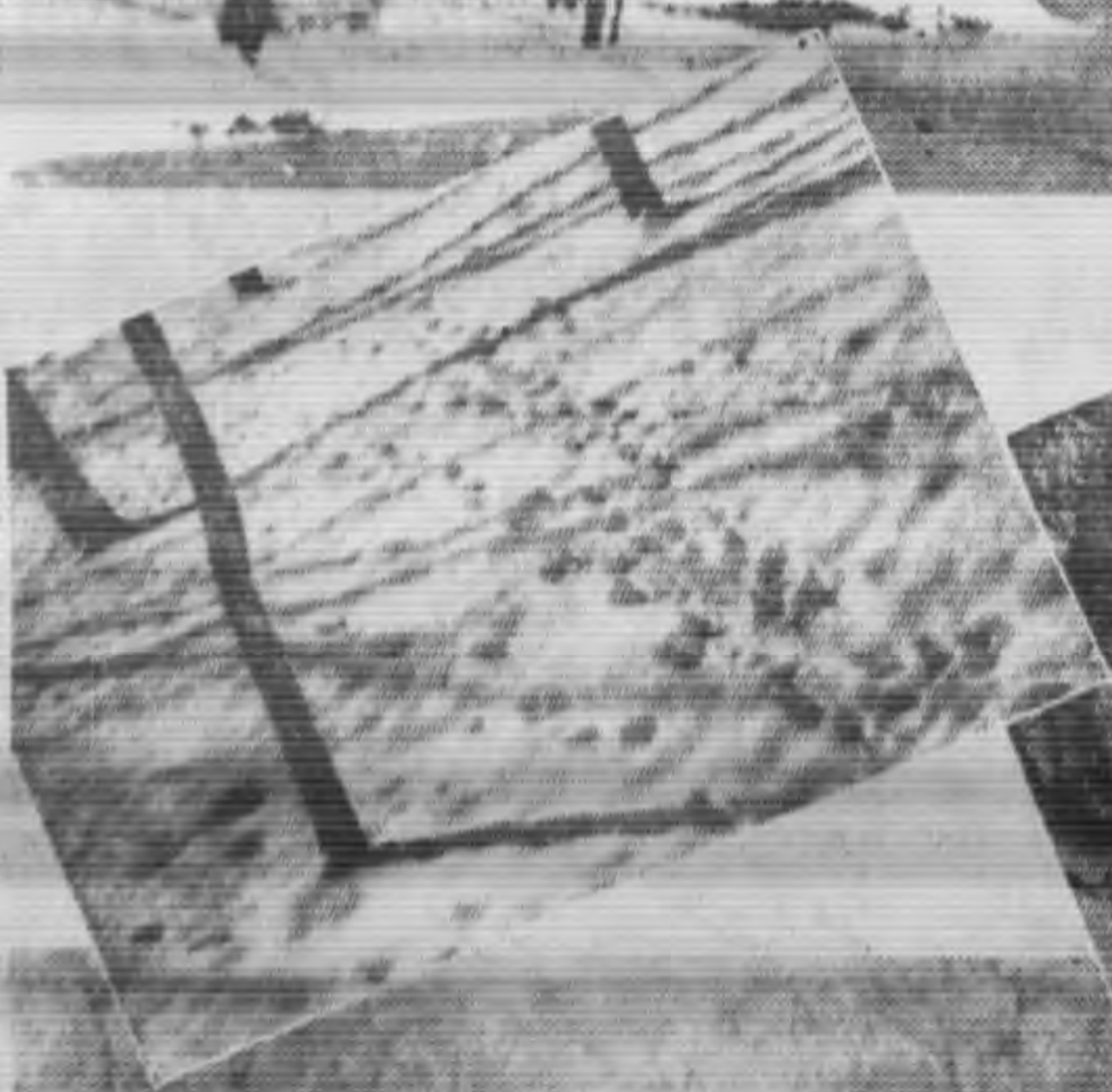


新國

第一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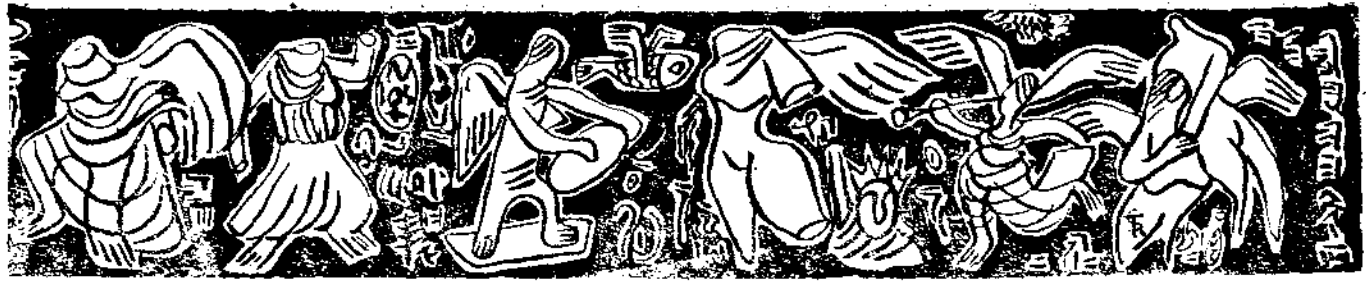
國藝

第一卷 第三期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國藝月刊第三期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卷頭語

龍山却病樓題壁
李翰芬提學鄂輶隨筆序
七塔寺志序

論著

談文章的分野與派別就教於徐凌霄君
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的研究
文學與宗教(續)
歌德

散文與創作

東行散記
燈下走筆
夜
雙足的泣訴
趕路人
足印
隔斷一切的輪
食
潛逃
黃家村之夜
賣春
蹉跎
晚塵

碧	瀟	醉	蘇	白	爲	庸	化	獨	半	未	重	紅	專	葉	王	江					
璇	靜	巫	休	定	詠	全	生	雨	生	谷	名	綠	衡	淳	蓼	諸	古	懷	神	綽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四	四〇	三九	三五	三一	二七	二五	二五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七	一三	一〇	五	四	二	二	三	三	一





插圖：馬午素描集
南京速寫

報告文學：滿洲文藝界動態

詩詞

采風新錄

為杜茶村生日作茶壽會專輯

單雲閣詩話

閒話詩鐘(續)

戲劇
幻夢的破滅(獨幕劇)
舊處不可改也
好萊塢的重重黑幕

考證

東坡龍馬硯記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續)

詩緒輯雅(續)

雨花石子記(卷三)

燕都史蹟叢編

瞻園拜石記

讀書隨筆

藝林珍屑

譯著：命運的歧途

外人眼中之中國小說(續)

編者的話

馬午……四六
圭一……四八
重綠……五〇

衆異等……五二
寥士等……五六
單雲……六〇
耐充……六四
汪野綠……六五
馬二先生……六九
紅宮……七一

瞻麓齋主人……七四

老寒……七六

朱維魚著 曹惘悵藏……七七

王猷會撰 張次溪訂……七九

燕歸來移主人……八四

後紫霞翁……八六

惘悵私憐室主……八八

鼠堪……九〇

丹羽文雄作 蕉峯譯……九一

鳳介……九八

編者的話……一〇一



國藝月刊一二期要目

第一期

已卯上己酉園禊集詩序
 己卯重九禊集詩序
 重刻不去廬集跋(附汪公來書)
 紫泥雪影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
 由蘇州的皋橋說到「舉眉齊案」
 蘇州雙塔寺廢址訪查記
 雨花石子記
 八十年前之金陵風物
 寶巖塔發掘始末
 吳淞江邊的往事
 子家
 采風新錄
 十國秋思圖題詞
 關中的民歌
 單雲閣詩話
 小河
 流浪歸來
 珍寶和嫂嫂
 就職
 外人眼中之中國小說
 給文藝工作者的公開信
 電影的藝術價值
 美人計(獨幕劇)
 美國影城中的聖誕與新年
 吳蓬萊與徐東海
 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之日

梁鴻志
 梁鴻志
 汪兆鏞
 後紫霞翁
 老寒
 穿珠散客
 東生
 王猩會
 燕歸來
 燕歸來
 老漢
 衡
 綠蒂
 菲草
 衆異等
 靖陶等
 蔣學文
 單雲
 滄海生
 王難
 失名
 美彌譯
 鳳介
 重綠
 徐公美
 未名
 紅宮
 胡椒室主
 重綠等

第二期

壁畫存影引言
 北平天橋志序
 天籟軒詞譜後跋
 歷史的文藝兩大派——桐城與儀徵
 死與中國人
 文學與宗教(上)
 漫畫之認識及其藝術上的原理
 禁閉室中
 流浪歸來
 傷兵
 追念着的長沙
 愆
 無春
 采風新錄
 單雲閣詩話
 壽龔專頁
 閒話詩鐘
 愛渦
 五十年來崑曲盛衰記
 舊劇的編演難
 古鏡漫談
 紫泥雪影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
 中國四大美人考
 「哭廟」「奏銷」案及其他
 藝林珍屑
 鬧新房
 母與子

李太疎
 夏蔚如
 陳耐充
 徐凌霽
 曹見微
 淳子
 徒子
 金諾
 王難
 郭夢鷗
 人
 子
 蘇茵
 衆異等
 單雲
 錢崇威等
 耐充
 綠蒂
 丁丁
 馬二先生
 東生
 後紫霞翁
 老寒
 楊火魂
 牛谷
 鼠堪
 无悶室主
 美彌譯
 市橋一宏作



崇頭語

日月星辰，陰晴風雨，是天的文藝。崇山峻嶺，長江大河，是地的文藝。在宇宙大自然環境中，文藝人的欣賞，讚歎和感發，就成為文藝的因素和結晶。

戲劇，歌唱，雕刻和建築，是廣義的立體的文藝，文字和畫圖，是狹義的平面的文藝。

「食」與「色」，工作與戀愛，革命與和平，都是產生文藝的泉源。

時間是縱的，空間是橫的，文藝的生命永遠懸延着。

貴族的文藝和平民的文藝，在不同的立場上，有各自的價值。「真」「善」「美」是文藝追求的目標。

用白話或用文言，是表現文藝的方式，我們要向實質和內容檢討。

整理舊的，創造新的，兩者並沒有矛盾，而且「相得而益彰」。

文藝譬如火，言其熱烈，譬如花，言其娟好，譬如青天白日，言其光明而純潔。

有文藝天才的朋友，再加以學問的陶冶，他的成就，必更高深而偉大。

中國文藝協會是文藝人的大本營，「國藝」月刊是我們所收穫的成績品，希望得到善意的批判和同情的贊助。

「國藝」第三期出版，剛逢到中央新政權的成立，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的團體，也希望成為「中央」的，為全國文藝界的軸心，而促進各地支會的實現。我們的刊物，就在時時刻刻創造「新生命」中前進。

選文今



龍山却疴樓題壁

江古懷

天時有寒熱。人事亦有寒熱。寒熱之中於吾身則病。天之病人可醫。人之自病不可醫也。予於庚申秋病瘧。越月有餘日既霍然愈。至辛酉夏初瘧復作。樓初成又愈。自是居兩寒暑。不惟不復瘧。而人世寒熱之事。亦漸不來去於吾心目中。功於醫歟。抑吾樓已瘧歟。予築樓常斟酌於天時以配置。樓正南面而立。敞南甍。洞東壁。西北之戶不開。夏迎好風以祛暑。冬納晴曦以殺寒。居斯樓也可勿受天時之寒熱耳。然則最叵耐者。其惟人事之寒熱乎。來之也無方。放之也無際。趨承而幻變之也。又無禦。稍不加察而至於病。雖謁巫謁醫不可救。夫人世何一非病夫哉。鬱內之病甚於形外之病也萬萬。昔東坡有詩云。人間寒熱尋常事。自笈疎頑不受疴。余讀其詩。善其疎頑。遂名吾樓曰却疴樓。蓋却天時之疴。於吾樓宜。却人事之疴。於吾身宜。置吾身於斯樓之上。却不尤有道乎。琴書在牀。菰芋在園。雖却盡天下人不恤也。天下人獨有一疎頑之我庸何傷。

李翰芬提學鄂輶隨筆序

王西神

清制。三年秋試。朝廷慎簡文學侍從之臣。分掌皇華。闢門額俊。萃全省之秀士。試取幾人焉。拔其尤。由此應春官試。萃各省之公車。試取幾人焉。拔其尤。以貢於王廷。以翹水庶僚百執事。崇朝釋褐。人望若仙。蓋甚慎之也。甚重之也。風簷寸馨之中。雖亦有詭遇獲禽者。然劉黃下第。韓非同傳。要自不數數見。道咸以降。洪楊之役。林會胡李。皆出自翰苑清班。茲非其明效大著歟。周衰官失。取士一出於學校。於是五經束閣。論語燒薪。士不必其樸學通儒也。畢業期屆。率得一紙文憑以去。學士也。碩士也。博士也。補闕連車。拾遺量斗。其成功亦大略可觀矣。粵東李翰芬提學。清季。以名太史典試鄂垣。鑑定衡平。榜發。士論翕然。比於歐陽公之知貢舉。先生嘗草星輶隨筆一書記之。舉凡山川之行程。棘闈之典制。賓僚之酬酢。文字之高見。一一皆詳列靡遺。國步載更。紅葉三種。先生奄謝賓客。亦十易星霜矣。哲嗣少轉立委。近以此書壽諸梨棗。以余與先生有一日之雅。謹談弁言。竊維文學之隆。替國運之升降繫焉。而文運之替。必上之人先有以輕視之。其端一啓。其流斯煽。俳儺個錯。頌異標新。皆深中夫人心。遂乃遞嬗演革。積重而不可反。今何世乎。居清季而上溯夫乾嘉。已如白頭宮女。閒說開元。令人墨然穆然。慨想太平盛世之不可再見。居今日而上溯清季。一

清季之視乾嘉也。而彌復不逮焉。先生此書。存十一於千百。告朔猶存。犧羊未廢。輶軒之來。足補國風。讀是書者。當亦低徊俯仰。有不勝其望古遠集之嗟。若夫以尋常奉使之作。流連風景之詞。視此書。則淺淺乎視此書。而非先生著書之出詣矣。

庚辰孟陬西神王蘊章謹序

七塔寺志序

葉恭綽

佛之爲教。廣大悉備。遍十方界。其視大地之一隅。若一漚之於大海也。其爲觀也。剎那之間。萬劫過焉。其視數百年興廢遞嬗之迹。若目之一瞬也。然則就一寺一塔而紀其始末。以吾屬視之。誠偉矣勞矣。自佛觀之。其無過一漚之微一瞬之頃而已。雖然。十方界之大。一漚之所積也。億萬劫之久。一瞬之所累也。則其廣也其久也。又安得薄此一漚一瞬之微哉。且佛之滅度久矣。其教之所能廣庇衆生以至今日者。豈非藉傳衍之力。而古剎名山則結集之場。說法傳戒之所也。其繫佛說推布遞嬗之大如此。則其考其廢興成壞之迹以行世。亦皈依者所有事也。甬上故道場勝地。僧俗薰修。梵宇相望。而七塔寺創自有唐。千百年以還。雖名數易。而宏法之旨則無少異也。獨寺迄無志。緇白欲考其事跡。乃無所據。識者憾焉。四明陳君聖士。念末劫之方來而宗風之不可不振也。輟輯是編。以廣宏教之旨。書成。請序於余。余雖學佛而所得於教義者至淺。姑推論廣微久暫之義。序以歸之。

別派與野分的章文談

讀了本刊第二期徐凌霄君的『歷史的文壇兩大派——桐城與儀徵』那篇文字，我很發生一點感想。現在，把它寫在下面，來就教於徐君：

我是正如徐君文中所說『江南省』人的一分子，我是絕對不主張文章有派別的；因為我既生長於號稱文化之區，我讀到浩如烟海的前人著作，我覺得什麼都應該學一點——雖然，學了以後，却並不想搯了考籃，到試場裏去，應什麼『掄才大典』。

退一步講：我只承認文章有『分野』，而不承認有什麼『派別』。分野在什麼地方？就是在有韻的駢文，和無韻的散文上面。大凡古人的著作，研心於純文藝的，他們只是在修辭上着想；把所著的文字，修飾得辭華瞻麗，音調鏗鏘，讀起來始有一唱三歎之妙！可是這類著作，是以文藝為文藝，而不把他牽涉到宗教或者政治上去的，這便是可供欣賞，六朝人駢儷文章的一派。

這其間却有另外一班人，他們嫌純文藝作品，除只供人們欣賞以外，不能發生別的副作用；於是別樹一幟，排去典麗的修辭，鏗鏘的音節，

來利用做政治和宗教的樸素宣傳文字。試問『文何以能設『載道』？無非要拉拉扯扯，在文章掩護之下，做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政論罷了。等而下之，更把它用做闡揚『釋』『道』而教變相的所謂『理學』；將美麗生動的文字，寫得如老僧入定，索然毫無生氣。副作用是發生了，但是和純文藝的距離，是愈走愈遠啦。

所以，我的見解，始終法目於調和駢散兩種分野之間的；我主張駢文不要太裝飾品化，散文不太副作用化。因此我極佩服會賓谷替吳毅人寫『有正味齋文集序』裏頭的幾句話道：

『……竊惟論駢體者，李唐以前無聞；宋始有王銍四六話，謝偃四六談塵。銍於切合之巧，偃主剪裁之工；要是兩宋規模，未窺六朝闡奧。津逮既卑，頽波彌甚，精神喪盡，面目都非，迄五百年遂無作者！或殘盃冷炙，觸鼻腥腐之氣；或農歌輶議，刺耳俳諧之音。於是文人相輕，謂此壯夫不為；高語秦漢，次稱韓柳。豈知秦漢薪傳，實在晉宋；韓柳樹幟，不薄庾徐。大抵駢體之興，古文尚存，古文寢失





駢體亦亡矣！」

於此可見駢散的分野，原是根合枝離，殊途並進；並不是分道揚鑣，各樹一幟的。不過話雖如此，世界上竟會有絕等笨伯，替文章強為分家；例如方苞，劉大櫆，姚鼐之輩，硬生牛地劃出界限，要想把安徽桐城一個小縣，起出一個大派別來。其實，桐城派的散文，是追紹着崑山歸有光太僕的餘緒的，桐城人何嘗自創呢？一經戳破，那未自從方靈皋起，一直到管異之，龍翰臣為止，他們所苦心標榜的派別，不啻整個兒推翻了。話要說回來啦，以我所知，當清代乾隆之際，姚姬傳『桐城派』散文極出風頭的辰光；我們『江南省』裏的做駢體文章的，氣他不過；也抬出個『陽湖派』來，作為旗鼓相當，以為對峙！陽湖派是以漢魏六朝文相標榜的；其中的健將，自然要首推洪亮吉，孫星衍，趙翼，張惠言等輩。甚至籍隸太倉的畢沅，和隔着長江的揚州汪中，都附庸在這一派裏；足見駢文派的反抗力量，也屬不弱。

至於徐君所提出和桐城散文派相抵抗的駢文

『儀徵派』，在我却認為始終『未見經傳』。因為徐君所指定『儀徵派』（？）中的兩健將：第一位阮文達公，他是個經學訓詁的專家，金石碑版的識別者，並不是以駢體文章著名的。第二位早期談革命，後入端方幕中的劉光漢（師培），也是以攻研經學自命的，也不是駢文名手。以之轉質徐君，或者也要自行啞然失笑吧？

末了，我再來個切實聲明：我這篇信筆所之的文字，用意在說明我個人的『文章無派』主張；決不是對徐君挑眼的，并且向徐君道着歉忱，說聲『小生這壁廂有禮了！』



（清代陽湖派文章健將孫星衍先生遺影）





水滸傳，西遊記

紅樓夢的研究

紅樓夢

不論任何民族，都有神話小說的遺傳。吾國民族，發源於黃河流域，缺少天惠，是以人民不能不力田勸業，以度日常生活。沒有沉思冥想的餘裕，故神話傳說特少，加以儒家專講實用主義，歷來傳說，遂多泯滅了，然而莊子鯁鵬之寓言，蝸角之爭，列子愚公移山，夸父逐日之類，亦可稱為短篇小說，至於長篇小說則始於漢魏六朝，自古迄今，長篇小說之最佳者，却為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三書，此三種小說都為演義體，所以篇幅特長，描寫精細；獲得一般人士的擁護。現在把這三種小說，分別研究于下：

一、水滸傳

(1.) 作者的歷史 水滸傳之作者，傳說不一，有言施耐庵作，有言羅貫中作；有言施撰羅修；有言施作羅續；衆議紛紛，莫衷一是。莊嶽委談云：「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然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細閱故書于舊格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

悉其一百零八人所自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効之，為三國志，絕淺鄙可嗤也！郎瑛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選，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王圻之續文獻通攷亦云：「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選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無論施作羅作，作者之人生觀，却有異人之處，以為盜非人之本心，實為貪官污吏所逼，挺而走險，且盜中多有具特長之好漢，非若官軍之碌碌無能也。惟作者描寫女性，侮辱特甚，此為缺點。

(2.) 作品的淵源 宋史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時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接十羣，官兵莫敢攔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趨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誘之戰，先匿壯卒于海旁，伺兵既合，則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宋江乃降，故施本末同，設為盧俊義一夢，夢見稽康持弓而入，徧縛羣賊，長弓者合之為張姓也。稽康三國時人，事魏，亦字叔夜，耐庵借以寓意，以見三十六人，卒為張叔夜一人所服，嘗見羅本：因欲接後水滸之故，致將盧俊義一夢抹去，以平痕跡。」又周公謹癸辛雜誌載：「三十六人名姓甚詳，宋江為首，以下晁蓋，吳用，盧俊義，關勝，史進，柴進，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劉唐，張青，燕青，孫立，張順，張橫，呼延綽，李俊，花榮，秦明，李逵，雷

橫，戴宗，索超，楊志，楊雄，晁平，解珍，解寶，朱仝，穆橫，石秀，徐甯，李英，花和尚，武松，無不備列，施耐庵因之，以三十六人為天罡，又增七十二人為地煞，蓋非盡無據也。但演義處晁蓋于三十六人之外，孫立又退為七十二煞之第三人，而以林冲公孫勝補之，張青亦退入七十二人中，而以三十六人中者為張清，呼延綽改為呼延灼，以花和尚為禪號，而著其名姓為魯達，且表其字為智僧，以李英為李應，則其音相近，以穆橫為穆弘，則其音本通，此皆與雜誌不無稍異，不知作者與雜誌立異歟？抑別有所本歟？其餘如宣和遺事，元人雜劇，十朝綱要，通鑑考異引，均有說宋江討方臘事，大概為貪官污吏蔡京，童貫，高俅等，苛政虐民，是以民流為盜，作者因立而為此傳也。

(3.) 作品的影響 水滸傳為中國長篇小說中之佳品，是以後人因水滸傳之名而有續作，如後水滸，有云是原本水滸之後半部，又有續水滸，此乃記李俊建國暹羅事者，乃明陳忱著。又有蕩寇志，乃山陰俞仲華萬春著，海天琴思錄：「山陰俞仲華萬春，號忽雷道人，為道諸子著蕩寇志，力駁羅貫中書名結水滸，從七十一回起，至一百四十回止，又楔子一回，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撫平方臘事，只有為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貫中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此書雖係小說，頗有關於人心世道，華樵雲太守廷杰為之鐫刻版刊行，正堪與袁詩發明。」由此可知蕩寇志亦因水滸傳之影響而作。蓋力辯羅貫中所譏水滸後傳之非，而其智力又出耐庵之下也。

(4.) 作品的批評 水滸敘事，較宣和遺事為複雜，如元劇只描寫一二人，不相聯絡，而水滸則聯絡之，是以水滸之優點在描寫個性得法，及結構完密，然其描寫女性太苛，間有勉強

插入者，且入山聚會時，百八人無一死傷，此事未免不近情理，其中敘事乃言不良社會之影響，及貪官污吏之劣蹟，至令平民被迫為盜，即官軍亦有流為盜者，而好漢之俠義行為，亦可以勵俗世，若用藝術眼光批評此書，則其直接間接之描寫人物，有恰到好處之妙，其分別段落亦甚得體，如平民之被迫為盜，智劫生辰綱，宋江遇難，三打祝家莊等，結構甚密，非出自高手，安得有此？衆好漢得同樣之待遇，而集中于為盜，及至宋江上山，則為全書之極巔，至收衆好漢上山時，特其餘波耳。

二、西游記

(1.) 作者的歷史 西游記乃神怪小說之最佳者，作者實為吳承恩，有誤傳其為邱處機作者者，邱號長春子，道家真人，太祖召之，自撫州與弟子十八人往見于雪山，所經數十國，歷萬餘里；其弟子李守常作西游記二卷，記西域地理，此非今之西游記也。今之西游記乃吳承恩所作，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明淮安山陽人，以歲貢生官長興縣丞，未久棄官歸，放浪詩酒而卒，性極敏慧，博極羣書，詩文下筆立就，清雅欲絕，又工于書，時金石文字，咸出其手，善諧劇，所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

(2.) 作品的淵源 西域取經的故事，自古有之，隋書經籍云：「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番僧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商子朝，而傳教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此中國遣使求經之第一次也。又云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於闐國，得經九十章，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

放光般若經，晉元熙中，新半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涇經，及僧祇律，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在於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凡有經律之處，與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共相辨定，後魏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著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此皆中國至西域求經故事，而法顯之役，至今尚有佛國記一卷，備載頗末，始於後秦姚興宏始二年，與慧景道整慧惠等同發長安，度隴至乾歸轉國檀國，慶養樓山至張掖鎮，又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景僧等諸人，或分或合，或先還；慧景度小雪山道斃，道整留中天竺不還，獨法顯順坂水東下；乘商人大舶，越海至青川長廣郡界，計自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往還凡十五年。從陸路往，從海道還，其中事節，亦頗詭異，使敷衍成書，絕好一部西遊記也。』至孫悟空故事，或言民間童話演化而來。玄奘出世故事，則宗周密齊東野語言，其郡倖為盜所殺，其子後為僧，代父報仇。又朝野僉載有唐太宗入冥記，玄奘乃陳姓，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多訛，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西域，留十七年，經百餘國，樂其風俗地理，作西域志十二卷。及歸京師，太宗召譯經文。西游絕險，傳說梯山棧谷，繩行沙漠三道，身熱頭痛，風哭鬼難之域也，且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之地。

(3.) 作品的影響 西游記之後，續作者有後西游記，續西游記，西游補等。董說自孫行者三調芭蕉扇後，補入一大段故事。缺名筆記載：『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適，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留素宗印，于是海內罔不推月涵為禪門尊宿矣，月涵于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

，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能知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一段，尤奇！據此乃知西游補係董若雨所作，按若雨豐艸庵雜著，凡十種，曰昭陽夢史，非烟香法，柳谷編，河圓卦板，文字障，分野發，詩律表，漢儵歌發，樂緯掃葉詩，其見于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于存目者，有易發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官翼無卷數，及薄鏡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董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為僧，名南潛，字字雲，有豐艸庵等十八集，易發提要云：董說，黃道周之弟子也，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為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所著諸書，今惟七國考，刊入守山閣叢書為最著，其餘漸就湮沒，西游補一種，宜亟刊以傳世也。』此書之影響于世，誠非淺鮮。

(4.) 作品的批評 西游記以前，亦有同類之作品，不過西游記增多枝節，描寫較廣，且加入滑稽材料，故與其他神怪小說，趣味較多也。其描寫人物，注重個性，佈局整齊，湊集許多故事而成一長篇，且文筆貫通，不見痕跡，其思想之奇幻，確為各神怪小說之冠，書中本以唐僧為主，然未能描寫盡致，且每敘至孫行者不能收伏妖怪時，必以求救觀世音為收場，結構未免太嫌呆板，至其描寫最佳處却為大鬧天宮，與諸妖鬥法各章，蓋神怪小說，最要是能引人入勝，倘缺乏滑稽原素，及談諧人材，則興趣全失矣。此書描寫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等，俱能恰到好處，淋漓盡致，書中自取經至達西山，均有聯絡，玄奘銳意取經，有孫行者輩為之助，故雖屢次遇難，卒屢次得救，至達西山，便為極巔矣。

三、紅樓夢

(1.) 作者的歷史 曹雪芹為紅樓夢前八十四回之作者，號雪芹，字芹圃，奉天人，清康熙五十四年曹頌為江甯織造，雪芹乃頌之子，曹氏三世為織造，寄生于康熙五十八年，乃祖為曹子清，世祖南巡四次，五次，皆駐蹕于清家，子清夙好文學，故雪芹家世繁華，且富于文學，誕生于南京，後其父卸任，隨歸北京，迨後以遭巨變，家頓落，以是雪芹中年，非常貧苦，後因癆子感疾卒，高鶚字蘭墅，係紅樓夢後四十回之作者，續紅樓夢賈氏衰而復興，乃儒家之思想。顧頡剛說：「我覺得高鶚續作紅樓夢，他對於本文，會細細地用過一番功夫，要他的原文，恰如雪芹底原意，所以凡是末四十回的事情，在前頭的八十回裏，都能找到他的線索，我覺得他沒有自出新意，說一句題外話，只是為雪芹補苴完工罷了。」

(2.) 作品的淵源 紅樓夢的故實，乃雪芹自敘家事也。卷首便說出自敘意旨，袁枚早已言之，自胡適之攷證出，此說更確，紅樓夢中卷載：「紅樓夢底第一二兩回，是本書底楔子，是讀全書關鍵，從這裏看來，作者底態度是很明顯的，他差不多自己都說完了。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的，雪芹為人是很孤傲自負，看他底一生歷史，和書中寶玉底性格，便可知道，且潦倒一生，所以在本書楔子裏說道：「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當此日……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罰，編述一集，以告天下。」那塌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情誰記去作奇傳？」石兄，你這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以上引文，俱見紅樓夢第一第二兩回，從這些話看來，可以說是明白極了。有的自號紅學家，言紅樓夢乃記清世祖鄂妃故事，或言記納蘭性德事，或言影射康熙朝政狀況，或言記金陵張侯家事，或言刺和坤而作，種種傳說，均無根據，不過因為紅樓夢裏有甄士隱去，賈雨村言的話，遂生此附會之辭。

(3.) 作品的影響 紅樓夢流行之後，曾一度被禁，及至嘉慶年間，紅學始大盛，而附會之說，亦從是而興矣，自百二十回後續紅樓夢者，為紅樓圓夢，綺樓重夢等，不勝枚舉，這類的續書，大概以紅樓復夢為最早，此書沒有敘明作者的姓名，卷首有序，署名為武陵女史月文陳詩變，書底年代，却很明白，書眉刊有「嘉慶乙丑新鐫」字樣，大抵高本行世二三年後，紅樓復夢便在那邊起艸了。這書共有一百回，全體無一佳處，強用忠孝節義，以續紅樓夢，并用因果輪迴之說，以警惕世人，其為狗尾續貂，自不待言，而最後的一回說五枝花同歸榮國府，十二釵重會大觀園，作者的思想，更屬可憐！

(4.) 作品的批評 紅樓夢雖為演義小說之一，然其特具創造能力，却非其他小說所能及，吾國小說向來有一種惡習，必以團圓為結局，此種結果，千篇一律，使讀者厭倦，惟紅樓夢打破團圓思想，堪稱難能可貴，主要人物如賈寶玉，林黛玉二人，一則出家，一則病死，不蹈舊小說常律，是其優點，即其描寫個性，亦頗細膩。十二金釵各有不同的個性，其文思言語，各肖其人，非作者具有天才，安得有此！然其描寫黛玉，多愁善病，處處現出作者同情于病態的女性美，其描寫寶玉，則長在脂粉隊裏討生活，處處表現其才子式的男性美，此乃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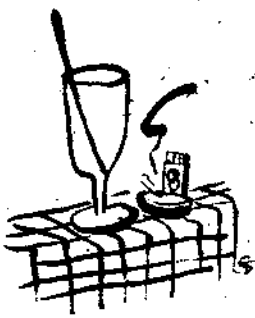
之個性歟！紅樓夢一書，記賈家四十年的歷史（參看紅樓夢辨）。其中敘述異性的戀愛，舊家庭的黑幕，貴族的罪惡，無一不有，確為吾國小說界的空前作品咧。

四、總論

綜上三書——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各有特長，水滸

傳則可為長篇社會小說的代表，西游記則可為長篇神怪小說的代表，紅樓夢則可為長篇言情小說的代表，就此三部小說而論，則吾國之長篇小說，在中華文藝界上面，實佔一個重要位置，其他如金瓶梅，封神傳，儒林外史等，亦具有牠的特點，要之吾國長篇小說，不止在中華文藝界上，站一重要位置，即在世界文藝界中，亦佔有相當地位，殆無疑義。

二九。二。一一。脫稿作晴翠移。



文學與宗教 (續)

(淳)

在這裏我們(一)先研究詩經。(二)再研究楚辭。(三)綜合兩者與宗教的諸般關係和變化。

(一)詩經。三百篇是西歷紀元前十三世紀至紀元五世紀的文學作品，是流行於當時樂章的總集。孔子鑒於當世禮樂日漸崩壞，乃將上下千餘年間的詩篇重加刪訂成為流行於現在的三百篇，論語載孔子的話說：『吾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裏面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諸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漢書藝文志本司馬遷的話說：『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所說刪訂，并不是孔子以主觀的眼光來造取捨的標準。不過按當時太師奏周樂的次序，略去重複殘缺。所謂殘缺，是指那些殘篇斷句，早已不能弦歌的，从古詩裏面，編成一部周詩的書。三百篇是周詩，不是古詩，也不是商詩。雖具所述之人，所言之事，有在商時

的，甚至作詩的人，亦有生於商代的，然皆是與周朝有關係的。故三百篇所載，是周時，所合的樂章，是周樂。

三百篇多數是無名氏的創作，有名字可攷者，僅居極少數。如悉民為周宣王命仲山甫築城，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而作。崧高為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而作。魯頌閟宮為奚斯所作。大雅與文王為周公所作。其餘作者的名氏，已不可考。就作品的內容推測。當時作者所屬的階級。很是複雜。上自王公卿士，下至閭巷細民都有。原本詩的本身來源，是各方彙集而來的。作詩的人，自然不限於一階級。據王命說：『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和漢書食貨志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可見雅頌之作。還是卿士或太師的作品。至於風，便全來自民間，原是平民階級的作品。

詩所產生的時代，既屬周代則採詩的地域，自然以周代文

化所能及的地方爲限。如國風所繫的地名：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地。考之今地，不外黃河南北岸之所在。况詩彙集是周代文化武功漸近衰微的時候，淮河流域仍爲淮夷所盤踞，大江南北，分領於吳，楚，越，三國。那時三國，還是半蠻夷的國家。秦雖是半蠻夷的國家，但已沾染周代的文化很深，故國風秦也被列入，吳楚越三國却沒被選擇。故當日文化所及的範圍，比現代不免狹小，却是代表道地的漢族文學。

詩經無疑是樂章，再不必討論。只看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諸禮義。上采契后稷，中逮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鄭風，子衿，毛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可知三百篇不但可供誦吟諷誦，還可配上管弦，更有些和以舞蹈以合奏。到周之衰微，禮樂崩壞，樂官失職，樂譜遂從而亡佚，詩樂在晉時遂已失傳。鄭樵的通志說得極詳：『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遂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

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聲之爲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詩樂既能被之管弦，當然調有宮，商，聲有輕重，和近世各種樂章一樣，可惜譜調既已失傳，就不能妄事推想。歷代都有許多人要以三百篇配上曲調，而彈唱起來都不成音調，可知缺乏根據，是勞而無功的。現在贖下來的三百篇，是分爲四大部的，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一）風動解，如程顥朱熹等主之。（C）作風刺解，如大序主之。（D）作風意解，如何黃如主之。（E）作風俗解，如大序主之。（F）作風土解，如鄭樵主之。（G）作風誦解，如梁任公主之。（H）作風氣解，章炳麟主之。以上各說解釋，只有片面，綜合起來，義意并不相悖。風就是歌謠相習而成風的。所用的，是當時當地的土語。所記的，是少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所記的，多爲土產及本地風光。雖然國風不純粹是閭巷風土的歌謠，却無一篇不習爲風氣，間有不是歌謠的，也都是當時流傳人口，一般人皆可以懂得，皆可以解誦。故天子巡狩之時，太師采取各地流行的歌曲，校正聲樂，施之管絃。（二）大雅（三）小雅『雅』，大序說：『雅者，政也。』鄭康成說：『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朱熹說：『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歷來分雅爲二，何故分爲大小？大序說『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其後孔穎達，李适仲，朱熹等，所下解釋，與大序無甚出入。也有主聲以解釋大小雅之分別的，以孔穎達，及鄭樵爲代表，孔說：『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

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鄭以為大雅，小雅之音，猶如大呂小呂之律。

他在詩辨妄裏面說：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他所駁斥說，不見得全合。千載而後，詩樂散失，如何可認其必像後世之大呂，小呂，大樂，小樂，况三百篇皆可弦歌，小雅，大雅，則獨以音調冠其部名，其他風與頌，數百篇樂章，也應有像大呂小呂的一樣分別，何以風，頌，獨無呢？故如未得滿意解釋前，還是主張大序所下解釋為當。(四)頌體，不外乎稱揚，贊美一類的觀念。大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鄭玄的詩譜以誦，容，古字通，作誦德以美之解。鄭樵駁誦之義，說頌者：『初無誦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朱熹从大序主張：『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但除稱揚贊美的解釋外，也有就容字解釋者。這派主張頌即容字，本是指容貌威儀而言。頌實一種舞詩，舞之所在，重在頌貌威儀。樂記說：『舞動其容也。』這一類詩，舉其所重者以為名，故名頌。近人蔣善國也主張這說。他引阮元說：『頌字即容字也。故說文「頌兒也」：容，養，養，一聲之轉。』今世俗傳之樣子，……從頌，容，養，轉變而來……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大抵頌體，是頌神時奏的樂章，其間必伴以舞蹈。祀神之儀節，又是繁重而尊嚴的，因尊嚴的緣故，舞者自然頌貌威儀。因繁重的緣故，聲

音特別和緩，以伴着禮文的起訖。只看頌體的詩，比大小雅風等體裁，截然不同，全章很簡短，并不分章，不疊句。因全章的起訖，受着舞蹈和禮文節制的緣故。

『詩經』已概略地說了。現在進而探討較晚出的楚辭。楚辭，顧名思義，已知是發源於中國南部楚國的樂歌。當北方文學已達到燦爛時期，南方文學開始萌芽，北方人往往痛罵南方。如詩經上說：『蠢爾荆蠻，太邦為仇。』魯頌說：『荆舒是懲。』商頌說：『奮伐荆楚。』即國風裏面也沒有收進楚風。可見當西歷紀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黃河流域的文學正盛，而長江流域的楚聲文學，還沒有真正成立。在那時即使是殘篇斷句，也沒有在古籍上發現。但當紀元前四世紀的時候，北方文學顯已衰落，楚辭便接踵而起。春秋時，楚是大國之一，北方的國家，很懼怕楚國的凌暴。齊，晉，二國，都會聯合各國一致拒楚。戰國時，楚更強大，能與秦對抗的是楚。那時，它吸收北方的文化，與本身的文化，溶合而產生一種新的文化。故楚辭產生，是很為兀突的。楚辭，是楚國屈原及其門弟子的作品。詩經裏面的作家，多屬無名氏。就是間有知名的，也不能代表當時底文學大家。第一個大文學家的作品，惟有楚辭。楚辭不僅為中國文學的始祖，并且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創作。劉鳳以詞賦之有屈，猶觀游之有蓬閣，縱適之有溟海。蘇軾說：『楚詞前無古，後無今。』陳傳良說：『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屈原的作品，影響於後世很大，六朝的沈約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各相慕習。原其髓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大抵後世言辭章的，莫不以屈，宋，為祖。可想它本身的價值，及在中國文學史上位置之重要了。

名家作



傳評

歌

德

衡

莎士比亞加冕了英國文學，

歌德却建立了德國文學。

歌德在德國文學中，乃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傑出作家。誕生於一七四九年，幼年時天智超人，時常愛聽母親講故事，尤有愛聽童話。他父親做官慾很高，叫他去讀法律，但他却不喜歡這門功課。他在學生時代，興味很廣泛，一枝筆也很健，寫得多，讀文藝作品挺起勁，圖畫，雕刻，戲劇，音樂都有天才；這時家裏還請了幾位教外國語的先生學習英、法等文學，並且這時的歌德也已經能翻譯名著了。許多年青的姑娘愛上了他，這時的歌德也正是寫情詩的最熱烈時期，他又經過了好幾次的戀愛的變幻；有一次，他和一個朋友的未婚妻綠蒂相愛，終於悲痛的結局；這使他萬分的苦悶，遂以種種的材料寫成了一部有名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其結局却用了當時一個青年因戀愛而自殺的結局，體材是用書信式，此書問世確立了他的地位。感動了多少青年男女唏噓而流淚，不能自釋；因之維特便成了當時他們的典型人物了：青衣黃褲的維特式的燕尾服也流行於各大城市，爲了受此書的感誘而自殺的也有（自殺者衣袋裏藏有此書）這實是狂風暴雨時代的一部代表作。出版這書時，歌德才只廿五歲。往後十二年間他又寫成了三部最好的劇本；第一部是埃格蒙叙荷蘭自由軍的將官埃格蒙爲自由而奮鬥的事跡；第二部是伊弗登尼叙希臘戲劇歐里比特所叙寫過的伊弗登尼的事；第三

部是泰沙叙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詩人泰沙的事跡；在最後的那個劇本裏，歌德借了『泰沙』，表白出他自己在『委麥』公國做首相時的詩人與政治生活的突衝。

歌德最偉大的著作是浮士德這書共有二卷，第一卷出版於一八〇八年，第二卷出版於一八三一年；此書前後共耗去五十八年的時光，差不多是以畢身之力成立的。浮士德是德國中世紀傳說中的英雄，相傳他因求無上的智慧之故，把他的靈魂出售於魔鬼米非士托弗了。這傳說在歌德那個時代還很流行，先乎歌德，已有英國的戲劇『麥洛委』把牠編爲劇本。但經過了歌德的大手腕，這個故事却完改觀了。歌德把他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失望，以及一切都渲染在浮士德上；以前的浮士德是一個怪人，歌德的浮士德却是一個平常人，一個週歷世界之苦悶的人。以前故事傳述者，以他的死爲責罰，歌德却以爲浮士德終於得救，和上帝在一起，快樂而平和，在未入本文之前，有一段序幕，述劇場經理及詩人討論這劇的本事，然後繼之以天國的景色。安琪兒們正在天上歌頌創造的光榮，魔鬼米非士托弗却出現在他們當中，譏笑人們，說他可以引誘上帝的僕人浮士德而使他降服於他。上帝允許他去誘惑浮士德，但預言：浮士德雖然將失敗，但他將終得救。現在是浮士德出場了；他是一個著名的學者與科學家

，不滿意於一切的書本與知慧；他去探究魔術的書，但他們更以宇宙的玄秘與不可測示知了他。他失望了，正欲飲毒自殺，忽然聽見復活節的鐘聲鏘然而鳴。一屢餘賸的宗教熱情，把他牽引住了。第二天，他外出散步，混雜於快樂的羣衆之中。魔鬼「米非士托弗」幻形爲一個旅遊的學者進浮士德的書室。他又使浮士德的心中充滿了失望，想誘引他答應以他的靈魂換得魔鬼的互助，「浮士德」已放棄了一切的信仰與希望，決定於魔鬼立約，說：如果浮士德有一個瞬間，覺得心滿意足，而對時間說道，「等一等我」時，他的靈魂便是魔鬼所有。這個合同成立了，他們二人便同到世界上去，其先是遊歷欲望與熱情的世界上（這在第一卷裏敘述）然後再到事業的大世界上（這在第二卷裏敘述）浮士德先被戀愛的快樂所迷戀，然後又爲權力及藝術的快樂所占據。米非士托弗引浮士德到魔鏡上，看一個絕世的美人，又用藥使他吃了復變爲一個漂亮的少年，不久浮士德遂遇到一個美麗的少女甘麗卿從禮拜堂中出來；他爲這美麗的少女所擒住了。立刻向前致愛念，但她拒絕了。這更使浮士德燃著愛慕欲望的火，要求米非士托弗助他，把她得來爲情人。他們隱身入她的房內，放下了一匣珠寶在那裏。後來甘麗卿果眞愛上了他，把身心獻給浮士德了。幾個月之後，她的兄弟瓦倫丁從戰場上回來，知道她快要做母親了，便拔劍與浮士德決鬥。浮士德以魔鬼的幫助，殺死了瓦倫丁，立刻告別了那個城。甘麗卿哀痛兄弟的被殺，同時又悲傷情人的離別，便發了狂，殺死了她自己的孩子，被捕入獄。浮士德知道了她的入獄，便要求米非士托弗設法進獄去看她。事情總算順手，他進了獄，她立刻認識了浮士德，回憶到以前甜蜜的日子與罪惡。浮士德要求她出獄，但她見了米非士托弗害怕了，不肯出獄，

向上帝禱告，求他赦罪。當米非士托弗與浮士德離開時，她離開人世了。她被上帝救了。浮士德的第一卷便告終於此。第二卷中的浮士德是被引入廣大的世界上去了，他到了功業與政務的外面世界，又到了古典及浪漫的藝術之美的內面世界。開場之後，浮士德及米非士托弗引入一個堂皇富麗的宮庭中，以魔術去娛悅他，並指示他們寶藏的所在地，以救國內財政的破產。

因爲皇帝的要求，浮士德在鏡中現出了巴里斯與海倫的幻像。但他爲海倫的優美所惑了，他正想捉住她，那個幻像却幻滅了。浮士德要想與這個理想的美聯合，便與米非士托弗同到了弗沙里阿的地方，希臘中的種種神話中的人物，美的，醜的，俱出現於他們二人之前。海倫復活了，爲浮士德及米非士托弗所得救；浮士德把她帶到一個中世紀的古堡，守之以一陣北方武士。海倫與他生了一個孩子，優弗龍這個表示古典與浪漫聯合後生出的詩歌的精神。後來，他想變更天然以爲人類服務了。他與米非士托弗把海岸邊的地方，變了陸地，引百姓們去墾殖。浮士德現在已經年紀很老了，事業快要完成了。他的土地上住了無數的人；但還有一塊污澤沒有開墾。他以自己犧牲的精神，爲人民謀幸福，終於把這個澤地開墾成功了。當他告成了這個最後的事業時，他實現：快樂的存在不是在熱情的滿足上，不是在知慧的發展上，也不是在藝術的修養上，乃是在不自私的爲他人的服務上。他帶了這個信仰，宣言他已十分滿意，叫道：「等一等吧，美好的時間」而死去。因此他與米非士托弗的打賭輸了；這個魔鬼立刻命令小鬼們帶走了浮士德的靈魂。但浮士德所得到的快樂，乃非米非士托弗權力所能給的，這個爲他人的犧牲與努力，乃將他從魔鬼掌握中救出，而被天使們迎接上

，不滿意於一切的書本與知慧；他去探究魔術的書，但他們更以宇宙的玄秘與不可測示知了他。他失望了，正欲飲毒自殺，忽然聽見復活節的鐘聲鏘然而鳴。一屢餘賸的宗教熱情，把他牽引住了。第二天，他外出散步，混雜於快樂的羣衆之中。魔鬼「米非士托弗」幻形爲一個旅遊的學者進浮士德的書室。他又使浮士德的心中充滿了失望，想誘引他答應以他的靈魂換得魔鬼的互助，「浮士德」已放棄了一切的信仰與希望，決定於魔鬼立約，說：如果浮士德有一個瞬間，覺得心滿意足，而對時間說道，「等一等我」時，他的靈魂便是魔鬼所有。這個合同成立了，他們二人便同到世界上去，其先是遊歷欲望與熱情的世界上（這在第一卷裏敘述）然後再到事業的大世界上（這在第二卷裏敘述）浮士德先被戀愛的快樂所迷戀，然後又爲權力及藝術的快樂所占據。米非士托弗引浮士德到魔鏡上，看一個絕世的美人，又用藥使他吃了復變爲一個漂亮的少年，不久浮士德遂遇到一個美麗的少女甘麗卿從禮拜堂中出來；他爲這美麗的少女所擒住了。立刻向前致愛念，但她拒絕了。這更使浮士德燃著愛慕欲望的火，要求米非士托弗助他，把她得來爲情人。他們隱身入她的房內，放下了一匣珠寶在那裏。後來甘麗卿果眞愛上了他，把身心獻給浮士德了。幾個月之後，她的兄弟瓦倫丁從戰場上回來，知道她快要做母親了，便拔劍與浮士德決鬥。浮士德以魔鬼的幫助，殺死了瓦倫丁，立刻告別了那個城。甘麗卿哀痛兄弟的被殺，同時又悲傷情人的離別，便發了狂，殺死了她自己的孩子，被捕入獄。浮士德知道了她的入獄，便要求米非士托弗設法進獄去看她。事情總算順手，他進了獄，她立刻認識了浮士德，回憶到以前甜蜜的日子與罪惡。浮士德要求她出獄，但她見了米非士托弗害怕了，不肯出獄，

天去，在那裏，他與甘麗卿重復相見。

浮士德有許多註譯的本子，但如爲了欣賞歌德的詩的美，却都用不到他們。在這個大著中，我們見到了無數景色，感到了無數的人間的苦悶；歌德把我們從天堂的美景中帶到可怕的監獄，又把我們領到古代的希臘；使我們見到了最動人的戀愛，最驚人的慘劇，以及最可讚的英雄舉動。在這部巨著中，我們還時時可以遇到最可愛的抒情詩歌。第一卷更比後卷動人。許多大批評家說他的第二卷比前一卷壞。他的第二部巨著威廉先生也是如此，是第一卷比第二卷好。

威廉先生所耗費的時光，不比浮士德少，牠開始於浮士德後的四年，告成於歌德死前的三年，（歌德一八三二年卒，高壽八三）共費了五十二年的時光！浮士德是詩的巨著；威廉先生是散文中的巨著，是僅次於浮士德的世界名著，包含了許多他的人生哲學在內，威廉先生之重要，乃在於牠爲『有主義的小說』的先鋒，是最初用小說來宣傳道德與文化的教訓的一部。牠的主旨是說一個人選擇他的正當職業的重要。德國的生活與社會，在『威廉先生』中寫得極有技術，他的續篇威廉先生的漫遊與浮士德二卷極有關聯，在那裏我們知道『浮士德』是經過了種種的文化，政治，科學，藝術以及戰爭，最後乃知爲同胞服務的。在『威廉先生』中也很相似。與歌德同一時期，德國有一位大音樂家悲多汶。是歌德敬尊的藝人，言行直率，陷在貧病交加的境地裏，與歌德的環境相反。羅曼羅蘭的『悲多汶傳』裏有一段是關於他們交往的文字，現錄於此，可多一點資料，使讀者對他認識更清楚，更有興趣：

『歌德想認識悲多汶，一八一二年他們居然在多亞魯里瑟地方波耶姆的洗澡場碰見了，彼此談得不甚投機。悲多汶原

本非常贊賞歌德的天才一八一一年二月十九日給布郎達洛的信裏說：『歌德的詩我讀了很快樂』但是他的性格太放肆了，太粗暴了，如果要和歌德的性格應合起來不致於損傷牠的話。他告訴人有一次他同一塊兒散步，自負一品大百姓的他，給了這位淮默大公爵的樞密顧問，一個關於品格的教訓，那是這位顧問永遠忘不掉的。

王公大人們自能使人作教授和機密顧問；又能賞給一些人些官職和勳章；但不能使人成大人物，使人的精神超出塵俗……而況當像我和歌德這樣的兩個人在一起，這些先生應當感到我們的偉大。——昨天。我們在歸途中遇到了皇帝的家人，我們老遠就看見了。歌德擺脫我的胳膊，爲的要到路旁排班去。無論我怎樣說都白說了，不能使他再向前走一步。於是我把我的帽子戴低些，扣好我的外套，兩手放在背後，直向人堆裏衝去。王侯侍臣們站開起來，讓路給我走；洛多爾芙公爵向我脫帽；皇后也先向我致敬。——這些大人物都認識我——我看見行列從歌德的面前走過去真是好玩。他站在路旁，手裏握着帽子，深深地彎著腰。後來我老老實實地責備他一頓，絲毫沒有放鬆他……

這一段是根據悲多汶寫給他的友人的信札而來的。歌德碰了這個釘子，對他的這種狂狷的態度反而尊敬，他心裏很知道這位大音樂家的價值，不過歌德有點怕聽悲多汶的音樂，騷擾他的心靈平靜，這種平靜是他費了許多力氣才得到的。有一次他聽『悲多汶』的第一個『生風尼』向人說：『這祇使人慌』。接著又說：『真是雄偉，響得一塌糊塗，屋子都要倒了』。這幾句話也可見將他的性格與悲多汶的相異處

關於歌德的少年維持之煩惱，這裏也有一些故事：德國德里主教，有一天留在伊耶拿，在言辭間明明白白的奚落歌

德不應當寫出『維特』那樣的一部書，引起許多青年男男女女去自殺。歌德回答他說：『當你的外交家和將官一次使八萬人死在戰爭裏面，你却在教堂裏唱 Te Deum 感謝上帝的恩惠。一班笨蟲沒有讀懂我的書去自殺，那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優氣，我不應當因此責備我自己。』這幾句話可以用來答復一切責備和了解歌德著這部書的人。

歌德有一位青年詩人，席納與歌德交往很深，每年於元旦，互相致賀，一千八百〇〇年的元旦，歌德寫賀信給席納時，無意中寫上了『最後的一年』一句話，他重新寫過，這句話仍然出現。他說道：『我們二人之中，今年總有一個是最後之年』。果然，在那年席納死了。他的死耗，使偉大的平靜的歌德，大改其常態；他雙手掩面，如一個孀婦似的啜泣著，好幾天之內沒有一個人敢在他面前提起席納的名字。他有一次給友人信上寫道：『我的一半生命已經離開我而去了。』可見歌德友愛的偉大了。

前面已經說過歌德在德國文學中是一個傑出的前無古人的作家。他與英國的莎士比亞不同，莎士比亞之前已有許多大作家，莎士比亞的時代，又有許多同伴，但歌德却不然，他之前沒有却賽，沒有史派塞，他之時沒有莎士比亞之時所能呼吸的詩歌的空氣。說歌德是赤裸裸地來到德國文學上來的，也未嘗不可；他是一無憑藉穿了他自己織的衣衫而出現文壇的。

歌德的一生都是努力始終在文藝上，到臨死前一天還寫了一首詩。真可說是終身忠於文藝的作家。他不自命為大作家，他沒有作智識界領袖的野心，他不是出世的悲觀主義者。也不是揭著教義做入世的傳道者；他從不責備人家，如碰

了悲多汶的大釘子後，也未責備他，只對幾爾遜說：『也許他沒有錯，他覺得這世界對於自己是討厭的；但這不是使這世界對於自己和別人變為治意的適當的辦法，我們應當原諒他，憐惜他……』他是寬大的，慈仁的；但是他對於人類的貢獻，誰也不能否認的。他的詩都是根據人類的天性寫的，詩裏充滿了活的人生，有漂亮，幽默，聰明，秀麗的對話，含感傷的悲劇和輕俏的諧笑。他給我們的是整個的世界，他指出我們的愚笨，我們無用的夢想，我們的虛榮，我們的誇驕；可是他指出這些的時候，並不帶絲毫鄙視或惡意，他也並不有英國人的紳士風度，架子十足，看得自己高人一等；他愛人類，尤其愛天真的小孩，他的少年維持之煩惱裏孩子們幾乎成了他的小情人。不過他的愛不是盲從的。

他對於人物和自然有特殊的直覺的瞭解，所以歌德的作品在精神上比任何作家的作品來得親近可愛。春夢方回，或秋窗燈下，案前經常地放著他的詩集，假如有人問我：外國文學中你最愛讀那一個人的詩？我可以毫不思索地答：我最珍愛歌德的詩。他的文筆像四月的天氣不可捉摸；他把感傷與輕鬆的笑混和在一塊兒。他在人的天性裏從最不給人發見的地方去開拓美的園地。歌德給我們一切的印象都是最經濟的，同時又最深刻的。他心裏想到筆上也寫得出。他尤其是最能瞭解青年男女戀愛時的心理。因此英國有一位青年作家（忘其名）曾把少年維持之煩惱一連讀十七次，這個紀錄有些驚人。

歌德除了上面所述的著作以外，短篇和小詩還有許多，這裏不能一一的說了；他對於自然研究的成績也是豐富的。現在作者記下前人所說的兩句話，來結束本文。

莎士比亞加冕了英國文學，歌德却建立了德國文學。

東行散記



如今我是回到我的祖國來了，江南已有了春的氣息，不久展開在眼前的便是草長鶯飛！但，我腦海裏依舊留存着回憶，回憶着刻劃短短旅途的生之萍蹤寄跡。

是二月裏的事了，那時正值嚴冬的季節，這座六朝金粉的古都，正是蓋上了尺餘厚厚明潔皎潔的白雪，我不傍徨也不氣餒，我有乘長風破萬里浪的精神

，來溶化這些冰雪，不，預計着當我回來的時候，它也許會偷偷地去了，是的，我確乎作如此想。

雪，飄向山巔，飄向原野，又飄向海面。它是陪伴着我旅途上的寂寞。在我登輪前，在我搭車後，在我旅途中，在我欣賞時，總是有意無意柳絮散飄的飛着。它似乎阻礙旅途使我恨，可是它也有晶瑩的姿態使我愛。

據說，富士山是終年積雪，然而我是很動搖據說而加以懷疑；但所有的畫片上，富士山巔都塗着些透明的白粉，我曾有這樣想過，如果富士山的美麗是在雪，那麼在這時交嚴冬的季節，是最美麗得透頂的。我所看見的富士山，它是雄偉兀立的矗立於羣山之上的，不論從平地上遠眺，或是高山上望去，配上一枝松一棵柏，就成一張畫一幅圖的美麗畫面。富士山是美麗的，所美麗的也就是平頂山口下堆上那些厚厚的雪。

富士山我果然是愛上了它的，可是旅途中我也無時無刻沒有忘却了紫金山上的雪，雖然，當我回來時它已偷偷地去了！但，終於它是在我的心板上刻着年輪的；旅途上的雪，畢竟是萍蹤的暫時奇跡而已！

童年時，我曾聽說航海的種種趣味，因此，我對於吃過海水的人總是敬重，尤其是出洋留學的學生，我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原因是我沒有出過洋飄過海，航海究竟什麼滋味，是甜，是酸，是苦，是辣，也還沒有體驗過。此次給我一個機會，將我送了上海丸，我真不懂得處女航行，如何應付才好？

剛出海口，立在甲板上，看着海水，看着海鳥，似乎很有興趣，但是不等到你讚美海洋的偉大時，無邊無際白浪滔天的顯着它的權威了，浪一個又一個的打將船弦，這時，憑你天大本領，使你英雄非用武之地，也只得由着浪的顛波。浪會使你頭腦暈，浪會使你翻腸倒肚，浪更會使你作嘔嘔吐！顛浪是更要不得，來時船像水上的搖籃，左後右前四面的搖擺，平心靜氣的安睡，也許可以對付，要是你稍為動動，那非要你嘔吐不可，據說：一經嘔吐，又是非吐個清爽不可。

我是想和浪爭鬥而結果怕浪的一個，所幸運的來往二次都沒有吐過，我很擔心，我很杞憂，恐怕在處女航行上留下這幕生活的歷史。當回國的海行途上，我是住在上海丸上第一流的客艙 Cabin，從內心的愉快欣歡裏雖然有些

浪，竟忘却了處身在大海的船中，和平日旅館生活一樣，照理跑下浴盆去洗澡，身子浸在暖和水裏，感到異樣的舒適，迷迷糊糊，很想沉沉的睡去，然而也沒有許久，浴盆像一隻盛滿了水的盤，水四際衝擊着，浪花沒頭沒面的打向全身，像失足被溺在大海裏，啊！軟浪來了，我是怕軟浪的，待我放去了浴水，不等穿乾回至榻位時，不動也不響，滿身熱刺刺的冒着汗，眼前儘是無數的花圈。

浪，在海行途中是最難經過和最難避免的，在我們的去回兩次的經驗教訓上，似乎感受回來時的浪，比去時容易過度而好受些。我最怕在桌椅茶杯七歪八斜的翻倒時，浪從背脊上一陣緊似一陣直割到腰部，那時喊又喊不出，動也動不動，只靠船上的茶房來巡視看護。所以，我對於戰勝浪的茶房以及職員駕駛者，簡直佩服得比童年時所佩服的吃過海水的留學生，還要加上一百二十萬倍。

啊！出洋容易，浪是絕不輕易滑過的。

△ △ △

中國菜本來是聞名世界的，在中國有所謂吃在廣東的說法，假使以世界的

觀點來說，那麼吃在中國，是誰也不能否認？我是生長於山明水秀的江南，從未踏出國門一步，然而却是享盡了純粹故國風味的吃，所以，縱然是豐盛美味的外國菜，總是感到很難合於胃口，這也許味覺已成嬌養的習慣了吧！不，我想中國菜至少也還保持它特殊的口味的，否則，何以在外國人的眼中，把中國菜當作很尊貴的美味，試舉在日本的中國料理，它就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不過，話得說回頭來，日本料理也有它的特殊風味的。我是愛着它分食的吃法，每人一份又簡單又清潔，並且烹煮的菜，配合得很美麗，深含着藝術意味，甚至有時一小碟湯，會超出於何豐盛菜餚的鮮味，這些，都是會出任我的意料之外的。我會吃過很多的日本料理，可以值得給我印象的，便要算主婦之友社的社員親手任煮的菜味，它是絕對隔絕了市井間的菜餚，在中國所謂家庭風味，那幾小碗菜，一小碟湯似乎再簡單不過，可是在我的回憶裏始終值得回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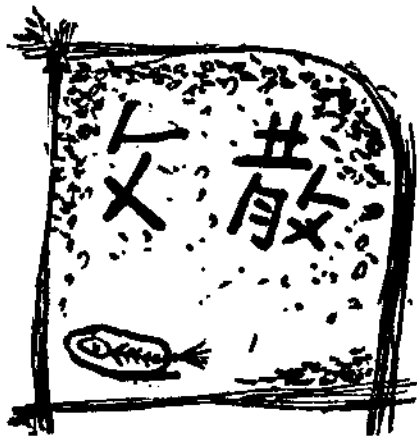
サキ(譯音)是日本料理中的拿手名菜，那樣子無異於中國的菊花鍋，一隻鐵鍋，一盆火爐，專以生牛肉為主，配着零星的蔬菜之類，往鐵爐裏自由烹煮

，將牛肉浸在調和的生雞蛋碗裏，其味確是和中國菜所不同。

中國料理在日本作風略有改變，彷彿已經蛻化成日本式的中國料理，目黑的雅叙園，銀座中華第一樓，在東京時我們留着很多足跡的，雅敘園我不但愛它的菜味，更愛它風景的幽雅，豪壯，美麗。

從吃，我想到日本的料理館，我覺得日本的料理館古色古香，都像中國的別墅。服務在料理館的下女，那種溫和尊敬的服侍，我是深深地感到太夠詩意的。

我很高興吃日本料理，據說：生魚是日本料理中的美味，每次飯餐都不能缺少生魚，但是，我却最怕吃的是生魚，每次吃，總是在日本的客人前，把生魚硬吞的吞下肚去。





燈下走筆

未名

早春絮語

春天又來了。這樣的日子我常是這樣的想：春天給予我們什麼呢？只是一場夢。短短的一場旖旎的夢，會教人感到傷心；以往的許多春天，都有它不同的姿態，却有它不同的美麗性和溫柔，可是它給我的永遠深刻印象就是一場短短的夢——一首短詩，一幅畫，可是這美麗的短詩會被人遺忘，同時畫也會被人模糊了。現在是草木尚未萌芽的初春，再過幾天使柳色染上金黃，慢慢地又是草長鶯飛，再過幾個月又是白楊蕭蕭的秋了，那時你會憶起春的溫柔，可是

當你追念她時，她已離你遠了。以往的春還不是那樣模糊糊糊過去的，我久居異鄉：『客裏不知春去盡，滿山風雨落桐花。』我說春是短夢，諒你有同感的。想到這裏，我是有著一個童話似的哀愁的。

我呼吸了春天美好的空氣，同時它又給我以最早的悵鬱。我不會作畫，把我描模成一個孤獨的老人，或在O.H.O.R. tune的鋼琴上奏Banno的模仿，我也無心聽蔡依可夫斯基為不幸的少女作的交響音詩，我有著一個貪睡的心情，在春天的早晨。

我不能謔唱，嘹亮的謔聲消失了。我在躲避年青活躍的朋友。我會為茵寫下這些話：不要儘讓那飄忽的春鈎引著你，使你日以繼夜的追求著，日夜不停地撲個空，須知人生似掛在燕尾上的一抹餘暉，相信我吧，莫把全身精力弄得疲乏了。

春天會悄悄地溜走，不著一點痕跡，但他是一個很俏皮很美麗又很狡滑的姑娘，她能教你永遠忘不了她。不信，你想想吧，一提到春——雖則今年的春是姍姍來遲——你總不能忘了以往的春，她在你腦中不會沒有一絲痕跡，幾年前的事，你想起來。你沒有跟你的愛人

在月下花前訴說衷腸嗎？你沒有在清晨唱著一枝輕柔圓潤的謔嗎？而現在是，一個在天之涯，一個在海之角，但往事如明鏡會鍾情於過去，甚至極平凡的事長街深巷裏的漫步也追憶著，勾上來的那陣子酸甜，你將黯然淚下。過去的滿懷熱情，也許今年變得冰冷了。過去你彷彿是另外一個人，以往的春天祇是一場旖旎的夢。

春又來了！除了青春的年華暗暗消逝，一切都沒變，一切都似往年。你想起去年的春，覺得惋惜，覺得怪有回味，也許覺得一點也不值得留戀了，也許你恨以往的春帶走了你的天真和愉快，但但這些都是無益於你自己的。我從這個夢裏醒來。

我們將用什麼來填滿這空虛呢？應該不是夢而是在和平自由之國度裏幹著嚴肅的工作，抓住未來的春天！

友情

一個人，像一陣無定向的風，飄在茫茫的望不見邊際的生之長途上，有時間真會感到自己存在於世間這份生命是太渺小而又太孤單了。因了天是那麼地高，地是那麼地闊，東坡先生會說出人

像滄海之一粟那樣渺小的話來。不過有時問却又覺得很輕鬆，彷彿一陣雲，悠悠自在毫無牽掛。可是終於是意識到究竟是一個人，人不能像風，也不能像雲，化冷露，變寒烟，離開了一切，不與地面紛擾的人事發生一點牽連，雖然人的遭逢有時的確和風雲一樣。人無論這樣不能不屬於紛擾的人事中的一種俚俗動物。於是自己有了不甘於孤獨而需要跟許多人來往了，一個人和一個之間，從陌生到認識，到發生一點較密切的關係，這結果就是友情的萌芽，然而友情往往如一陣風，沒一定的足蹤，忽然而來，忽然而去，這忽然正同它的起始一樣，偶爾的遇見了誰又從偶爾中分手了，飄渺，你不免有這樣的感慨，爲了人都有一顆不同的心，不同的思想，以及不同的趣味，要把這些不同的地方溶合在一塊兒，完全成爲相同地，實在不容易，無端的投合，常常是出於一面的浮面了解，過後有點兒岔子，即破滅了。所以擒住永恆的友情，才是值得我們讚美，詠詠而是值得用苦心去培植起來的。

消 沉

誰，能不爲自己的生涯發出一聲悠

長的太息？當世紀的黑手抓去了黃金的童年和幸福的夢幻時候，遺剩下來的日子，一片灰色朦朧，萎黃病似的，漸漸的腐蝕了生命的一切雄圖壯志。對於這可怕的消沉，誰又能不感到一股可怕的戰慄，牢牢記在心上呢？唉！對於眼前的生涯，我只能發一聲無可奈何的太息了。有時寂寞得慌，會做出一些無聊的甚至損害他人的舉動，我就在這種情境下一顆心沉落下去。苦悶緊緊地包圍著我，差一點兒就要窒息死了。

西園裏的紅梅是孤傲的，也是淒清的，牆頭蒲公英却那樣謙卑。我曾經多麼歡喜那漪漣的小池呵，銀杏樹像一個巨人，草麻樹張著星魚形的大葉子，還有那水裏一灣橋影。但近來這些都成爲我生疏的朋友了。

我大部分的時間消失在古宅的寂寥裏。

我不相信人生是一個像謎樣的東西。對於自己，我看得明白，對於人也很容易。日子雖然是一長串的，悄悄地來，悄悄地去，永沒有行到盡頭的時候，一個人的生命可是在跟隨日子的過去，向著衰老滅亡之途爬去的。彪炳塵寰的功業又算得什麼？想當年『橫槊賦詩』，『而今安在』？時光的毒手是隨時隨

夜

半 谷

拿起筆來，寫下一個「夜」字，樓下的壁鐘剛剛打了一下，我也聽到你們諸位的腳步聲；你們正在夢裏趕着漫漫的路程，此時也許你們是在吃着椒鹽豬排與奶油八寶飯；也許是在白天不敢想望的境界中得到一切奢侈，荒唐，縱情的滿足，反正你們翻轉身，歎口氣，再把那夢繼續做下去，是很舒服的，至於我，我正睜大了眼睛坐在桌子邊，一點不想睡，如果你不斥我是打謊，那我得告訴你！有一條魚此時正在我的血管中上上下下游。

黃昏時候，六位醫科學校畢業生約我上街去吃晚飯，一邊喝酒，一邊談些動靜脈，紅白血球，與諸種治神經衰弱及失眠的藥片藥丸，又抽香烟，又談細胞組織及微生物，吃完飯，大家帶了一點兒酒意到暗暗的公園附近去散步，葉子在樹梢上輕輕歎氣，人的脚步落在煤層路上，也成了一種清冷的節奏，這些聲音與喝下去的酒混合起來，是變成一條小小四脚蛇在心坎中爬走，引起人一切高興和煩惱的優想。從路的盡頭處，送走了五位客人，兩個人走不上二三十

地都能把你抓去的哪。你也曾作這樣地想過吧！

自己有時也很驚異，何以二十八歲的壯年人會走入這消極的僻地。但是我也會隨即明白過來，與其說這是對人生的消極，就不如說是對眼前沙漠的灰色生涯，情操上所激發出來的反動為確當嘯，不是嗎？在自己的生命裏那一處地方會有衰老與暮氣的微象的鑲鏤呢？我

是有著青春的火熱的。

縱然人生的太苦了，讓我在茶裏加放些糖吧。

在這漫漫長夜，在這熒熒的油燈火下，我遲緩的細細迴憶著而且寫著我自己的一生的故事……

我不再消沉，我將在熒熒的燈光下來摸索了。

漸下沉之敗舟也似的主人泣訴着。

不錯的，我的一生，尤以近一二年來，著實的日日在虐待着牠弟兄倆於不堪。

下面的話，便是我的兩足之所對我而發的一番憤詞。

(一)

主人呀，我弟兄倆，鑒於你這主人非法的濫用着我倆，早擬向你哀訴着我們所受於你的苦痛，且向你提出嚴重的抗告；所以遲至今日者，乃是期望着你或許能於半途奮發自振起來，然而你却終於祇是消沉着，消沉着。

既然做了你的一雙腳兒，在責任上，當然是應供你盡量的，時東時西去奔波，而且毫無怨言的，可是近來的你，却不對了，簡直是拿了我弟兄倆當着默



雙 足 的 泣 訴

獨 生

在最近，「一年之計在於春」的最近，某日的清夜，一夢醒來，迷離恍惚中，我忽聽到我的那雙發着燒兒的又痛又癢的苦腳，在低低的向着我這一隻日

步，又遇到了一位詩人，一位詞客，另外還有四五位入時的閨秀，一行九人走上觀前大街，跑了許多路，看過了許多精緻卓越的雞蛋糕，秀髮披肩的橡皮人型，和絨布製的狗熊，隨後，再跨進一家廣東舖子，在一種談諧可笑的閒談中，每人飲了一小壺苦的濃茶；於是道聲再會，分開手，各人走各人的路。星子坐在天空中雲着眼睛不說話，狗在遠巷中猜猜地不絕的叫。

我近來的生活，是被一間小小的屋子管住了的，每天賞心樂事，無非是坐到南窗下去靜聞樓下鄰家番茄與洋蔥氣息，再不然，便是鑽到桌子下去和螻蛄宣戰，此外，再沒有大事可以遭逢了。今天忽然遇到這許多不同的人，喝酒，抽香烟，又食苦茶，又去那寂寂的公園附近散步，又去那光怪陸離的鬧市閒玩，等到再走回自己的小屋子，我腦中簡直紊亂到要咬自己的頭了。我想吟詩，（我從不會吟詩！）我想跳舞，（我從不會跳舞！）我想大聲唱戲，我想衝到大門外去和路人打架，我又想去母親身邊或父親前淌兩滴委屈的眼淚，——但是，我什麼也不會做，我乖乖地坐在桌子邊，不動，不作聲，思想在腦子的裏裏外外盤旋，亂得像一窩土匪。

子了。

坦白的告訴你罷，我弟兄倆今後是不能再受你的痛苦，更不能再因你的消沉，而再遭受人們的那種白眼相加的恥辱了。我們雖能載動着你那一副瘦弱的形骸，可是我們却載不動着你這一副皮囊之中所在滿裝着的一身的哀愁。

在已往，在你求學的時代，我們充分的供你奔波，來往於京皖之中與津浦之間，奔波了足有十年的工夫，好容易方替你的頭頂上弄到了一頂方方的學士帽來戴上，而你哩，在今日，却不好好而又向上的利用着那「資格」和「實學」來噉飯。算來，我倆真不愧為你之功臣呀，而你却賜給於你功臣的，祇是「恥」痛」而已。

這樣的性格，我們也不是不曉得，你乃生性一向確具有的。是的，一生祇當了個窮中學教員的你，固然可說素非屬諸自備汽車甚或即連包車階級一流的人物，但是間或坐坐野雞式的散車子，調濟調濟我倆的氣力，你的經濟照理亦可允許的罷？然而平民化而兼文藝化的你，却在老是認定着「人拉人得是一件最不合乎人道的事」。

關於你的「不肯坐車」，在你所住的當方的街坊上，你還記得了嗎，你不

會鬧過一番「不合時俗」的事嗎？你所服務的校址，距着你家，近在咫尺，至多僅有一里路的遠。一日，午飯後，夾着皮包（照理，在從前，皮包階級的人物，一出家門，向不論價的就一脚登上洋車）的你，照例的使用着我倆奔向目的地，不料行至天然停車場的泥馬巷口，忽被那一羣洋車夫大大的訕笑着，你唱我唱的，說了些「財主是齷出來的」，「他還坐得起車子嗎」這樣的譏諷話。其時，氣極了的你停駐了腳，轉過身來，罵了他們一頓道：

「坐不坐車，我有我的自由。你們這些下流壞的東西，偏以『人拉人』的這樣一件不人道的事以為榮。」

說了，你便殺雞駭猴般的，抓住了一個洋車夫，一定要和他到局子裏去理論，卒以路旁的人出而調解，你方憤憤而去。

回想你的「不肯坐車」，倒不是一種「沽名釣譽」的作用，而得因為從前在某一篇西洋的文藝中，你讀到了西洋人在諷刺着中國人所行的「裹小腳，拖辮子，喫蛇鼠，人拉人」這一類不文明的野蠻事，雖然有些事早已廢除了。你的這點迂腐的心向和固執，我倆倒能體諒你的實也不足深怪你的，不過近來你

夜靜到如同一座金字塔的深底，我不但能聽見你們各位夢中的脚步声，我還能隱約聽見光陰躡着脚尖輕輕走過去的聲音，這是一種比較寂寞；比較殘忍的聲音，她一邊走，一邊把不絕的「變」向各個人拋擲，她把白髮安上老人的頭，又把一條皺紋刻上少女的前額，她不絕如此製造，如此毀壞，你聽！這便是光陰，她終古以來便那樣走着，一萬年十萬年以後，她還不提休息。唉！我不要聽她那個輕細殘酷的脚步聲。

我不想睡，一點都不想睡，我祇覺得這個世界太死寂而另一世界却又太嘈雜了。

一條魚在我血管中上上下下地游！

趕路人

化雨

×埠的碼頭上站着許多趁船的人；他們等待着去買食物的友人，等待着船的開行的時間；望着街心來去的人，望着天空在心中猜測着這時的時辰。

對岸的工廠的汽笛沿着碼頭的坡岸嘶叫着。天空中沒有一綫太陽的光芒，矇矓的，分不出黃昏和晨曦的景像。然而呼呼的風，掠過人的衣襟，掠過電桿上的電線發出微微的顫聲；突然猛力的

這主人所加於我倆的那種過分的濫使，疲乏至於極點的我們，已是不能再鹹默着而且忍受着了。

提到你的虐待，直令我倆髮指皆裂，怒不可遏，雖「食汝之肉，寢汝之皮」，亦恐不足復仇於萬一。計算你之去年一年的所得，少說一點，不下五百餘元；而對待我倆刻薄的你，試一撫衷自問，至於「鞋」和「襪」上的花費，恐連千分之一的收入都不上。單依這一小小的統計說來，已足窺及我倆所受之痛苦的一斑了。不要再說甚麼「絲襪」和「革履」了，即連清楚的一雙新襪和整齊的一雙布鞋，在去年的一年中，都沒份兒輪到我倆的身上來擺一擺威。太陽出得黃黃的，你却老是拖着一雙底通跟裂，直像打垃圾堆上拾得來的膠皮鞋兒，不一停留的奔波於街頭巷尾，更不稍知恥的廁混在「專重衣冠」的人羣中。去年金陵所下的那場雪和所開的那番冷，可算是突破十多年來的紀錄了，然而不顧我倆之死活的你，却是毫不加以憐惜的，依舊穿着那雙通天照亮的膠鞋過了冬。大雪中，堅冰上，泥沼內，我倆任重任勞的供你奔馳着，結果哩，也不怪我們要大大的暗中受了傷了。我弟兄倆直算是無辜的整坐了一冬的水牢。請

你脫下那兩隻不大常換的破襪來，仔細的端詳一端詳你這腿下的兩隻「足心」與「腳跟」在左右的足心上，各都早已結上一塊銅板大的雞眼了。至於左右的腳跟上，也在生着滿是裂口的凍瘡了。前生雞眼後凍瘡，走在平坦的柏油路上還可以，但若行於碎石砌成崎嶇不平的小街中，何怪我倆寸步難移？一下腳，步步疼痛，疼痛得直刺着你的骨髓。雖是這般的步履維艱，可是我倆仍然撐着好漢的供你驅使着，忽而到東，忽而到西，平均每日至少總要為你效勞五六中的路程。我不在上面說過的嗎——「生為你的腳兒，自應替你服務至你壽終而止的？可是你却不但對於我們的待遇上不改革，不優厚，且有些地方太拿我倆當傻瓜了。比如你的通濟門外人所欠你的那筆債務，明知此時恐連一個括弧的錢都難歸趙的，而敢戰充軍似的你，却硬要命令着我倆，每回載了顆無望的心兒以去，照例載了顆失望的心兒以歸，雖然那欠戶早已就着焚燬的原址，蓋好了新房新屋居住了，更雖然在事變前所立的那借約上明白的載着「不得借口所營事業虧蝕與否，到期而不如數歸款」這類確實可靠的字樣。明知無望，明知人家借口困難以賴債，而你總好似不叫

刮起路上的塵沙；埋在泥土裏的石塊，圓圓的，骷髏似的曝露在人間；樹上枯萎的葉，飄飄地落在站着的趕路的肩膀上。

「到××去的船有嗎？」一個中年的婦人，拎了小小的包裹走過來，向人叢中間着。

許多的人彷彿沒有聽到她的話，一個一個的鑽進了船艙中。

這是一艘開往下江去的航船。船身的四週是黑色的，遮蓋着的是黑色的蘆蓬；立體形的方格裏（或許是避免內部空氣的混濁而開的）露出乾癟的頭顱，下半個身體裹在退色的被窩中？或許由於人與人的生疎，由於寂寞的紹介，在方格裏相互地談笑了。

天色漸漸的黑，黑下去；對岸工廠裏的電燈的光，一塊一塊地，均勻地塗抹在玻璃窗上。大烟筒裏噴出濃黑的烟，裹繞着這河面使這河面更黑，這時的船夫站在船頭上，七七八八地把船撐開，篙子一下一下的打在黑色的水面上，攪起一條一條黃色的光芒。

「開船哩！××開船哩！」拖長他沙啞的嗓音。

船撐到河的中心，人與船模糊地綴成一個黑色的輪廓，點點的，螢光似的

我們去白跑一趟，那就要大大的便宜了我們的。這便爲你非法濫使着且在百般虐待着我弟兄倆的一例。

除了上述所受種種痛苦而外，更以你的衣冠欠整（雖然你的舉止再端莊些）的緣故，遂令我倆時時遭到人們之「白眼相加」的恥辱。在此「尊頭重足」的世上，頭是要像一個頭樣的，髮鬚都要按時勤剃得光光鮮鮮的，如能再有一頂帽兒戴上，當然自屬更佳的；至於脚哩，也是要像雙脚兒樣的，襪跟上打上了個補釘倒無妨的，可是鞋兒却萬萬不能冇面無底或是鞋頭兒張了嘴的口你還不知道嗎——在此社會之上，人和人的第一次初見面，首先就必得彼此互對的「從頭至脚」的相一相，然後方開口的？像你這般的疏忽着頭和脚，何怪人們之瞧不起你，同時更累及我倆遭辱受恥呢。去年陽歷的年底，你在街上所招的那番意外的恥辱，你還記得了嗎？

在去年雪尚未下的時候，你以天寒衣薄撐持不了的原故，於是支了點薪水，在一日傍晚，跑到健康路上某一小衣店中去，花了五元八角，購得了一件現成的新棉袍來禦寒。那棉袍，是拿了張無店號之名稱的白紙隨便包着的。行行重行行的，身上飄飄的，僅穿了一件單

大褂，而腋下却在夾着一個棉袍紙包的你，在暮色蒼茫裏，驅使我倆直向你的家中奔回。不料走完府西街，剛轉入天青街口時，忽被站在馬巷口的那道崗警，一面追蹤而至，一面喝你停步。「坐實」的你，當即應聲駐足，以供他來盤詢。在他所問的話中，不料有一問題，却把你難住了。他問你：「你的棉袍是打健康路上那家衣店之中買來的？發票呢？」在面紅耳赤言語支吾的狼狽情況下，憤憤的你，回答了他說：「店的字號，我沒注意；可是店的地址，我却曉得的。再說，自己買來穿的，也非代人購辦的，開甚麼發票呢？你如懷疑，好在你可隨我去問就是了。」你雖「坐實」，然而終於沒把你弄進局子中去，總算萬幸的了。在你受那警士盤問的時候，路過的人，誰不爲你駐足而來觀看這樣一幕悲而且喜的趣劇，誰更不在向着你的全身「自頂至踵」的相着而又相着？縱或你不以此爲羞，可是我弟兄倆却引「此一盤詢」爲奇恥，爲大辱。我倆之爲你這主人效勞，可謂無微不至。全憑着你主人一己的心意，我倆便時而趑趄，時而又奔馳，時而踟躕，時而又追逐，莫不悉聽你便，而你所在賜與我們的，除了「恥」和「痛」外，更有甚麼呢

香烟火在船中閃爍，慢慢地遠了，慢慢的小下去。

「到××去的船有嗎？」這時的中年婦人，坐在××姓的石界上，反覆的問着，默默地等待着。

坐在石坡上的一個船夫，嚙了一支香烟站起來。聽到這婦人的問語，冷然地望着她。

「到××去的船有嗎？」中年的婦人移動她的小脚，走向船夫的近邊。

「××去的船嗎？那邊那邊！」伸出粗笨的手，無目的地指點她。

中年婦人扭扭的沿着河岸走去。望望河中的船，都不是她意想中去的船。她的憂慮突然露顯在面上，焦急在心中蠕爬。

「××去的船今天沒有了，還是明天趁輪船吧！」另一個船夫好心的說「船是剛剛開出。——」又一個船夫憐憫似的對她說。

中年的婦人望着河的中心，河的中心平靜地躺着一個殘缺的月。



，更有甚麼呢？

提到「痛」，我國的古聖不說過嗎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提到「恥」，我國的先賢不更說過嗎——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真正說來

，你祇算是一個詩書的枉讀者呀。

主人呀，成神爲魔，反掌間事。你

若不甘終於消沉的話，我倆謹遵台命，

願載你即時的離出哀愁之門，奔向光明

之途。



足印 庸生

日出時的太陽，晨間的雞啼，我愈加抱緊你底腿了！在每一頁日記上，都有一顆血淋淋的赤心。

也許是一個夏天，傍晚的田原上，你向我歷數着千百年前祖宗底故事，前面彷彿放了一頂紅色的帽子，等待你我

(三)

主人說：

「期以草長，鶯飛，花放的三月，所不隨着陽春的來到以自拔且自振者，非丈夫也！」

不錯的，我得依着那位向我進忠告

者所說的話兒去做：「不能勇於生，即

當勇於死：不能擊舟以自沉，即當划向

燈塔去！」

廿九年，三月，五日。

去拾取。

追悔——追悔算什麼？從早晨到夕暮的太陽是一樣大小的嗎？

那末，朋友！請把手帕晒乾，循着

祖宗們底足印走吧！

於是，輕輕地，我扶着你底肩膀，

在古道斜陽裏蹣跚過去。……

不要低下頭來看你底破鞋子，不要

昂起頭來看天上紫色的星斗，我們有的是

是力氣，有的是血，還抖着你底手脚做

什麼？

怕的是古道上括起一陣陰風，那會

把幾千年的老樹幹吹得搖擺不定，旅人

底殘夢雖然碎了，可是，從此路上留下

許多歷史上不記載的屍骸。

在風雨晦暗的晨間或夕暮，你輕輕

隔斷一切的牆

爲全

燈光像病人的手一樣地黃，覆在倦臥的人似的翻開着的書本上。我的眼從書本上移開了，注視着圍繞着我的牆、陰影在那上面顯現着，像是游移不定的生物冷漠地在牆上爬。

忽然，我像是忘了現實，思想像是游絲似的不介意地浮開了。

我想到牆外一切，陰暗的街，黑狗沉靜地在路上走，找尋牠的宿處。一個夜行人走過去了。黑狗把燐火似的眼睛向他看着，一陣陰森的顫抖爬過了他的胸口……這刷着白粉，因了年久而灰黃掉的牆隔住了我的眼睛，但是不，我仍舊清晰地看到一切，甚至看清街心裏每一粒小小的石子……

即使萬重的山萬重的水也不是不可透視的牆，即使是無窮盡的空間……當我的眼睛向夜的天空注視着，遼闊的藍天和河岸的沙礫似的星使得我忘掉了庭院，涼風，人間的瑣事以及自己的尸身，並且忘却自己的已經把一切忘却……

的叫後面當心，因為一聲無情的霹靂，會把神經上刻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創傷。

我們在睡夢中笑醒了……

那是一個塞外以北的草原，像高爾基所描寫的那股氣息，許多馬匹，許多牛羊，在雪花紛飛裏，帳幕叢中奏起了哀音的歌曲，那是一羣鐵樣的被壓迫者，他們奮起了一顆赤心；我們又看到，叢山雜屏的小徑上，鮮血染污了戰抖着的手舉起的白旗，我們得到勝利了！

然而，我們終於醒來——帶着快感的興奮……

從天外飛來的一道彩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你蹙起了雙眉，用喇叭大聲呼喊，惡意的回聲是免不了的。不過，最怕的就是你帶着一臉病容去默禱。

可不是嗎？又到了今年的春天了，北國裏的呢喃聲帶着一腔歡樂歸來，乳燕在崖上留下了春之夢痕。你又在冬的淵底裏伸手蘇醒了。

一定有許多人還在找着去年那瓣桃花的蹤跡，甚至鑽到泥土裏去，我們呢？祇是攀着一枝枯幹在高歌，春天的綠，夏天的紅，都不是我們的譜調。

不要回顧吧！四季的進行曲是要響在一起的！從歷史上找你的足印，從斑

剝的破書裏去翻出一葉褪了色的紅花，把牠踏扁了。

古道上，響起震驚旅人的一聲晚鐘，如果有旅店呢？你還進去休息嗎？

日出時的太陽，晨間的雞啼，我愈加抱緊你底腿了！

我謹慎地捧出一卷舊書，書面上有祖宗們底手汗之漬，這是從家鄉的園地裏掘出來的，從此，生命罩上一層破舊的睡衣。

在地平線上，我看着那一線的日出與那一線的日落，從心坎裏感到無名的銷沉，可是，我想到那個巨大無比的齒輪，我將投身進去任它轉到那一方！

不要回顧吧！四季的進行曲是要響在一起的！

終於，我一步步地踏着足印踱過去，心是戰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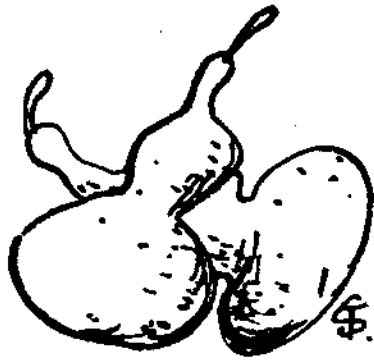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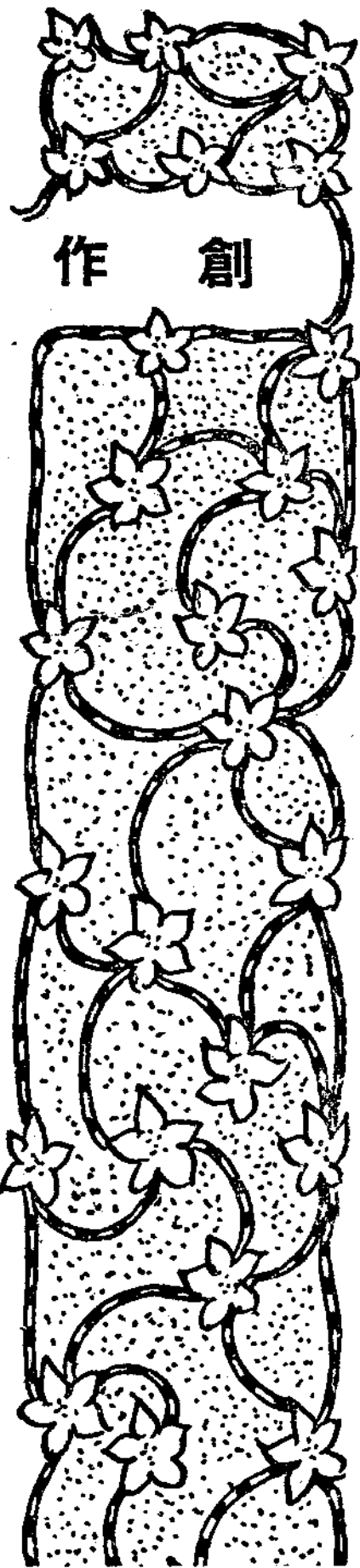
我看到了月亮裏永寂的山谷，火星裏蛛網似的奇異的運河，太陽光環，紅焰，最遠的星雲像颶風似的旋……

我想起來了，墳墓是最永久的，更牢固的牆吧。牠壓着那曾經是一種生物的尸體，永遠地隔斷了他和他親切地熟悉的的人，他的事業，他的希望。我們站立在墳頭，只看得見那墳頭的草，和不經意地開着的小小的花……但是不，墳墓早已經厭着的；我所熟悉的人，却常常來，在夜晚來到我的夢中，在白晝我的默想裏。毫無阻礙地和我談說着已往，談說着未來，握着曾經握過的手，流着曾經流過的淚……但是對於死者自己呢？是的，這的確是最堅固的牆，隔斷一切，甚至隔斷了他和他的沉思。

我低下頭，看活潑的青蟲在書頁上跳躍，撲燈蛾穿渡着病手似的燈光，衝擊在炙熱的玻璃上。燈下面散着亂着許多小小蟲們的尸骸。他們的最堅固的牆已經築起了。

讓我們活潑地跳躍，翻飛，衝擊，像那些不知憂慮的小青蟲，直到那最堅固的隔斷一切的牆在我們周圍築起。





食

白詠

是一個黃昏的晚上。

太陽跟着牠的老例向西沉墜了，落日的餘輝在蒼穹的天際迴映着。初夏的晚風緩和地在空中飄拂，張家寨週遭的桐塢，生長着油油活躍將在成熟的玉蜀黍底叢集，隨着晚風的動盪輕妙地發出颯颯的微語。寨裏靠空而四敞的茅蓬底欄柵——看管玉蜀黍的欄柵，像是很威嚴地臨風矗立。

誰都詫異，鄉間這賤值的副產物，何以也需要鋪設欄柵作看管的機關呢？這真怕使人茫然。原來這源源本本的蹊徑，還

要追蹤兩年前的往事，搜尋湊集才僅僅會找着一道因果的稀微的一線。

總之，自從男人剪髮到現在女子也要剪髮，這世界就在這期間越弄越糟了。本來男人剪髮，固已有悖聖理，而女子也要剪髮，又何怪乎天翻地覆呢！誠無愧這鄉裏的張秀才，動口便嗟嘆人心不古，閉嘴又在傷懷世道衰微。這真要算是洞澈時勢的偉論！

的確，這世界越弄越糟了。我們就拿張秀才來說吧，他似乎是隨着這世界變動的傾向而趨於沒落了。

在從前，他差不多隔幾天就要坐驢子進城玩這麼一趟的，現在不但好多日子沒有進城玩一趟的福氣，就連燒飯這玩藝也得親自動手了。……

然而，這總是他的命運底坎坷所致吧，但咱們且捲上這一套，展開到別的事物上面去：

我們不是健忘的人，自然腦海裏還遺留不能泯滅的兩次慘劇的印象：——新四軍的劫掠和游擊隊的焚殺。于二嫂的女兒，可不是就在這回給共產黨強姦送掉了性命。丁士貴的全家幾口，可不是這次遭那些嘍囉們屠殺個干淨。這兩次真要算是絕

無僅有的浩劫，幾村莊舍慘淡經營的財物，一洗而空。

還有近些日子以來闖進來的什麼政治隊啦……組織什麼烏協會啦，光怪陸離，記不清楚，弄不明白，充其量，他們所幹的勾當，無非是叫有錢的拿錢來，沒錢的拿命來，整個村裏的人，強者和他們勾結，弱者就聽受他們的支配，魚肉，殺害！

在這時代的命運擺佈下，附近幾家村莊，都同樣的受着這種影響而沉淪墜落了。無論任何地段，任何角落，都充滿了一批游手好閒的人，嬉蕩，賭博，充流氓，當騙子，拐，盜，竊……五光十色，都應有盡有。所以近年生活的窘困，他們一幫窮苦者藉以挨命的賤值的副產物玉蜀黍，也要設置蓬棚看守着了。

二、

晝的餘光漸漸的褪了，夜底黯昏跟着襲上來。由張家泰達珍珠鎮的中途，徘徊佇立着一個中年婦人。她背後負着一個臉色清白的小孩，一看便知道這是哺乳不足的一種表徵。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整個形態像是天天從鞭打中過着生活的。她不時用瘦弱的目光，灼視着遠近的途中，並且用手輕輕地撫拍着背後時啜時泣的小孩，她原是在焦急的期待她的丈夫的歸來。

「呱呱，——唔唔，——乖乖，」

「呱呱，——唔唔，——乖乖，」

……
遠處，就在這啜泣和着撫慰聲裏，突然蹣跚地奔來一個人。她意識裏以為是她渴望的人兒歸來了，巴不得就掠前幾步親熱地叫着：

「阿狗的爸，阿狗的爸！」

「呸！那一個？真他媽的……」

原來這不是她的丈夫，當她感悟到自己錯招呼了別人時，一種羞恥的情感襲上心頭，頓時她的兩頰泛上了紅暈，氣息也似形停頓了。

她由黃昏的時光直等待到現在，尚未迎着她丈夫的歸程。因為過量的操勞，和過度的饑餓，疲倦於是佔領了她的全身。加之背後的小孩又不時的哭泣，更增添了她的尖厲的難堪。她是由熱烈的熱望和焦急的期待，而變為失望的惆悵底悽惶了。

一個黑影，在幽黯的前途模糊的投進來。她於是提手抹去鼻子的辛酸，揩淨眼皮的熱淚，疑眸諦視隱約而明顯的認識那正是她的丈夫。她像忘了一切悲傷，忻喜而雀躍地跑上前問：

「怎麼會到這般時候才回來呢？」

「唔！」他遲緩而無力頹喪地只答了一聲，仍踉跄地走進家門。

她跟蹤在後面，瞧着男人那惶喪失措的神色和不安定的步伐，她更加恐慌，一面急促地向他問着：

「怎麼會弄成這樣……沒上鎮糴米嗎……」

「唔，回去講吧！」

房裏列着一張破榻，底下鋪貼着舊草蓆，上面張掛着一幅被滿了塵埃和破了幾條裂縫的蚊帳。牆堵隙處，插着一枝臘燭，在牠昏黃而搖擺不定的光線下，鐵鍋，瓦片，水缸，木盆……一些極其狼狽簡陋的傢俱，可以看得見輪廓，床裏睡着一個小孩，男的臉色青白不定橫倒臥在上面。瘦削的面龐，添上幾道勞苦的綉紋，深陷的眼眶，還留着滴滴晶瑩的淚珠。他身體的上部，是赤裸着在給婦人審驗他今天所受的夏楚。皮膚原是黃褐色的，卻新加上幾處紫黑色的創痕。顯明地他是被毆傷了。女人坐在牀沿，伸手撫摩着男人遍體的傷痕。她在同情而

悲辛地，低聲抽咽着追問：

「給誰嘔了氣弄成這樣兒？」

他把眼稍微張開，淚又像泉水一般湧吐着。悲傷與怨憤交織着，他祇憤懣的說出一句：「那狗！」

「誰？」

「金姓的！……」

「金正卿那老龜，恃游擊隊的勢力來欺人！」她似乎已經意識到她丈夫被毆打的主動者了，所以她就這樣怨毒地咒罵着。

「可不是，遇着土匪強盜，他就小心阿諛，碰到了我們這樣的光蛋，他卻盛氣欺負，只可惜前次來的什麼特派員，把他的同黨什麼區隊長什麼屁委員都拿去槍斃，祇單獨饒了他一條狗命……」他像報復而洩憤的神態把舊事重提。

「這老龜，原是沒天良的，然而你今天究竟因為什麼觸怒他呢？」

「嘿，一言難盡！……」

滿腔枉屈的怨楚，就往下伸訴了。

三、

自從今年春季，鄉裏來了游擊隊之後，他耕的田地就被原主收回去了，收回去的原因，是游擊隊想要這田地作為所謂「集體農場」，換言之，就是原地主不會拍這些匪類的馬屁，結果這田地便被沒收，算是游擊隊對於原地主的一種懲罰。阿狗的爸經此一來，他也無可奈何地不得不改變另一個生活方式了。在小茅山的崗嶺底樹林中，他從曉曙的時光起，一直奔勞到太陽高掛在天頂中，他的身軀，也由晨間的清沁，給太陽光照

射得起炎，發熱，滲汗，而疲怠以至於昏暈，才砍得滿肩的薪柴，並且還得辛辛苦苦的負着這重載從峻峭的巒巒下山麓來。不知又跋涉了多少路程，穿過過村莊市鎮，走街跑巷的趕着售賣。他們一家幾口的生活，就靠這辛勞的勞力掙得來低微的代價，一天天的掙扎着挨過去了。

今天拂曉，就拋離了僕僕風塵後藉以休止的家出外，在曉霧的瀰漫中，他又向這新近的謀生的途徑機械地奔跑了。

初夏的日光，蒸晒的熱度格外強厲。小茅山的崗嶺裏，一個樵夫在烈日底炎威下，週身汗臭挑着滿肩薪柴，勞頓地緩緩的踱下嶺來。

當午後金家莊羣衆在喧囂嘩噪着圍賭着一幕活劇的時候，他又這樣地出現於金二爺的門前了。——而他原來就是這幕活劇裏的主角……

「呸！這個鈔票怎麼不通用？再說不用，我就報告政治隊，拿你槍斃！」一個留着八字鬍子的怒叱着。身上穿上夏布長衫，顯出一付很濃厚的耆紳的色彩。這就是和游擊隊換過帖遠近聞名的金二爺。

「二爺，咱們窮苦守分的人，怎麼能說游擊大老爺發行的票子不通用，但是你老人家要知道，咱辛辛苦苦的斫些柴賣點錢去換米，米店裏却說不用，這不是太冤枉了嗎？二老爺，救救咱們，換一張吧。」樵夫溫順地懇求着。

「你既曉得是游擊隊發行的票子，怎麼不用。嘿，你是漢奸——漢奸……」這一聲怒喝還未了，前面來了十幾個人，他們就是「游擊大老爺」，於是不問清紅皂白，把樵夫打得半死，雖然嘴裏却還是不住的大喊「冤枉……冤……枉……」，但是這般匪老爺好像今日要試驗試驗自己的本事，大家越打越起勁，反正他們知道，這兒沒有法律，這兒是他們的世界，打

死人也不必償命的！

幸虧政治隊裏的老書記聽見這哄哄嚷嚷的聲音也趕到了，見了這回事，好像非常失望，於是沒精打彩地說了一句：「饒了這條狗命吧！」算是勸解，這幕活劇才落下了幕幃。

四、

夏夜的鳴蛩，像是特別地爲着他們演奏出同情的哀譜，屋子裏的空氣，也由訴楚的悲泣，換作相對唏噓的歎息了。

孩子醒了，愁雲重又密密壓上他們的心頭，籠罩他們的臉上，在默默的嘆喟底情形下，他們給當前的環境逼迫着想到這些解答這問題上面去。實在現實的悲哀，已夠煎熬他們了。然而倘又預計到現在和未來的生活，那就不免令他們感着恐懼，更增添了他們尖銳的難堪和觸動起可怖的痙攣。於是他們在這情況下，而面面相覷的驚駭地戰慄，滲透了一大把的汗顆。——這汗呵，是從飽嘗人生底困窘的生活苦杯底芬芳的甘味分泌出來的液汁呵！

屋裏是空空洞洞的，除掉幾張不完整的陳舊用具外，差不多凡可以代替或充饑的一點東西都沒有了。冬天儲蓄下來的副產物——高粱，芋艿，蕃薯，小麥……等，早已在他們長期的饑饉的生活中，吃乾淨了，這兒任你是「羅雀掘鼠」，也不會找到可以充作食料的東西來。

然而，事實斷不會這樣便完場下去。分明小孩子越哭越壞，而他們的肚子也是不斷的「咕嚕咕嚕」作響叫苦。這樣無可奈何地，男人就梗着喉嚨首先開口：「小孩子這樣長下去是不行的，而且我們再也不能挨餓了，總得想法湊集點食物才好！」

「幾月來奶水也斷了，雜糧也吃完了，米缸裏是會跌死老鼠那樣的乾淨，還有什麼法子呢？……」

「難道眼巴巴任他餓壞不成，我們還不要緊，這孩子……」

「唔……」她沉吟了一下，「你不怕，只好在黑夜裏去摘玉蜀黍……」

「晚上去摘……可不……像……強盜……」

「要活命，唉……要活命啊……」

「該沒有什麼意外吧？」

「快做餓鬼了，顧不得什麼了……」

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逼促着他勇敢地踏出門。當他踏出門限，夫妻倆的雙雙互視的一瞬裏，閃耀着無限希望的光燦。屋子裏的空氣頓呈寬鬆了，祇聽到她撫慰着孩子唱的催眠歌：「乖兒……乖兒……乖……你媽媽在此，你爸……摘……糧食去了……」低低的，幽間的，有節奏底歌聲，緩緩地從慈愛的偉大的母性之口裏流瀉出來。

五、

在黑暗的夜裏，祇有幾點疏星在天空中閃爍着。若依昏黯程度的深淺來判別，似還尙可猜測得着那裏是雲天，崗巒，平原，溪流。一個人就在這昏黯的國度裏，向他意識底對象移動着，他是從和他的妻籌思猶豫了一度以後，便毅然地依着經驗奔往這個方向來的。他已不復記憶被人毆打的痛楚，不再嘆嘆自家命運的困厄，也不埋怨金正卿的無理苛虐，也不嫉恨那些游擊匪的兇暴，也不懷想被打時的醜態，祇單獨的在腦海裏存着「要摘到玉蜀黍後」的一股熱烈的欣喜……整個的意識底

，全部是充滿着渴熱時得到渴了生命底甘泉一般的歡躍。

「拍！拍！」清脆的兩響，從張家寨的篷棚裏發出。人就跌到黑暗的玉蜀黍叢裏消失了。

巨大的音浪，在空中震激動盪了一回以後，一切還是平靜空虛。

已是另一個時間了，女人才從夢裏醒來，又經過一度相當的焦急的期待之後，她也半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跟着趨上她丈夫所奔往的玉蜀黍的叢集裏去……

時間把夜之幕漸漸捲起，她就在這時從篷棚邊留出來，當她無意的踏着一具屍身而將加以審視的時候。

「拍！拍！」又是兩響清脆的聲音……她瞪着眼，倒在她

丈夫的身邊……

六、

晨風涼沁地在曙色與星光掩映着的空中飄盪。這個空間的一所房屋裏，泛溢飄散着宛似失去了母雞的纖弱的雛鴉得於暴風雨之中無力掙扎着，待拯底悲嘶着……

太陽又是機械地出現了，自此以後，小孩的啼聲不會在這破屋裏聽到了。小茅山也不會再見到昨兒汗留滿脊背的採薪人，在那兒出沒了。當夜之母親把地底大得無窮的手臂把一切擁抱在懷裏的時候，金二爺又在被衾裏擁着一個政治隊的女隊員在枕畔做他悠悠的好夢。

人，既不忠實於你，當然可以拋棄，但是你的職位和名譽，也可以為我而犧牲嗎？恐怕將來你要後悔得不償失啊！」

她說的這些話，更是堅決了我潛逃的志向，我知道我已墮入她的迷網中，不能自拔了，假使我出走以後，能夠得她相依一世，所有犧牲，都有了代價，因為她的一切都全做我終身伴侶的條件，更是十年來要求的一個理想愛人，美麗，德性，事業……都是我歡喜的，我便抱着她吻了一下，再說一句：「我決定為你而潛逃了，今夜就走。」

她感激與歡喜得流出淚來，仍是靠在我的懷中說：「定哥！我值不得你如此犧牲吧！你將來不要後悔啊！」

我們分手了，走出她家大門，我就回到自己的寓所，準備一切，幫忙我的還有比良與培君，在寓中琴芳是不在了，比良培君與我，還開了一次緊急的潛逃會議。

我與永麟的經過，他們二人是深知道的，拿她與琴芳來比，當然是麗與熊掌，所以比良始終主張我捨了琴芳追求永麟，



潛 逃

蘇 定

我為什麼要離棄琴芳？自然是迷戀了永麟。

現在已覺三年了，這潛逃的一幕，仍深深存在腦海中，這是不不可磨滅的印象了。

三月廿六夜，我在永麟的房中，剛決的向她表示：「我決定為你而潛逃了！」

那時她的母親正患着大病，她對於我的潛逃是贊成而希望的，紅着臉向我道：「你真能為我這樣犧牲麼？一個妍識的女

就是失敗也算值得，他向培君說：「琴芳不但在愛情上轉了方向，且而人品上與定兄太不相配，如此廝混下去，將來不會有好的結果，倒不如早些分開，各奔前程，大家由命運支配的好。」

培君也是看過琴芳的，對於比良的話也十分贊成，並向我說：「定兄！丈夫作事，貴有果斷，在眼前的兩個女人，優劣好醜，你自有批判，用不着我們來說明，問題在你離開南京以後的生活問題，有無把握？雖然那位永麟小姐，歡喜你脫離琴芳而為她所獨佔，這是愛情上排他性與佔有性的發揮，而你自己的生存問題，還得要下細思量，現在的女人脫離了物質條件而能共苦難不出怨言不生異心的，很少很少！你覺無恆產無恆業的流浪人，一人是好處置，有了女人，問題就會多了……」

我當時聽了培君的話，倒像從夢中醒來，果然想到了物質問題，明知永麟是比琴芳的物質需要還高，我憑什麼能夠供給她的揮霍呢？潛逃的心，就冷了一半，於是現出躊躇的樣子，遲疑不決起來，低頭不語了。

比良是主張我出走的人，便接說道：「培兄你也太慮得寬了，琴芳的發刺頑冥，又對定兄不忠實，當然拋棄是正理，至於將來養那永麟，我看是不成什麼問題，男子漢養不活一個老婆，那就是笑話了，定兄之能力，怕十個老婆也可以養活的，何況永麟自己還在教書，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呢！這一層簡直可以不顧，還是準備快點走吧！一會兒琴芳回來了，我們的計劃，便完全失敗，豈不失掉了機會麼？」

「正固永麟能夠賺百多元一月，所以就更容易養活她了，」培君反駁比良。「我們是定兄的朋友，在這最後關頭，須得多方考慮，要知道這房間，今晚出去容易，將來回轉就難了，一個人把地位，名譽拿去為一個女犧牲，而且以後，還

不免的一段艱苦生活，就當要三思而行，值得才幹下去，若不值得甯可不幹的好，光是拋棄琴芳，那很容易，也很正大，若是始亂終棄而圖新歡，則在人言上是極可畏的，所以我們還要研究，操切是有誤事的危險。」

我聽了培君的話，更不能作主了，但回想永麟的一切，又加足了我的勇氣，何況我已經斬釘切鐵的在她面前承認「我決心為你潛逃」呢！於是我便把必定的理由再向培君訴說：「我：我不但犧牲不顧，就是將來失敗，我也要走了。」

這樣一來，我們的會議結束了，便收拾東西，準備出走，最討厭的還有娘姨在家，於是我便寫了一封信，叫她坐黃包車送到夫子廟六華春去，必待得了回信又坐黃包車轉來，計算來去所費的時間，已夠使我們從容離開寓所了，又派比良去叫汽車在弄堂口等候，又可望風，若是琴芳回來，便可以來報信，我與培君動手收拾行李。

這時我的心，起了絕大的衝動，想我與琴芳結合，也是費了極大犧牲與努力而且又有一年多的歷史，現在演成這樣的分手，那兒是當初所料呢？不過勢成騎虎，錯也只有錯到底了，在行李收拾完畢時，我坐在寫字台前，用筆給琴芳留了一張紙條：

「琴妹！我們的緣已盡，今後我已捨你而飄泊天涯去了！望你努力自存。」

寫字時手指十分的戰抖，望着壁上她那張與我合照的像，心中無限感觸，熱淚都迸了出來，還是培君催道：「到了此刻，還有什麼留戀？」

我們取了行李出來，由我親手鎖上了門，那鑰的一聲鎖響，我的心如受了一錘的打擊，就此與我三年的經營和琴芳一載的同居而告別了，上了汽車，直開到下關，悄悄的住了一個下

等旅社。

我們又怕琴芳報告警署各方清查，乃由比良另開一間大旅館的房間，三人空身在那兒過夜。

果然不上半點鐘，琴芳回寓了，知道我已潛逃，於是鳴警捉拿，誣我「捲逃」，這捲逃的罪名，竟加在男人的身上，大我所有的朋友處都去探尋了，比良想了一個止住他們到各個旅館清查的方法，便直接打電話給琴芳，我在電話旁邊聽得他與她的談話：

「喂！你是琴芳女士嗎？」

「是的！你是比良先生呀！那個無良心的蘇定，已經潛逃了，弄下我不顧，他去尋那個狐狸精去了，我一定要尋着拚命，現在我正報告公安局，派出警察去清查了，想來他還未曾離開南京。」

「啊！原來你們的問題，越鬧越大，這是我料不到的，他現在確已上了火車，怕已過了鎮江，因他在下關車站上車時給我來了一次電話，說他出走的原因，他很痛苦，他出走是萬不得已的，你想他是多大的犧牲，在南京工作的成績和他主管的友誼十年以上的友誼……」

「這些都不關我的事，他不該騙我，始亂終棄，現在受了那狐狸精的迷惑而使我沒有結局，我想來他還沒有走，一定會攔捉得倒的。」

「我馬上就來同你談一談，關於善後的辦法吧！」

「很好！請你就來！」

在這樣的電話談話中，我竟駭呆了，假使她真藉了警察之力而捉捕了我，這一個醜，就在南京弄得不大不小了，我這恐的要求比良立刻就去見她，用話把他截住並證明我確上了火車離開南京了。

那不怕麻煩的比良，爲了一個朋友的難關，他便立刻叫了汽車入城去會琴芳，設法阻止她的捕緝，我和培君又要想個脫身之法，就是這一家熱鬧的旅館也不能住下去了。待比良去後，我們也叫了汽車開到玄武湖的湖濱上一個比良的朋友主魂處，這是琴芳不知道的地方，才免得她的探捕。

到了玄武湖主魂的家，主人都很奇怪我們的驚惶樣子，那合講話的培君却說：「方才聽說城中臨時戒嚴，我同這位定兄都不能回去，所以要來這兒打擾一夜了。」

「啊！原來是因了戒嚴不好走，我還以為有特別事故呢！那末，就住在客堂中那一間大床，我們可以聯床談心一夜。」這是主魂向比良說的，同時又叫了用人預備點心與咖啡。

我這時心中更是動搖，倒底怕被琴芳捉着而失掉了我的面子，所以對於主魂只照例吐了幾句見面話，說只抽香烟，仰頭冥想，由比良與他去談天。

主魂恐我疲倦了，請我們先去睡下，他還有一些在夜間要趕做的工作，於是我們就到了客堂去，在床上我只躺着，一點兒也睡不着，比良倒真的疲倦了。睡下不久就發出了鼾聲。

客堂中電燈雪亮，鐘聲也響很清晰，這是在寂寞的動盪，窗外的湖風，也吹得非常大，似乎湖上已起了不小的波濤，我的心潮，也一樣的不平靜起來，我想！「在兩點鐘以前，還是一個自由的人，現在就成了一個捲逃的罪犯，而且還有警察在城中四處的緝拿，倒底爲了什麼？」

在這樣思想起落之時，我却有多少悔意，很想立刻起身轉去回到自己三年經營而得來寓所，把我的心事完全告訴琴芳，我們和好如初吧！我的捲逃罪犯之名，馬上就不成立了，而且我們永遠同居下去。

那知反對的思潮，又立刻發生了，一琴芳是一個可以終身

的女人嗎？她那種朝三暮四水性楊花，怎能和我終身呢？況且她已受了別人的誘惑，給我無情的侮辱，我既在失敗中奪了她來，當然要給她知道我並不是不能找着女人的，現在正是給她報復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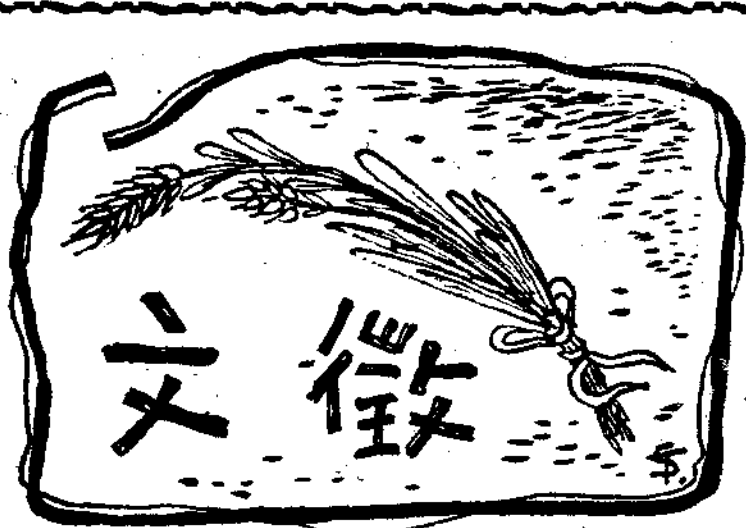
這樣一反一正的思想，在心中交戰着，眼也不能合的就到了天明，比良醒了，我們告辭了主魂，又叫汽車到下關的小旅社中，幸而還好昨夜沒有人來清查，旅社主人更不知有這樣的一樁怪事，我們都私辰平安過了一夜。

一會兒培君電話來了，叫我們趕快離京，說是琴芳就要到下關清尋旅社，守候車站，這消息又使我的心緒紊亂起來，正不知怎樣才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逃出網羅密佈的南京。

那比良見我如此張皇，給我肩上一掌：「鎮定些，我已想着了逃出羅網的辦法，你安心吧！謹防露了馬脚，那時走也不能走了。」

我便不做聲，靜聽他的辦法，只見他叫了茶房來，付過旅費，又叫了力伙把行李三件搬出旅社，又去叫黃包車拖到了小船碼頭，直上了。開鎮江的汽船。

在船上他才告訴我道：「琴芳的注意，不外火車碼頭與輪船碼頭，況且她只一人，斷難兼顧，就是有人代勞，一守車站，一候碼頭，但是到鎮江的小火輪，她們是想不到的，還有昨夜培君去同她遊說，堅諸你已離京，她的尋找心理上，已受了



題材：本刊為明瞭各地文藝界情況起見，徵求關於各文藝通訊。

字數：以三千字左右為限，至多得超過五千字。

發表：錄取之徵文，擇優隨到隨發表。

酬金：錄取後稿酬每千字至少三元以上，由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致送。

地址：南京中山北路五十五號中國文藝協會月刊編輯部

這個「先入為主」的打擊，今天之來，也不過是走到便了，所以我不敢保險，由此船到鎮江，便可以逃出她的羅網，而且是很安全的。」

我聽了也很以為是，直到船開到碼頭，比良與我握手，而下船之際，那琴芳的探捕，還未光臨到我乘坐的小火輪上，嗚的一聲汽笛響了，我的為女人而潛逃，就告成功！

我為什麼要離棄琴芳呢？自然是迷了永麟。現在已是三年了，這潛逃的一幕，仍深深存在腦海中，這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了。

★ ★ ★ ★ ★



黃家村之夜

醉休

夜，在鄉村是最不歡迎的，因為含有極濃厚的恐怖色彩。可是黃家村却例外，它四週圍有崎嶇不平的高山，有環繞全村的溪水，有健壯的哨兵——更夫，所以村裏從來沒有一家失掉一件東西或者失去了一隻雞，幾百里以內的村莊，都稱贊黃家村是世外桃源。

一個將近黃昏的一天，村長家裏的長工劉二禿沒命的從山那邊奔到村子裏，臉漲得通紅，汗像黃豆一樣的從毛孔裏往外直鑽，嘴張得不能再大，活像一隻茶盃口，氣一口接不上一口，把正在晒場上一羣談天說地的村民，怔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呆呆的望着二禿，快嘴趙四，霍的立起拉着二禿說：「二禿！什麼事呀！你跑得這個樣子，快說！快說！」二禿睜大了兩眼喝着說：「不——不——不好了！山——山那邊，來——來了許——許多兵，聽說是什麼救——救國軍，現在周家莊搜索什麼漢奸，什麼通敵犯，有幾十畝田人家，統統被捉去，賽西施王大姑娘，小觀音方二丫頭亦被捉去了，聽說：今天晚上要到我們村裏來，大家趕快想辦法吧！」一羣嘻笑的臉，頓時個個愁眉不展，嚷着：「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快嘴趙四跳着說：「我們報告村長去！」大家像發了狂一樣向村長住的地方

飛奔。

黃村長是一位年近古稀的忠厚長者，他的眉自小就沒有繃過，除掉睡覺一天到晚都是笑迷迷的，村民擁向他家去的時候，他正在啣着旱烟袋，眯花着老眼，看着他心愛的孫女美弟做晚餐在說：「好孩子！真聰明，今年才十四歲，粗的細的都能幹不知道那家孩子有福娶妳呢？」美弟聽見她的爺爺談起醜的婚姻問題，不由地害起臊來，頭一扭，正預備向後面逃，猛聽見外面人聲噪雜，由遠而近，掉頭跑到門口，見黑壓壓的一大陣人沒命的奔來，快嘴趙四老遠的喘着說：「美弟：村長在家嗎？請他老人家趕快出來，大事不好了！」黃村長正在灶旁想着他孫女美弟剛才害羞情形，聽得喊他，他一隻手抓着旱烟袋，一隻手摀在背後輕輕的挺着腰，一步一顛的走出來，笑着說：「趙四！你這快嘴東西，又有什麼消息報告，趕快說吧！免得把你悶死。」趙四仍然喘着說：「村長！你不要安閒自在吧！我們村裏要遭殃了，剛才劉二禿在山那邊看見許多兵挨家的捉人，賽西施，小觀音兩個丫頭被帶去了，帶去還有好事嗎？二禿說：『今天晚上要到我們村裏來呢！』村長！你趕快想個辦法，救救我們大家呀！」黃村長一聽！急得手直摸屁股說：「我活了這大歲數，從來沒見過，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我想；我們村裏沒有一個人做過壞事，不致於會遭這樣大難吧！」二禿擠到黃村長面前說：「村長！你老人家趕快想個法子吧！不要說什麼做好事做壞事，這個年頭，天是不睜眼的，好人壞人一樣要遭殃。」黃村長連啊了幾聲說：「他們來，無非要錢，那麼大家湊點錢好了。我拿出五十塊錢，你們每家拿出十塊錢，一齊送到我這裏來，大家贊成不贊成！」大家一口同聲的說贊成，又紛紛的奔去。

還沒有到掌燈的時候，黃村長家裏一張油得發光的小棹子

上，堆滿了綠繡的洋錢，和簇新的一元五元十元鈔票，黃村長戴着老光眼鏡把洋錢擺在一處，鈔票擺在一處，一點有四百七十元，自己又一顛一顛的跑到後面去，捧出一個小罈子來，嘩啦啦望掉上一倒，用兩隻枯瘦的手抖抖的歸着說：「大家請看着點，這裏是整整五十塊，唉！這個年頭，去掉了我一畝田。趙四，你馬上就吃飯，吃過飯到村頭上望着，一有消息，趕快來報告，張保長，胡保長，周保長，李保長請不要走，等兵來了，我們去迎接他們，把錢給他們，其餘的諸位請回去，不要睡覺把年輕的婦女藏在隱秘地方。」黃村長說完，不停地抹着胸口直嘆氣，一眼看見二禿就說：「二禿：你在我家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你是很忠實的，可是我從來也沒把你當作長工看待，今天要是兵來了，我們村裏不知道要遭到什麼樣，假如我這條老命要是送掉了，就拜託你看顧看顧我這可憐無父無母的孫女——美弟，我的財產也統統的交給你，等她出了嫁再給她，你就跟着她過一輩子吧！」二禿摸着禿頭擦着眼淚說：「村長！你老人家假如有個三長兩短，我二禿決不負心，照你的話辦！你老人家放心好了！」正說着，美弟從後面跑出來喊：「爺爺！你聽，有槍聲！」黃村長聳着一雙半聾的耳朵疑神聽，嘴裏說：「那裏有！那裏有！」二禿說：「你老人家聽不見啊！是有槍響！」張保長，胡保長，周保長，李保長聽着索索的抖，牙齒捉對兒廝打，格格地響個不停。大家正在心驚胆怕的時候，趙四一頭沖進來說：「黃村長！兵真的來了！在半山腰裏就放槍，我嚇得伏在地上，慢慢地爬，爬到柴堆後頭，才敢立起身子來跑，你老人家趕快預備吧！我要回家去了！」說完，頭也不回跑了。

黃村長陡的立起，對着二禿跪了下去說：「二禿！你受我一拜，不要違背了我的話，美弟！妳也來拜劉叔叔一拜，假如

我要不幸，你就跟着劉叔叔過，聽劉叔叔的話，不要瞎鬧。」美弟聽她爺爺吩咐，跟着跪在地下，把個二禿慌得手足無措，一隻手拖黃村長，一隻手拖美弟，嘴裏連連的說：「不要把我折死！不要把我折死！我二禿要是不照你的話，叫我遭天雷打了，美弟！你跟劉叔叔躲到後面柴堆裏去。」美弟却抓着她爺爺衣裳不放手連說：「我不去！我不去！我死也要跟爺爺死在一起。」正在鬧着，槍聲一聲接着一聲，四面的汪汪犬吠聲簡直要把黃家村震倒？二禿猛的扯過美弟，一把抱着對黃村長說：「你迎接去罷！」

美弟哭爺爺的聲音，像一支支箭一樣，射透了年近古稀的黃村長的心。

蔚藍色的天空，陡的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雲，但是不一刻就被暮色吞逝了。剛由東方鑽出來的月兒，黃黃的一點兒也不發亮，安靜了一天的枝頭被陣陣的風兒吹得前仰後合。這些——都好像是對黃家村表示同情。

這時黃家村一條唯一的大道上，有十條抖不停地在蠕蠕的搬動着，一直搬到街的盡頭站住了。

「胡隊長！這五個老頭兒鬼鬼祟祟地站在這裏，不是漢奸，恐怕就是間諜，對不對？」一個歪戴着軍帽斜背着皮帶的軍官在問另一個手裏拿着勃朗林的人。

「是！司令！恐怕是漢奸，把他們捆起再問。」一羣軍人不像軍人，土匪不像土匪的救國軍，七手八腳把黃村長等像蟹螯一樣紮起。

「老爺！我是這裏的村長，他們四個人是保長，特地來迎接老爺們的，求求老爺把我們放了吧！我們這個村子很窮；但是已經預備好了五百二十塊錢，給老爺們喝茶。」黃村長在苦

苦地哀求着。

「哼！村長，保長，五百二十塊錢，喝茶，你們這班漢奸，想拿錢買死不成！我們救國軍是不要錢的。」滿臉殺氣的司令臉上浮着猙獰着微笑在說。

那個像花子一樣的胡隊長，陡的給黃村長一巴掌說：「你這該死的老東西，這點錢就想買五條狗命，哼哼！」年老的黃村長經不住這一下，兩眼一發花，咕咚一聲，摔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媽的，裝死，把他拉起來，挨家的搜。」黃村長被猛地一拉，一口氣也就悠悠地轉過來，像一條老黃牛被牧童牽着走一樣。

「注意黃符號，綠符號。」那個歪戴着軍帽的司令，在指揮一羣嘍囉，注意搶黃金和鈔票。

黃村長被幾個如狼似虎的匪兵拉到他家裏的時候，臉上的顏色已經白得和紙一樣，倒在地上直噴氣，白沫一口一口的從嘴邊流出，那個自稱救國救民的司令還在說：「媽，又裝死，裝死也不成。來！給我用鞭子抽。」一個匪兵像受了氣找到發洩的地方一樣，很快的揚起皮鞭死命的向黃村長沒頭沒臉的抽。黃村長起初兩腿尙一擡一擡，後來簡直一動也不動。

胡隊長看見黃村長不動，還以為他裝死，俯身一看是真的死了。立起向匪司令道：「報告司令，這個老東西，不經打，真的死了。」

「哼！死了。不能就算，替我在各處仔細的搜。」殺人不能眨眼的匪司令，毫不憐惜地，又在指揮着。

「報告！在草堆裏搜出一個小姑娘和一個四十來歲的禿子。」一個匪兵得意洋洋敘述他的功績。

「帶了上來。小姑娘！哈哈！」匪司令從兇相中展開一種

怕人的狂笑。美弟哭哭啼啼的被二個匪兵一推一拉的走着，二禿抖抖的被一個匪兵用繩牽着跟在後面。猛地看見黃村長直挺挺的在地上躺着，二禿啊呀一聲，哭了起來。美弟聽見二禿一哭，轉身低下頭來一看，爺爺二字還未喊出，一口氣轉不過來，倒在一個匪兵懷裏。

殺人不眨眼的匪司令，看見美弟這樣美麗，早已骨軟筋酥，搶上前把美弟摟在懷裏拍着，喚「小寶貝兒，醒來吧！不要急壞了。」

美弟一口氣轉過來！看見匪司令緊緊地摟着，手兒在拍着。銀牙一咬，眉毛一豎，倏地揚起拳頭，對準匪司令鼻子一下，罵道：「你這殺人賊，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我替冤枉死的人報仇，替我爺爺報仇，打死你這害人的東西。」匪司令一手揉着鼻子，一手仍然緊緊地摟着美弟說：「小寶貝兒，不要兇。報仇是傻子做的事，你跟我享福吧！不要再動手，我要一發脾氣，你這條小命兒就活不成。」

二禿立在一傍，看看年老的黃村長死得這樣慘，又看看受人重託的美弟在被人侮辱着，把心一橫，一頭向匪司令撞去。把一個雖兇無力的匪司令撞倒地上直打滾，美弟亦被衝出多遠，匪司令爬起掏出手槍對二禿碰碰二下，二禿應聲倒在地上腿伸了兩伸，也就跟隨黃村長去了。

匪司令把二禿打死，好像是出了氣，又好像是擺威風給美弟看，扭轉頭對美弟說：「妳要是好好的順從我，哼！這就是妳的榜樣。」正在說着，四處搜劫的匪兵，成陣地擁進來，把搜劫的金銀首飾和花花綠綠的鈔票，雪白的洋錢，一堆一堆地放在黃村長桌子上。匪司令看了一看，毫不經意地又發命令：「把有十畝田以上的戶主，統統給我抓來，叫他們為國家捐點錢出來。」一羣匪兵答應一聲是，又紛紛地跑了出去。

美弟被他這一嚇，怔怔地靠牆站住，遲疑了一會說：「好！我就跟你，但是你馬上把我爺爺埋葬好，後面有我爺爺預備好的壽材。」

匪司令見美弟答應，命令胡隊長說：「你馬上派四個弟兄挖坑，把黃村長好好的安葬，聽見了沒有。」胡隊長答應一聲「是！」又說：「司令可以安息一會兒去吧。」微微的一笑，跑了出去。

「小寶貝兒，到你的屋裏休息一會兒去吧？」匪司令眯着一雙兇眼，把美弟拖着向後面去，美弟倚在匪司令懷裏，一邊走一邊說：「你這槍帶着我害怕，你把她交給我收起來吧！」司令連連的點着頭，攙着美弟向他的房裏走去。

胡隊長指揮好了匪兵挖坑，又帶人來抬黃村長屍首，才跨進了大門，就聽見「碰！碰！」兩聲槍響，心裏正在奇怪，猛見美弟抓着匪司令的手槍，從房裏衝了出來，胡隊長心知不妙，掏出槍來，對美弟連放幾下，美弟倒在地上，身上的鮮血往外直湧，嘴裏還不停地喊：「爺爺！二禿！我替你們報了仇！我替你們報了仇！」

胡隊長拿着槍正在發楞，突聽見槍聲四起，一陣緊似一陣，搜劫的匪兵亦在這時候擁了進來，齊喊：「不好了，綏靖隊來了！趕快報告司令！趕快報告司令！」胡隊長一拍腿說：「司令已經被這個丫頭打死了！我們趕快退却！」一羣匪兵把擺在黃村長桌上的鈔票，洋錢，金銀首飾，一起裝起向門外跑去。

卜卜卜，碰碰碰，的響聲，一直到天明才慢慢的平了下去。到了第二天中午才有三三兩兩胆大的開了門偷偷地出來看，只見路上東倒西歪躺著儘是死屍，那死屍一直接到黃家村四週的荒地上。

新東方

創刊號三月十日出版

▲還都聲中之曙光

▲復興文化之壁壘

政治 經濟 文化 綜合雜誌

和平運動與新中央政府(社論)

高陶作繭自縛

中國革命與其產黨

新中央政府之成立與發展

歐戰中之遠東

青年對和運之認識及責任

中日和平與國際關係

蔣介石阻和的心理分析

國內時局的展望

威爾斯與歐洲戰爭

還都聲中之南京

紅巨陝北剪影

除夕(小說)

短評

時事照片

蘇成德

均鶴

曼萍

志民

徐公美

子敏

微

曹瑩

惜雲

海客

黃旭

莉譯

三篇

十幅

發行：南京新東方社
地址：南京郵政信箱第一號

目 要



賣春

滿 平

夜風吹來時，略帶一點兒戰慄，到底還是初春的天氣呵！年青人無目的地向北局那邊走去，靜悄悄的星在天上閃爍着，無線電機的播音在滿街響着。才走到北倉橋轉角時，瞥見一個穿着玫瑰紫旗袍黃皮鞋的女人，臉兒是白得和消融未久的春雪一樣，年青人立刻想到這女人是不壞。

兩人不知不覺彼此看了看，年青人很快地聽到女人的笑聲，接着嘲諷似的說：

「也快十二點多了，一個人踱來踱去幹甚麼呵！」

對於這女人的狂放，非親非故的，青年人感到意外的驚奇，答說「隨便逛逛！」

「我也是隨便逛逛。」女人說了，接着是一個會意的輕縱的微笑，四條腿向前移動了。

女人問「你是什麼地方人呵？」

「浙江人！」

「真的，我一聽口音就知道，我也是浙江省裏人哪！」

「那倒是同鄉！」

年青人想到某一本小說上所寫的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少年人，常在電影院裏看完了一本蕩人的電影出來，迷迷糊糊被一個女人中途拉去，遂一同去幹了一齣滑稽而可笑的把戲。這樣想時，不禁又去看一看身邊女人的臉。

「老是看人做什麼！」女人噙說：

「看你生得美麗囉！」

「瞎說！男人們全沒實話。」

「這可冤枉我了，難道叫我看見好看的偏說難看？」

「真會說話呢！」女人笑了。

當走到暗黑的兩根電線木桿中間，女人挨近去把嘴湊在年青人臉上輕輕地印了一印，年青人隨手去接按自己的臉，手指上染了一些些紅色，女人低聲問：

「你歡喜我不？」

「你簡直叫我沒法想！」是年青人由衷的回答。

女人狂笑着，伸手去擦他臉上沾染着的口紅。

走過小公園，湧現在眼前的是宏巍的××飯店。

女人躊躇了，看男的一眼。

男人也躊躇了，看女的一眼。

終於兩個人走進了××飯店。

.....

春朝的陽光曬進室中時，年青人竟疲倦得懶於起身，他從對面的鏡子裏望見了女人嬌冶的顏色，說：

「你的行徑我委實一點不懂！」

「有什麼不懂！你真正不開通，我是並沒有吃虧地方。」

年青人即道：「我得給你一些報酬的吧？」

「當然啦！」

女人一邊說一邊走到衣架下，長袍口袋裏摸出了一個皮夾，還到牀前把地打了開來：

「兩張拾元的，一張伍元，是不是？」

「你得給我留下一些，我自己也要用的。」

「自然！我拿十五元，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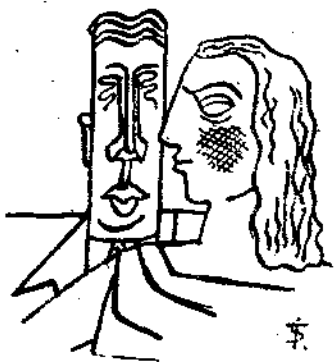
年青人點點頭，女人却在皮夾內發現了一張婦女的照片了，她仔細看着：

「生得不錯呢，該是情人吧？」

年青人笑道：「這個你倒不用管！」

「不用管就不管！」女人說時，用一支自來水筆在照片上畫了一副眼鏡，又加上一部大鬍子，趁手把照片向牀上一丟，接着說道：「我該走了，你好好地再睡一刻兒吧！」

年青人道：「你去只去，只你姓什麼名什麼？臨別時也該告訴我一聲才對！」



蹉 跎 靜

★★★★★★★★★★★★★★★★★★★★

★★★★★★★★★★★★★★★★★★★★

曼青夫人不時地會帶着追憶的情緒想起往日。

往日，假使生活上的幸福是要金錢底肥料來培養的話，那末那個時候曼青的收入還抵不上現在的一半，但是每星期二次觀劇，一次西菜，生活得很舒適，並且又有固定的數目儲蓄，而現在呢，自己的子女是名份，母親的贍養是應當，再有三個妹妹，真是壓得曼青夫婦沒有喘息的機會。

要是沒有他們三個……

曼青現在生活更沒有閒暇了，每天回家總在十點鐘以後，因為白天太辛勞的緣故，所以一回家就上床睡覺，可是曼青夫

「這何必告訴你呢！你佔了便宜，我也不吃虧，兩下都清楚！」

說着，笑着，把室門碰的一聲關上去了。

年青人當天回去，朋友們見他臉上升火而且疲乏的樣子，大家問說：

「小林！你可身子不大舒服吧？」

年青人點點頭，答稱患着感冒，上牀去蒙着被兒睡了。

人總是拿些瑣碎的家務來攪擾他寶貴的清福……

「你瞧，三妹今天又要做大衣，她已經有了三件哩！」

「女人家，在家裏躲躲好了，要讀書，要你担負這偌大的學費，你又何苦來，為她們作牛馬，自己又不是結實的身體，一天到晚忙個不停。」

「別忙，她們會一個個的嫁出去，再等五年，五年還不夠，至多八年吧，是的，最小的今年也十七歲了，難道二十五歲她還嫁不出去。」

八年，就算是八年，曼青夫人開始照這標準計算起來，八年之後，自己是三十九了，曼青比他長五歲，人生的正午將在這個時間內完全過去，而且誰知道在這八年內要添多少孩子，還有曼青的健康……

一個人之所以會忙得要死，那往往是因為家裏有閒得要死的人，曼青就是其中之一。

縱然是可稱「老」，汪太太却還沒有老到可以整個地安息的程度，對於還有剩餘的生命力可以消磨的她，間也是同樣的成爲恐慌，於是她不得不採取了那救濟着瀾漫在全國的成千萬

的閒人的方法，趙錢孫李各家的太太們是邀了攏來，湊滿四個，一百三十六隻竹牌便可以幫助她們毫無困難的度過整個下午，但三缺一却也是不免的事，那時候她們仍是有工作——閒談，四周的生活會不斷地供給着他有談話的新的興感，尤其是在看到了她底三個女兒——那讚美和嫉妒的中心——的時候，真的，就祇看着他們，也就是多大的歡樂。

「你真福氣，」趙太太會這樣帶着感嘆開始，接着不常來的錢太太便會瑣碎的問起關於她們的一切，多大年紀？在那兒念書？有時候甚至，可有丁人家？對於這一類問題，汪太太是素來會不憚煩勞地對每一個來客一遍遍地重說，她更不會忘記把每一女兒的才能加了重量來推薦，用一種她所慣使的，委婉得使人聽了不覺得刺耳的言辭，尤其是關於阿菊（她這樣的稱她三女兒）那個具備了女性所需的一切才能的阿菊。

「她才淘氣呢」，她會這樣說，「回來時從不肯翻一翻書，可是逢到考試倒也不會掉到三名以後，真不知道她怎樣弄的！」

於是關於阿菊聰明的誇獎，是對方所萬不能吝惜的了！當然汪太太是笑顏逐開了！

現在祇有一件事會常常焦慮着汪太太的心，你想想：有三個女兒待嫁的母親，再大的自信也不能使她得到一種對命運的把握，女孩子都要投二次生，她時常這樣想起，而且三十年來的經驗告訴她，這第二次投生也會像第一次樣的沒有標準。年齡是迫近了，她祇願能夠看到他們三個都好好地嫁出去，此外便不再為自己底年老希望着什麼。

媒人們的來來往往中，汪太太當然決定在大女兒身上來做她第一度的嘗試，不幸這嘗試就是一個縱然不能說是嚴重的，

但多少也是使她的心受到打擊的失敗。

新娘在婚期前連日紅着眼睛，二小姐的勸慰是徒勞的，然而三小姐却暗自笑着她大姊是十八世紀的女子，嫁個殘廢而不反對。

畢竟還是母親，她應允了拿自己的私蓄底一半來做陪嫁，縱使不是一個可觀的數目，然而也能夠暫時地拭去了女兒臉上的淚痕。

汪太太從此不斤斤於門第觀念了，她的眼光是開展了，最奇怪的她竟讓第二位未來的嬌客在結婚之前自由地到她家裏來，讓他自由帶了女兒出去玩，「這是我們二姑爺，」她甚至會毫不介意地對人介紹，阿菊看見了母親態度的轉變是快活的，好像這樣的事實對她自己的前途暗示了某種希望似地說：「真想不到，媽也變了新人物。」

二小姐也同樣的得了一筆家產，但是汪太太的私蓄完了，她不是沒有想到還有三小姐在等候領受，她是在想着曼青一定可以積一點錢，在他卸脫了二個妹子底負擔以後。

但結果呢，兩個妹子的嫁出，不但不能使曼青喘一口氣，並且還直接或簡接的負了債，曼青不能聽醫生的忠告減少工作時間，每天僵着背做十二小時的苦役！

這苦痛老的却定全沒有知道似的，照樣的打牌，照樣的在太太面前誇獎阿菊的聰明，但一種事實的表現，就是阿菊她已經到了可以使自己和家裏人都看出一種必要的年齡。

女子要投二次胎，菊影姑娘對於這嚴重的問題也不免提心了，但是她不相信命運，所以她把英語練習得很順利，而且又進了琴科，女性必需的一切她都要想法學到，她又加入了許多社交的團體，而每一個可以表現她自己的機會，又是素來不輕易放過的。

奸詐的年歲始終用無形的脚步，永恆的向前飛跑，這終身大事不覺地就誤了下來，在物質條件固然是無可底，但有着中年人討厭的鬚鬚，反過來，剛從哈佛大學畢業回來的美男子，可是年齡却還夠不上給予他底前途以確切的擔保，媒人真不容易做。

汪太太在不時地要發作的骨節酸痛症中嗅到了自己的衰老，她常常突然想起或許立刻會死，死倒是平常的事，但總要死在阿菊出嫁之後才無遺憾。

曼青夫人呢，也担心，焦慮菊影不能早日出閣。

實際上，一切擔心都是大笑話，畢竟還是曼青猜得着，菊影難道自己不會找，她難道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男朋友，這樣的被提醒時，汪太太才恍然明白過去的種種，一點也不錯，自己確實曾經屢次看到阿菊在偷偷地寫信，偷偷地，這可以從神色上看出來，當時竟沒有想到，而現在呢，也還不遲，於是把女兒叫到了自己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在身旁，是可以引誘一個少女說出種種隱秘來的機會。

女兒在十數個有了某種程度以上的關係的異性朋友中舉出若干來，而母親又提心地考慮又盤問，最後感到失望，因為女兒結交的太多是浮蕩的年輕，什麼都完了，汪太太感到失望。

慢着！會合你的意的人物在後面，菊影終於帶着羞澀的神情說了出來，而在數說着那「人物」的各方面情形的時候，加倍的羞澀，甚至使他在母親面前也不免紅了臉，母親的失望漸漸地變成驚異會有這樣的發現，母親帶着微顫的心聽這一切，好像自己是在戀愛中，阿菊底眼光畢竟高人一等，她底選擇總是不會錯誤的，她不會做出像小說一般地任性的蠢事來。

可是爲慎重起見，汪太太還把這事情偷偷地告訴媳婦，叫她擔任了打聽的責任，自己是年老了，曼青又太忙，而這人物

却可是曼青夫人的同鄉。

二天之後，曼青夫人帶了一切都滿意消息回來。

事實給曼青知道，他却有點懷疑這一切都滿意的報告，他也聽到說起這個人，而他却感覺到這個人並不是從來沒有和女性發生過糾葛的，他私自把這疑慮對夫人說了。

不，至少在她的同鄉這範圍內，她是有把握什麼都可以打聽到的，她這樣地自信，或是表示着自信，曼青還有什麼話說，她們三人地一致，曼青祇得承認自己是神經過敏。

還有什麼躊躇，母親幫助女兒決定了一切，不，或許女兒早已決定了的，母親的德惠祇把這決意促成爲事實而已，菊影姑娘用一種有人覺得是殘酷的手段斷絕了別一些瑣瑣屑屑的交遊，從這種手段裏可以驚詫地看出女性底意外的理智和勇敢，曼青夫人注意到她在三天之內退回了五六封不同的人們的來信，而且二度拒絕接電話，另一方面，在某種暗示之下，她把那個「人物」，公然地引到家裏來，這一點也不足怪，二姊早有了先例，而且，媽又是慇懃地招待！

一切似乎有公然的趨勢了，汪太太現不愁沒有可以對來，家們誇耀的資料，她似乎有一種狂熱——想把一切的情形對一切的人們都完全地宣佈的狂熱，驚嘆記號在太太們底臉上表示着，那些曾經替阿菊說過媒的，却又在一種難堪的對比下自慚得幾乎無地容身。

幾乎每天，在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同里的鄰居們總可以看到一輛剛能容納二個坐客的「飛亞特」停在汪家門口。

多順利，從朋友到訂婚，這公式是定然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演完的，母親帶着笑臉看這一天比一天熱烈的年輕一對。

菊影現在很少在家，而同時，每星期至少也有二次送告假條到學校裏去，整天地在外面，而且非到夜深時難得回來。

日子是這樣美麗地過去的，美麗得使任何人都忘記了過去的速度。

起先要到這樣的夜深時才回家似乎總有點不妥當吧，不過阿菊却不是這樣容易被欺騙的沒有教育的女子，當然，你瞧她以前能夠這樣巧妙地對付了那些瑣屑屑的年輕人，而況在目前這情形下，誰能把來歷已經知道得這樣清楚的「人物」當作什麼危險品而加以防範呢！

汪太太現在是一點也不提心這個了，尤其是已經成了習慣之後，而好歹使她感到焦慮的，却是訂婚似乎無形的延了期，至少，在阿菊身上是一些暗示也找不出來，預期的一個月已經過去，一個月，祇要你一計算，整個的春季都這樣毫無具體舉動地過去了，起初時，阿菊或許差把這樣的事情宣佈，然而在偷偷地詢問了幾次，而老是祇得到「媽，別這樣急！」或是「那有這麼快的事！」這一類答話之後，她是不得不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了，她不急，也不是一定希望快，祇要事情能夠順利地辦成；順利，當然一點問題也沒有，阿菊也很想順利，回家的時間愈遲了，汪太太莫名其妙的時候，不免要發出輕微的怨語！「你們這種新式的辦法，我真不明白！」

事情誰也沒有想到這樣的結束。

女兒連日躲在樓上哭泣，死也不肯下樓來，而在前二個星期，汪家門口已經再也找不到那一輛小「飛亞特」了，母親樓上樓下不住地跑，現在她是顧不得那條老腿的酸疼了，曼青停止了工作，在房裏前後的踱，他夫人却躺在一張沙發上打呆。

「有什麼話講」。曼青一隻手拍着桌子，咬緊了牙關堅決地說：「現在祇能這麼辦，要快。」

沒有了主意的母親是祇能讓曼青把女兒秘密地送到了醫院

裏。

汪太太開始埋怨媳婦沒有把事情打聽得清楚，曼青夫人怪丈夫不該明知道有這樣的危險而不禁止，而曼青呢，他祇好歸咎於菊影自己底疏忽，無論如何，這結果是誰也沒有料到的，還討論什麼責任問題，目前的問題祇是怎樣地對付，法律？曼青害怕他底名字會連同某種決不能算是體面的新聞報紙揭載出來，曼青因為在社會上混，是受不來難堪的，不牽涉到法律，那無甯說是放棄，可是怎麼出得了那一口氣。

在來不及解決可需要請律師這問題之前，醫生却萬不容緩的請了來，老的已經倒在床上，她整日整夜的喘了氣，整日整夜地用一天比一天模糊，一天比一天淒厲的聲音喊着阿菊，然而阿菊却不在身邊，古舊的船是禁不起暴風雨的海底顛蕩的，她呻吟着，她坍塌着，她抵抗能力和勇氣同時消滅，希望着什麼？墳墓的安甯吧！牠會埋葬了你的慘痛，像埋葬了你的希望一樣！

菊影姑娘帶着憔悴的面容從醫院裏回來了，現在她失去了母親和青春。

「你應當快替三妹找人家，」曼青夫人似乎有了一種這樣的催促她底丈夫的習慣，而現在這習慣還有効力麼！

家裏，自老的去世之後，已經變了一個樣子，菊影不再每月要添多少衣服，不再上學，絕對不上社教團體，每天每天在樓上彈着心之創痛曲。

中年的父親，每逢帶了妻子和兒女上戲院去，將出門之前，「三妹，你也同去吧！」他們照例會這樣問。

「我——不——去——」這是常聽到的懶散的回答。時間的脚步無形的向前拖去，菊影就是這樣的蹉跎了一生



晚 塵

碧 璇

太陽一步一步地下去，斜射在紫金山巔的雲霧，已成了黃金色的彩霞，老王拉了一日的車子，身體實在有些疲倦了，現在只希望再有一趟回頭生意，他就可以欣然的回家交給他妻子今日的眼了，他把車子停放在十字街口的路旁，等候他今天最末的生意。

他今天的生意很是不錯，腰包裏很是豐滿，因為他來回生意已經拉了五次，從A路到B路照例每次是大洋一毛，所以除了他午餐時化去了一毛大洋的燒餅外，他的腰包裏足足還有九角大洋，若再加上一趟回頭生意，他豈不是可以撈得一塊大洋回家嗎？那時他興忽忽的交給他的妻，並告訴她：今天已經完了他的工作了，他立刻就得到了極極溫柔的安慰和額外的賞賜：一兩白乾，一碗青菜和一撮蠶豆。

太陽一步一步地溜下去，紫金山巔的霞彩，已變成一股一股的烟霧緊緊地籠罩着！但老王依舊站立在十字街口的路旁寸步不移，大概是回頭生意還沒有找着的緣故？

這時驟然間像有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觸着他的腦際，他的面頰突然地表現出一種意外的喜悅的顏色。

「哦，你們又在那裏幹這個玩意兒了，你們看那邊的巡邏

警不是……」原來沿轉角的不遠有一片瓦礫場，場的一邊有一帶殘壁，殘壁底下時常有些無賴子團聚在那裏擲骰子，老王一眼瞥見他們了，故意對他們嚷着，其實這時路旁絕沒有一個巡邏警的影子，他不過借此搭訕着去接近他們好達到他的目的。

「不要去理會他，他是老王，慣會發酒瘋的，不要他來吵鬧我們的場面，」

那一羣人同時對着老王這樣地嚷起來了。

他聽見了他們的話，喜悅的顏色變成了憤怒的氣概，你們這些無恥的東西，前天用詭計來騙去了我二角大洋，弄得我回到家裏受了我老婆一夜的氣，現在你們又要弄什麼鬼戲了！好我到不相信你們真有天大的魔，到要同你們賭個勝敗，他這樣地咕咕着，摔摔地淘着他的腰包，他心裏想過去，因為記憶起那幾顆骰子在盆中旋轉着也還算有意思，但他馬上又想起了他的老婆早晨出門時所警告他的話，一時幾乎把那骰子旋轉得怎樣有趣的事忘掉。

「你們這班不識羞恥的東西，你們看見我老王幾時喝過酒，幾時喝過了酒便會發酒瘋，你們趕快給我說出個理由來，」他對着他們又這樣的嚷了，但他們真正實行他們的宣言，一個都不睬他；他只隱隱的聽着那骰子在盆子裏旋轉得那種瑟瑟的聲音接連着傳進他的耳鼓裏，他實在再也忍不住了，心想：就令手氣不佳，輸去了一二角錢，只算是多喝了一頓酒，或者是少拉了一個來回，也算不了什麼！但他却忘記了老婆所警戒的話，「如果他再要在外面賭輸了錢回家來，她將不給他飯吃，要挨他一夜的餓。」

現在他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他們。

「我到要問你們個清楚：你們什麼時候看見我喝過酒？什

麼時候看見我發過瘋？喝酒，或者是我老王最高興的事，但是酒瘋我是從來不發的，因為我每次最多也不過喝一兩白乾，從沒有喝醉的時候，你們無中生有的說出這種話來，到底是爲的什麼？」

他一邊嚷着，一邊已走進了人叢中間，骰子在盆中旋轉的狀況他可以看得見了，他於是又由憤怒而變成笑顏了，但是他們還是若無其事的不理會他，只是各人擲各人的，他漸漸地把腰彎了下去，望着那骰子旋轉的樣式，時而成雙，時而成單的覺得格外有趣，又看見那一張張的毛票堆積在小小的案板上覺得特別可愛，他的心實在再也忍不住了，於是他輕輕地從腰包裏摸出一張單毛票來，捏在手裏，開始去試試他的不可測料的命運，他的足已插入了人叢中間，他的粗而且笨的身體伏在一個小孩的肩上，不期把小孩籃子裏的糖山渣擠落兩串在地上，小孩急得要哭起來！這時老王也慌了，急忙一手把落在地上的糖山渣拾了起來，連噴帶吐地吹去那糖山渣上所沾染的灰塵，一手又把那一毛大洋附在別人的注裏，對那小孩低聲下氣的說：

「小喜子不要哭，灰塵已經給你吹乾淨了，等我贏了錢，我加倍賠償你，好小喜子，不要哭吧！」

他的語音還沒有說完，那一角大洋已到別人的手中去了，這在他看來，一角大洋算不了什麼，何況他這一回原來是試試手氣的，要是第二回一擲中了，立刻就可以討回本錢，這樣，他重行在腰包裏摸出第二次的一角放在另外的一處，他原來是賭雙的，不料骰子停在盆中，却整整齊齊的變成了三個「么」，他眼望着那張毛票又被他旁邊的人毫不客氣的拿了去，對他不但沒有一點感激的含意，竟連望都不望他一眼，老王瞧着，心裏未免起了一陣難過，但他馬上又想透了，因爲這樣算不了

什麼，只要手氣一轉，便是三毛五角整塊的鈔票也能裝進我老王的腰裏來，於是他繼續又放下兩角，但是手氣仍還沒有轉好，角票却又不翼而飛投向別人的腰包裏去了。

這時他未免有的慌急了。

「喂，這輛車子是誰的，B路去麼。」一個年約三旬的客人在那車旁叫着。

「是的，先生，是我的。」

他遙遙地答應了，但是身子仍站着不動，他一面尙在掏那最後一次的四角錢來丟在案板上，他心想索性四角罷！要是中了，雖則沒有贏了他們的錢，但也還騙不去我的一分一厘，可是一轉眼間那四角大洋又被人毫不客氣的收過去了，這時他已知道他在這一刻間所試出來的不可測料的命運，是大失所望，也就停止了他的試驗，因爲他腰包中的資產已去了九分之八，若再輸去，就不能回家向他老婆交出今天的賬了。

「嘻嘻，拉生意去！」

他苦笑了一聲，離開了人叢，趕到他車子的前面，那客人已走去了十數步遠了，他四顧靠近沒有到B路的車子，於是拉起車槓，急忙趕上去追那步行着的客人。

「我已經走了這麼遠了，車資應當要減去半角，」那客人對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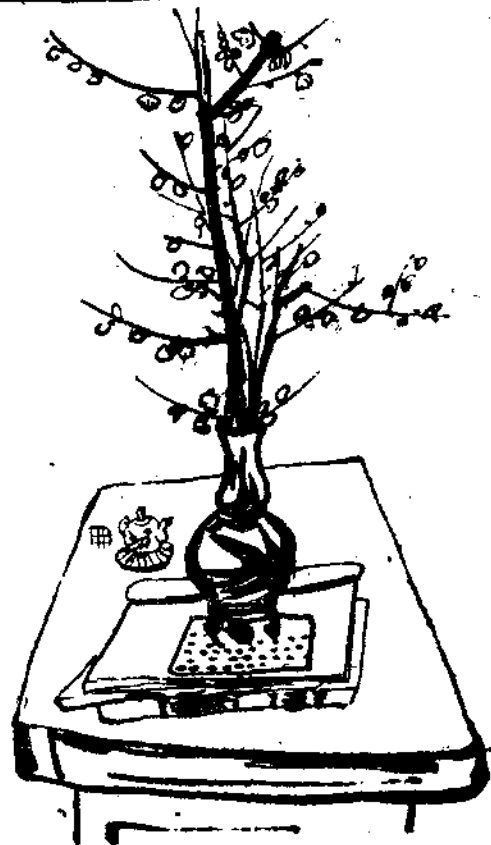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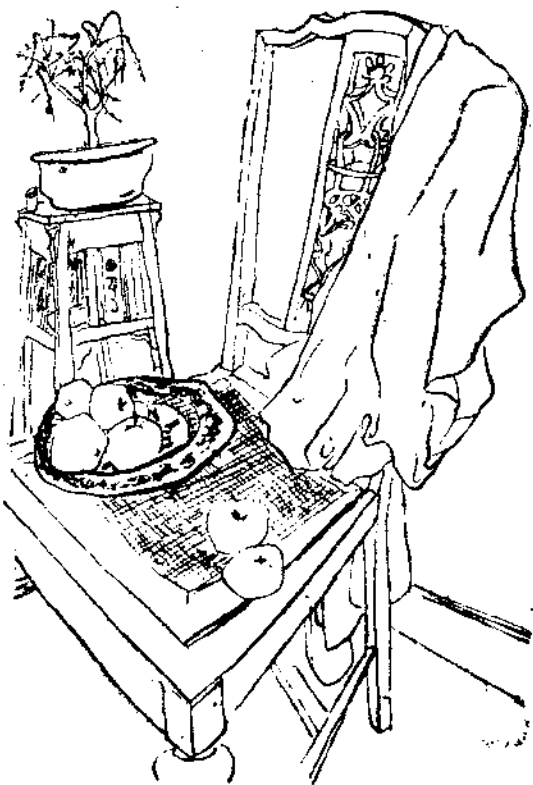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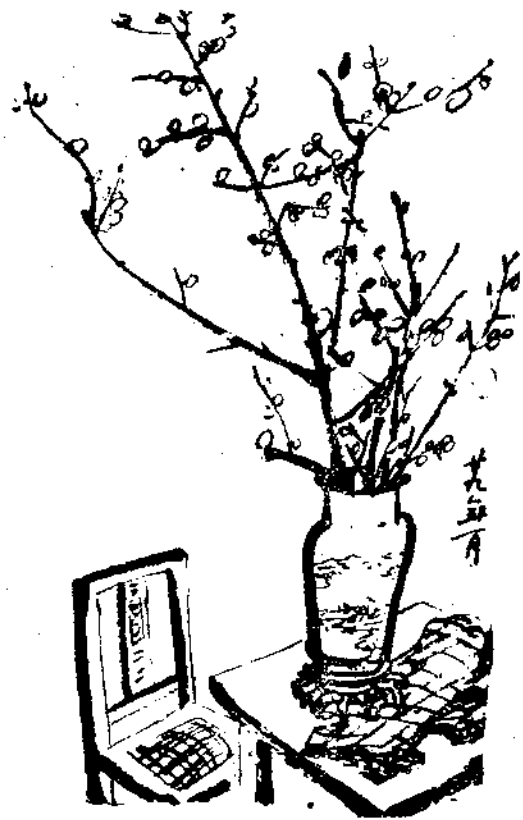
「得了吧！先生，憑你先生給幾個錢，晚來的生意，難道你先生還會虧了我們苦力的麼？」老王這樣地哀求着。

那客人把身子坐在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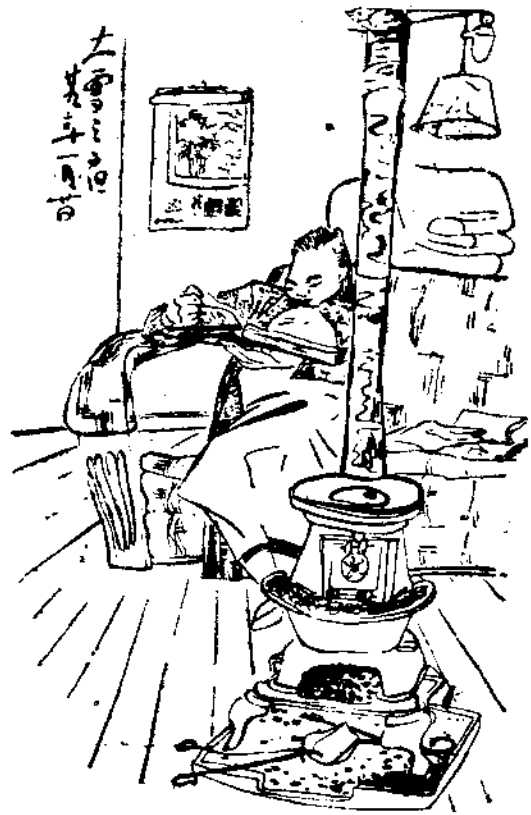
「那末，拉快些，」

這時，這害在不可測料的命運裏的可憐的老王，已把他最初的希望，輕輕地摺過一旁，只靜悄悄地拉着車子，縱着兩肩，一直向那夜闌人靜的目的地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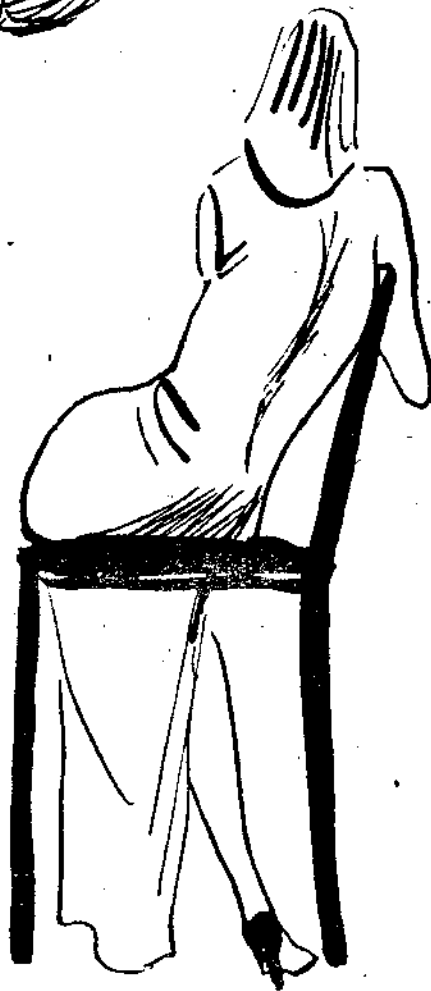
馬季素描集



馬午素描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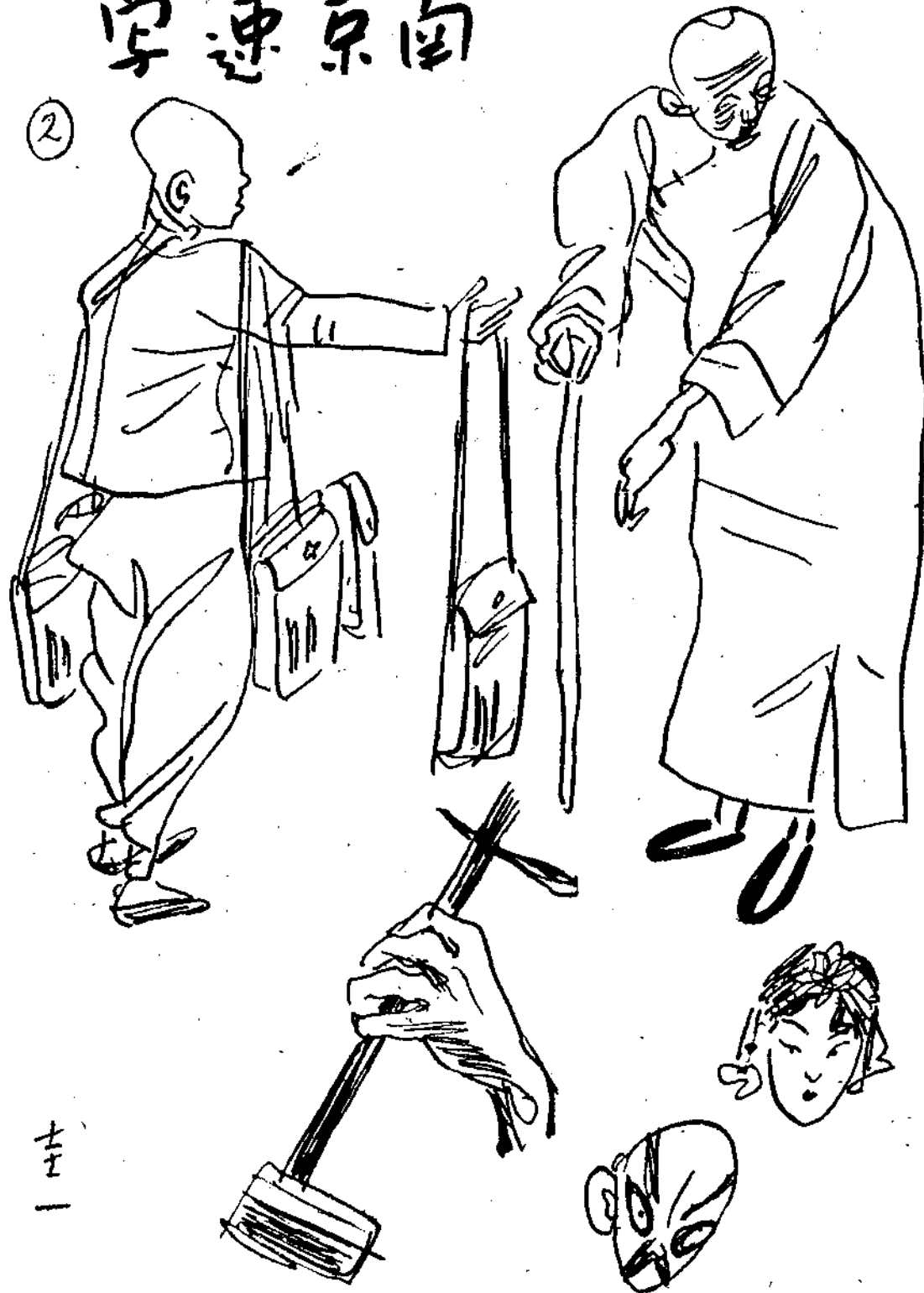
① 南 京 速 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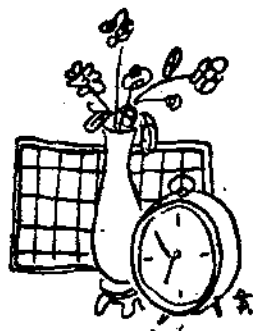
士
五
一

南東京連字

②



十一



文	報
學	告

滿洲文藝界動態

重 綠

自從「九一八」的砲聲響了以後，滿洲的情狀，我們再也不能聽到的了，即使想要知道一些，其難亦無異大海撈針，更何況是文藝界呢？簡直是隔斷了一切的橋，彼此都無法你來我去。然而，過去是這樣，「八一三」事變以後，何嘗不是如此的呢？此次筆者得中國文藝協會代表參加東京亞細亞探險者懇談會的機會，於開會之餘，適逢滿洲文藝作家劉夷、龐王光遜等，暢談事變後的文藝界動態，彼此互作報告，茲根據報告所得，將「滿洲文藝界動態」，整理以告讀者。

當「九一八」事變光臨到滿洲的時候，滿洲的文藝界，簡直像一片荒茫無際的大戈壁，那時滿洲縱然有若干的文藝作家，可是都在猜疑，苦悶，惶恐不停的時候，所以，誰都擱住了筆，甚至竟也悄悄地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不抵抗的境，因此，無所謂文壇，也沒有成熟的作家，整整地將有一二年。

★★★
在這二年以後，文藝界最先衝動的

要算哈爾濱，也許哈爾濱是一個國際都市的關係吧！當時在哈爾濱出現了一張國際協報，副刊文藝作品非常的前進，並且時常以活潑的姿態，表現於讀者之前，於此，很受讀者的注意。文藝作家蕭軍（筆名三郎），女作家蕭紅（筆名悄吟）無形中成了副刊的台柱，然而青年作家不免太不能滿意現實，終於蕭軍蕭紅也就相偕的離去，飛向了另一個去處。唯其因為蕭軍蕭紅的離去，以及讀者的過於注意，國際協報也在霎那間停了刊。

嗣後，除哈爾濱以外的文藝作家，異軍突起，新京出版了一張大同報，副刊「夜哨」，也是很前進。繼著奉天方面，文藝界也有相當的組織，同時成立了冷霧社飄零社兩個文藝團體，發表的大多數是新詩詞。至於大連方面，因為所受的教育，略有影響，總不能和哈爾濱，新京，奉天的相駕並進，可是在文

藝界上表演的，也有「北風」和「曉朝」，「北風」是着重理論與批評，曉朝却能注意着創作。

在那個時候，當局對於文藝界似乎是忽視似的，因此，所連及的牽制很多，文藝作家因為恐怕受作品的牽制，也就不能施展放出美麗的奇葩，而整個的滿洲文壇，隨之彷彿有消沈之勢。這現象，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

一九三七年的冬季，有稻川朝二路發行一種刊物「明明」，創刊時純以趣味為主，後來因為得關東軍的背景，文藝作品却反顯著力量，而蛻化成純文藝月刊，曾出過六七期，發行有一萬份，終於發行不得其法，出至通卷十七號就停刊。

「鳳凰」月刊，在「明明」以前出版，是滿洲有力的一個文藝刊物，形式和過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相同，出過二十餘期，也就為發行不佳

而停止的。

在『鳳凰』月刊前，有協和會機關雜誌『新青年』，內容五分之一是論文，其餘都佔着文藝作品，是由旬刊而蛻變月刊的，銷數比任何雜誌都好，有三萬餘份，出到現在有八十餘期。

★★★

至於目前滿洲的文藝界情況，可以分新京奉天哈爾濱三處來說。

在新京的有『藝文志』，該刊係同人雜誌的性質，由藝文志事務會發行，為不定期純文藝刊物，作家大多是官吏會社員，都是於業餘之暇的愛好寫作者，最近擬由不定期純文藝刊物而變成定期的純文藝月刊。藝文志事務會，出版的單行本，是脫胎於『城島』文庫，現已出版有『奮飛』『花月集』『蝙蝠』『一知半解集』『火花』五集。最近擬出版的有爵青的『羣象』小說，石軍的『風雨』小說，夷馳的『風雪集』，和外文的『詩七首』，預定每期印一千五百冊。

在新京同時值得注意的，有大同報的『文藝』，每星期三版，其中由寫作者組織文藝創刊事務會，現已出版叢書小說單行本，吳瑛著的『兩極』。

奉天的文藝作家，也有組織了一個

詩歌叢刊行會，已出版『浮沉』，『未明集』『青色詩抄』，『木筏』等單行本；又有『文選』刊物，創刊不久，為不定期的文藝刊物。

關於哈爾濱的文藝，本創始於國際協報，一九三三年時，曾有蕭軍（三郎）蕭紅（悄吟）合出小說單行本『跋涉』，以後曾有哈爾濱公報的『蓓蕾』，是繼國際協報之後，而另改變了態度，一九三四年時出過合訂本。自一九三八年後，受一地一報的統制，哈爾濱公報和國際協報合流為濱江日報，文藝着重創作與批評，副刊為週刊，每星期出一次，自一九三九年，『大北風』報出刊，每週除出二次文藝之外，又添『大北風週刊』一次，共有三次，力量較顯濃厚，最近擬計劃擴充全面篇幅。

哈爾濱的文藝作家，過去爲了蕭軍蕭紅的脫開，很受相當的衝動，當時文藝作家，有漸趨奉天之勢，而另一方面，因中東鐵路的交通，受赤俄的影響，一度沉悶不堪，可是最近自『大北風』出現以來，文藝作家，沉悶的心理將漸趨消滅，而又將回復愛好於文藝興趣。

★★★

滿洲對於文藝方面，最近是極力的

注意，倘有關文藝刊物出版，無不極力的補助，像滿日文化協會，經費十分充足，凡青年作家的作品，努力收容。自前年起民生部設一大臣賞，每年選一篇作品爲單行本，賞金一千元。此外，獎掖作家的，又有奉天的『盛京日報』，每年一次有盛京文藝賞，賞金二百元。新京日籍人辦理的『文話會』，最近亦設『文話賞』。

★★★

和文藝界發生連鎖關係的，莫過於戲劇，電影，廣播了。滿洲的戲劇電影，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幾乎沒有。在康德三年時，由協和會的協助，有大同劇團的成立，資本雄厚，排劇有三四本。電影現在係國策性質，滿洲映畫協會資本雄厚，出品有十餘部。無線電廣播，放送話劇，在滿洲的哈爾濱，新京，奉天，大連四大都市，都設有廣播無線電台，隨處可以聽到。

★★★

以上是滿洲文藝界的大概動態，這動態雖然也還不能十分詳細，可是自從『九一八』事變後滿洲文藝界之史的發展，都在這裏了。我可以相信。根據滿洲文藝作家的報告，也許比我們實地調查再作整理報告，更確切明瞭吧！

采風新錄

壽慶

衆異

景皇之甲辰。禮部試多士。公爲參詳官。甄錄及庸鄙。風簷十三藝。評議多溢美。薦之陸元和。不協相公旨。非才宜別足。抗論到焦尾。至今尙追惜。使我類有泄。憂時公漸老。見我輒色喜。傳法定屬誰。何時真得

舊事卅五載。公齒今倍之。儵然萬物表。獨立真吾師。先朝侍從臣。事去隨風披。不矜薇蕨名。四海知般遺。媚古取繕性。樂志時絃詩。役物不留物。此意堪期頤。選樓工說經。刻畫未未眉。更以兩翁書。介公春酒后。(以文選樓眉壽圖摹本及阮文達張叔未大書壽字爲祝)

壽慶先生

庸庵

介眉重上定山堂。大隱稀齡受命康。萊服郎君齊舞綵。和衣弟子競傳觴。八千椿樹成嘉蔭。三九梅花發古香。垂老尙遵劉氏臘。漢貂七葉集禎祥。

壽慶從弟七十生日詩以祝之

仙舟

盛衰事無常。壽夭數不一。吾迂信因果。持之漫評議。世父富明德。後有達人必。予季蚤蜚騰。兒童知君實。未及懸車年。忘情陟與黜。閒若海上鷗。琴酒志意畢。風揚處士清。星燦老人吉。佳兒萬里歸。斑衣爛盈

室。獨愧元方難。才盡江郎筆。但祝期頤齡。健飯如今日。

壽慶從弟七十生辰

亥齋

二祖聲華世所知。(端毅公與先巢民徵君至契)來孫猶得永交期。玉堂回首成春夢。滄海重經各鬢絲。兵火家山無恙否。風雲今古有污時。三年以長吾兄事。翻惜難兄不憇遺。(謂難兄景張太史)

雪中車行即目

釋戡

村童無袴婦無衣。玉戲天公那得知。裝點一場乾淨土。老夫何意與哦詩。

與哦詩

不種奚由計歲豐。隴頭凍殺抱孫翁。誰家暖閣明檐底。竟夕新驚戰北風。

歸途又遇雪

釋戡

炊煙寒上石塘灣。回首清光失錫山。可惜川原千里白。却教烏鵲點斑斑。

點斑斑

風雪凋年尙道塗。有家無食媿妻孥。宵來穴壁人窺我。偷得先生乞米書。

己卯除夕天慵食書聲

釋戡

自縱天慵臥一庵。無言得食似春蠶。雪餘竹影明書幌。夜午梅香近枕函。餓歲撻搗鄰舍樂。不眠滋味老夫諳。來朝刻印鈴詩尾。白髮蒼顏五十三。

庚辰元日

釋戡

盜賊妻孥散。身衰節物新。不聞喧爆竹。無意寫宜春。師老盟猶吝。官多歲益貧。吾謀終弗用。何事過強秦。

西園雪後同范濟夫人

釋 戡

園林經雪靜如禪。飢羽欣晴晷未圓。幽徑作泥頻礙屐。寒池漲綠欲平舷。相攜白髮蕭閒侶。來說黃巾擾攘年。石屋印心君與我。歸歟風月鹿門邊。

宋王臺有引

理 庵

九龍宋王臺土人相傳為祥興帝蹈海處。余按祥興溺於崖山。非九龍灣。惟二王浮海時行殿。或曾駐此耳。而此臺之所為作蓋天水遺民野祭祥興之所。猶之謝皋羽以嚴瀨西臺哭祭文丞相也。佛樓游臺有詩。輒次其韻。並為考及。

天南卷石鬱崔嵬。野祭猶存宋帝臺。曾是二龍浮海至。甯同一馬渡江來。行朝歲月誰能識。殉國君王信可哀。異代又逢多難日。投荒詞客此徘徊。

庚辰元日口占

西 神

愁緒紛紜不可刪。一身無補况時艱。亂離未必人心悔。剝復還憐天意慳。才思老如秋後草。宦情澹似雨中山。觀河聊代銅荷照。白髮新添幾縷斑。

晴雪當窗山影妍。梅花插了過新年。兵戈宇內連三載。兒女鄜州各一天。垂老怕經桑海劫。好春難醒絮泥禪。閒門差喜塵喧少。白石清泉種水仙。

花朝雨

西 神

辜負良辰第一宵。撩人情緒是今朝。綺懷已分隨年減。芳序還驚共雪消。凍蕩巡檐紅半勒。春袍鬥草綠難驕。金鈴十萬憑誰護。戍鼓遙天當玉簫。

釋戡招飲太疏樓用家士韻酬之

鷓 鴒

喜盡東南賓主美。太疏樓上飲芳醇。前番詩酒空成夢。一室芝蘭自在春。會有後先留俊約。爰居閣主有重九之會。交無新舊樂良晨。古人風義聊希擬。顧曲還披折角巾。

從南京至蘇州車中口占

却 疴

殘雪照車帷。車中寒不知。山青銀刻骨。水淨玉蒙皮。小睡忽他郡。聚飛非故枝。私疑天有意。要我入吳詩。

常熟道中

却 疴

村墟猶似太平年。萬頃原疇兩縣連。全面峯巒橫客路。天然河港益農田。短橋殘雪合立馬。遠樹斜陽時見船。問俗未遑休問政。江南易地殆皆然。

車中看雪

却 疴

昨去羸殘雪。今歸雪更肥。地難分皂白。天亦吐珠璣。面積輒以寸。眼花相與飛。莫教湯沃盡。不及一塵微。

挽袁伯夔都郎二首

尊 瓠

湘學流傳久。論經善得師。君嘗從散原翁學文。沉酣見文字。

綺麗出詩詞。交道太邱廣。風流正始遺。龍蛇方厄運。(明年為庚辰)
簡札若前知。(君子孟冬下流致予書曰弟近病喘欬頗苦每屆冬令
此恙必劇發且與年俱進奈何奈何)

廿載依門館。深情一一書。相知歌上隴。(君曾為拙輯皖雅題詞)

有紀予甘肅舊事。念舊出無車。(癸酉歲君以予年屆古稀不令事

事仍送乾脩如舊今年矣)餅罄遠繁慮。時艱亦累歎。臘梅消息近。

(君生于臘月十四日卒於臘月初十)愁過長公廬。(臘梅宋人以

其臘月開謂之臘梅黃山谷有詩咏之乃改為臘梅)

臘月十四夜雪後望月追懷舊處是日其生辰也 尊 瓠

臘月將圓月。深宵雪後看。思君君委化。彈淚淚闌干。汐社交期久。

騷壇彥會難。申江蘇舊澤。(覆庵尊人嘗官上海道)終老一漁竿。

世邠州作(周公所作商風七月一篇即詠其地) 尊 瓠

公劉西塞小諸侯。皇澗猶同過澗留。(皇澗在東門外過澗在西

門外)梨棗成林民氣靜。行人色喜通邠州。(予於辛亥上隴過邠州

見郭至亭口鎮四十里梨棗夾道綠陰不斷無異行華陰道中過此則

入甘肅境矣)

東莞張生次溪為齊白石先生在北平左安門內張園之西

集生癡為記一詩

幼 梅

翻手覆手為雨雲。蛟龍鯁鱗互屈伸。世情浮薄安足論。更誰敬愛
老成人。齊叟白石人中麀。吟詩作畫超等倫。苦戀舊都不歸去。白頭如

雪秋復春。東莞張生殊恂恂。耽奇嗜異得其真。奉觴結襪等閒事。夔蛟
豈驅同苦辛。西山佳氣照城闕。為築生塲高嶙峋。朱樓白屋等棲止。結
契千里如比鄰。叟亦何必嗟風塵。生亦何必勞逡巡。不問佳城漆鏡滅
不滅。且自狂歌爛醉娛心神。

一 笑

惆 悵

一笑歸來三月初。桃花爛熳擁吾廬。扣門過訪無生客。堆案攤觀
有異書。銀潑淺波留翠鳥。冰壺嫩草護金魚。詎因市遠愁兼味。小圃晨
昏自翦蔬。

印 景

惆 悵

賺得鄉居倦得仙。秋來景物抵春妍。葵花垂髻羞初日。柏樹濃妝
媚晚天。涉水漁閒如鷺立。下坡人小似蝸跬。迷濛隔岸難窮目。乘興襄
裳喚渡船。

過太疏接觀日者論命

子 健

豐才寄遇祇增歎。絳灌能文古所難。迎送不妨殘客對。唱隨猶得
老妻歡。攜蒲博注甯虛擲。鋪飯風流亦可觀。眼底升沈知已定。君平休
咎豈相干。

次韻子健見過

太 疎

更生脾肉我何歎。含已耘人事自難。奇數傳家原有種。孤懷遠世
早無歡。塗窮肯效迴車哭。海晏還思策杖觀。未必寒山寒骨相。不應饒
舌恨豐干。

四十二歲初度述懷

叔 璣

穿衣吃飯總前因。不覺生年四二辰。白髮漸驚霜上草。黑貂深念雪中人。未能免俗盤飧具。且自逢場干木陳。回首家園初策志。父師期我一酸辛。

行篋悲吟二十年。又憑闌檻看桑田。草堂問學曾沾雪。花縣閒情負此天。妄冀荷山追跨父。豈非吾土憶孫堅。勞生那便華封祝。慚愧當時弧矢懸。

簿書叢裏送年涯。無補生民願已差。強仕暗驚融過二。歸心新覺粲頻加。壯圖早薄凌烟閣。治世思乘下澤車。何事鳶肩與火色。冷官無賴類匏瓜。

八月初三日作

劫 之

萬里橫秋意。西風一葉飛。家書勞夢想。客子覺心違。佳節已云近。重陰未足非。夷謫紛隔院。暮色弄雲霏。

雪 中

寥 士

鍾山自拔亂離中。照眼清輝月夜同。踏雪衝寒君莫笑。有梅花處有春風。

四表琉璃不受塵。飄蕭認我劫餘身。無聲雪履乾河沿。試覓南唐史裏春。(十圍石近日乾河沿南唐城古蹟也)

十二月二十日又雪

寥 士

前雪化層冰。後雪飄濃絮。前雪待後雪。不夜疑長曙。玉梅萬樹花。

中有千鶴竊函谷九泥封。昆明劫灰汎蒼天。未有涯着我尋詩處。

十二月二十五日雪霽

寥 士

白淨天教掩大寰。皚皚風絮太癡頑。出門一笑渾疑海。霽日初臨玉色山。

錙銖積得鐵般剛。似共梅花鬥冷香。到眼寒溫容易別。半街白雪半斜陽。

立春三次雪

寥 士

江山歸粉飾。大塊逞奇文。月魄寒凝霧。梅魂澹化雲。本來無色相。何處着聲聞。玉戲冬春接。龍翔首策勳。

誰移南北極。凍合地天平。柳絮層層積。牡丹朵朵行。神奇驅臭腐。骯髒化澄瑩。一曲陽春奏。嶢嶢歲序更。

即 事

寥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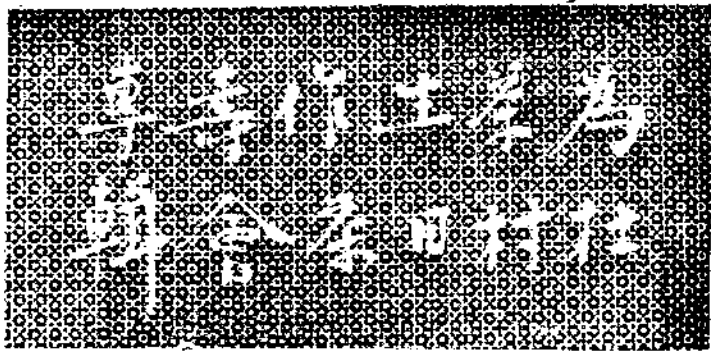
紅梅晚晚待深春。雪盡朱猶未點唇。爐畔碧桃先破萼。嫣然似慰學禪人。

詠 梅

寥 士

春風雪中來。吹我老梅樹。雪消梅始開。梅開春有據。梅外欲無春。春在梅中住。我本愛梅人。肯將春信誤。疎密有至情。冷澹得真趣。點額

與調羹。林下多態度。和靖隱孤山。顧影論嫁娶。廣平鐵石腸。婆娑辦一賦。梅後萬紫紅。紛紛何足數。長記香雪海。是春來時路。願保色香味。未許春遲暮。



茶村老人杜于皇。工詩。善罵座。著饑風軒詩集。變雅堂文集。茶丘遺蹟。與寒月行策障。老寒嗜茶。因榜其齋曰茶丘西屋。茶村葬梅花村。今月色夫人以畫梅名于世。二百年間。冥冥中以氣類相感應。庚辰上元後一日。寒月伉儷約諸名士作茶壽會。紀念文字。珠玉紛披。即未與會者。聞風興起。亦有述作。爰勒為一編。以公同好。鑒識。

茶壽會啓

上元後一日為杜茶村先生生辰。謹占是日亭午。於茶丘西屋為茶壽會。守嘗竊號壺帝。聊以自娛。今以僦舍接饑風軒故址。又僑為盟主。敢召愛茶人茶議。既殊讀畫。特設寒具耳。茶恩茶喜茶四妙亭亭長蔡守啓。

祭杜茶村先生文

無錫王蘊章西神

維庚辰正月十五日乙丑。越一日丙寅。順德蔡守。談月色。義甯陳方恪。鎮海陳道量。無錫王蘊章等。敬以時花清酌之奠。致祭於茶村先生之靈曰。先生籍著黃岡。僑居白下。文高復社。望重東林。飛鴻避弋。祿謝清廷。饑風名軒。心存漢臘。磷磷清中之石。介節長貞。謾謾勁松下之風。怒濤答響。祭詩有句。結島佛之因緣。歷劫無家。憤杜陵之身世。一壺伴羽。有託斯逃。七椀消全。願言則隱。茶星小瀟。招素雲而下之。老屋一丘。湖伊人其宛在。辰逢覽揆。節展上元。小集吟朋。粗陳茶具。薦以寒泉秋菊。儻之古雪紅梅。祭生日於東坡。精神如接。弔遺民於汐社。肝饜可通。魂兮不遠。恍晤對有清三百年前。生也有涯。共記取正月十五日後。尚饗。

壽茶詩序

義甯陳方恪彥通

當光緒之二十七年辛丑。予方十一齡。

時漢陽黃嗣東小魯嫻丈。蒞官陝右。道出金陵。暫寄寶樹。一日侵旦。命奴市清酒一壺。聚粟乾脯數事。挈予出太平門。拜杜茶村先生之墓。歸未及哺。先母詢曰。黃嫻丈攜汝何往。對曰。祭茶神。母曰。未嘗聞茶有神。殆花神耳。對曰。與丈先後拜跪於田塍荒壟間。無廟位也。先君時未與。乃笑於帳



中曰。魯髯真作怪。竟背我挈童子跋涉如許里。响者屢欲要我祀杜茶村之家。未之應。杜黃岡人。於髯為鄉先輩。茶村非茶神也。先母亦為之驚爾。自茲後予胸目中即堅儀先生其人矣。稍壯。廣讀康乾間諸名人集傳。於先生尤所推挹。如吳梅村嘗語人。吾於五言近體。自得杜于皇金焦集而一變。然猶以

喪

種

為未逮若人也。曹秋岳則謂論詩於今日。布衣之士。吾必以杜于皇為巨擘焉。王阮亭則最愛先生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州之句。以為不減古之作者。朱竹垞輒錄先生之詩。而惜其陋窮以死。引孟貞曜好詩多抱山之言。不勝其歎息。至尤悔庵贈先生詩。有句云。杜陵布衣踞詞壇。白首罵座侑與蠻。是尤能狀先生之情概矣。先生諱濬。字于皇。別字茶村。生值明崇禎之季。正公安竟陵之說。簧鼓天下。白葦黃茅。從風而靡。而先生獨以少陵為指歸。別裁偽體。力還大雅。遇意所不可。及論議不合。輒攘臂與人爭。雖權豪名貴不少假貨。家固奇貧。坐是益困厄。假蹇不自聊。當其少時。為諸生。有名庠序間。以明經貢太學。與余澹心白仲調齊名。南雍角藝。司成拔最。無出三人右者。一時有余杜白之目。魚肚白乃金陵市語染練之名。假以諧音也。年未四十。流離世故。屏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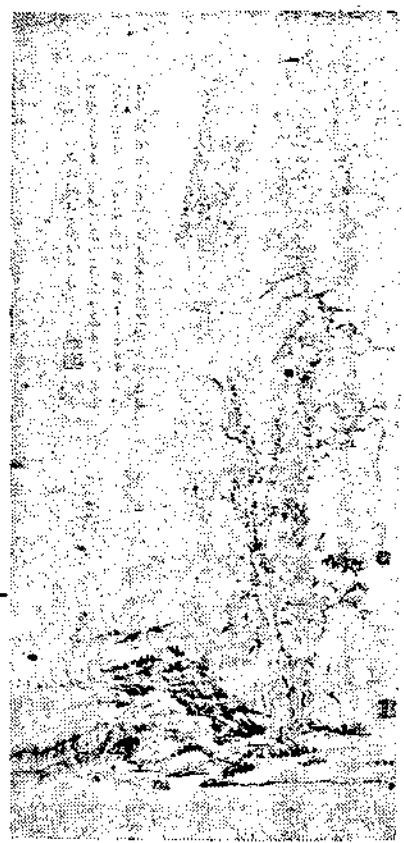
業。僑寓白下。繼遼海柴桑之躅。而後礪廉隅。意志適往。窮而益堅。百世之後。士夫問先生名。罔不憬然慨慕者。罔有在詩文之外也。順德蔡寒瓊先生。詞壇尊宿。蘊真樞遇。高蹈孤賞。有與先生沆瀣於異代之表。不符而合。且生平尤篤著先生與東海吳野人之詩。謂可方唐之郊島云。今寒瓊先生所居。譜之志乘。復為先生飢鳳軒舊址。其冥契相感有如此者。因稽譜錄。知正月十六日為先生攬揆之辰。乃集雅故流寓斯土之能為詩者。得若干人。以清茗盞梅名香。作壽茶之會。蓋自來名人生日。好事者輒喜賦詩譙集。以為韻事。其尤風靡者。厥推壽蘇。而壽蘇之會。自康乾以還。宋牧仲翁覃溪阮文達輩。簪裾尊卑。雅談高詠。風流照耀。似專屬於貴達縉紳所有事。其視今日吾輩之躑躅伊唔於城闌陋巷。柴門老屋之間。以竹根瓦缶。薦誠於百載之上。寂寞偃蹇瀕於九死之窮士。東

坡固亦曾困謫於江漢嶺海之隅。力耕而食。飢寒不免。然玉堂落筆。金蓮徹燭。欸唾霏於九天。四裔仰其風采。較之先生之觚突長黔。並日一食。交游不外縫掖。聲聞不出里閭者。究不侔矣。然意味深長。甯不以彼易此也。是日會者。順德蔡寒瓊談月色賢梁孟。武進張謐齋。五華李橋叟。錫山王西神。鎮海陳寥士。合肥龔治初。懷甯譙子裁。閩侯陳耐充。天祐夫人。台山伍平一。偉卿夫人。東莞張次溪。閩侯黃劫之。銅山張式之。閩縣黃公孟。並子十七人云。

茶壽會迎神曲 光黃劉韻松書
先生之來分吾輩喜。喜有人分繼先生而起。顧彼茶丘兮。迺先生之故址。維丘有亭兮。亭以茶名。亭之長分蔡翁寒瓊。上元後一日兮當卓午。祝生辰兮陳茶具。今之虛全陸羽兮。莫不奉先生

於城闌陋巷。柴門老屋之間。以竹根瓦缶。薦誠於百載之上。寂寞偃蹇瀕於九死之窮士。東





以爲主。壺中帝兮神僊侶。壽我茶兮萬萬古。

茶壽會送神曲

「步步嬌」飢鳳軒中人又到。舊夢憑追弔。鴻泥蹟未消。梅雪松風。一般懷抱，歷劫認前朝。是金陵僑士茶村老。

「醉扶歸」甚時載茶鑪重返黃岡權。甚時舉茶甌共將明月邀。你看花開花落幾昏朝。又是流水江南春早。聞說道，遊僊歸去路迢迢。却教人，焚香拜送心悲悼。

「皂羅袍」落日煙雲繚繞。歎幽魂已杳。餘韻猶飄。三春花鳥總魂銷。千秋風月供吟嘯。堂名變雅。居鄰十廟。太平門外，孤墳待掃。想殘碑，定自迷芳草。

「好姐姐」遇這愛茶人。爲搜羅舊稿。一字字珍似瓊瑤。徵求題筆。向茶

亭額上標。點綴得茶丘好。茗緣班裏。茶星高照。願隔歲重來。把詞客招。

「尾聲」彈琴莫道知音少。誰不解，相憐同調。便祭也，借箸清茶當酒澆。

茶壽行

無錫王蘊章西神

蔡侯好古兼好事。著書日抱毛錐子。樊榭常攜月上居。易安同續歸來史。

劫後重來客白門。茶丘老屋賃荒村。浩歌聲出梁鴻廡。遺址地鄰饑鳳軒。草堂細認浣花處。不見城南尺五杜。實語著理說劉郎。賤注茶經鈔陸羽。明月圓餘第一宵。茶卮生日記今朝。閉門早辦心香薦。折柬更將石友招。翠墨紛陳繞環堵。(茶卮墓上方望溪書碑志等全拓裝池張挂四壁)秋菊寒泉潔尊俎。祭搜茗器到蕭齋。(以余藏陳鳴遠菱花壺鳳文匱爲祭器)懇謝焦蘇供寒具。酒星拈去補茶星。裙屐翩翩四妙亭。佳話爭傳魚肚白。(茶卮與余澹心白仲調齊名當時誤爲魚肚白)遺容還寫佛頭青。(月色補續茶卮遺像)張融(諱齋)刻石李成(橋叟)畫。陳郁(彥通作詩序)高文躋變

雅。各有千秋追古人。我惟獨坐逃詩債。壽蘇高會仿東坡。門對亂山客更多。歎伯香濃周玉瓊。燭奴高插漢銅荷。(諱齋出漢乘輿燭登陳祭壇上)人生行樂良非偶。何似生前一杯酒。尙友因緣三百年。揮豪風月五千首。精神如接古香熏。茶味醞釀對墨君。還待鷄籠春色好。斜陽同上落花墳。

與蔡寒瓊談月色陳彥通王西神諸君爲村茶村先生生日作茶壽會

鎮海陳道景書

松外少勁枝。竹外無直節。酒外執澆愁。茶外誰耐寂。茶卮避世人。沈澀專一癖。變雅餘秋聲。罵座多語業。遺稿燒未殘。饑風猶有集。靈爽來如雲。神光儼可接。冷泠薦寒泉。惜惜慰遺子。諸子比鶴羶。相看各清絕。我昔龍井遊。茶名冠江浙。茲來弔茶丘。苦吟衰白雪。人生適志耳。心淨無不潔。矢概亦有道。妄念生分別。禾黍感離離。古今悲一轍。高蹤世莫追。粗官吾自拙。好事索解人。茶星光不滅。

前題

丹陽姜 可生

茶壽一黃州。人皆飢風儔。好春元夕後。故宅蔣山陬。客至惟談笑。詩成迭唱酬。何恩復何喜。煩問蔡亭侯。

杜于皇生日賦呈寥士并示與祭諸公

古董謝靈雲卷去

萬樹梅花掩墓門。何人寂寞拜茶村。
澆腸苦若非狂藥。罵座雄談有至言。
三徑猶疑陶令宅。一丘遙對謝公墩。
剜苔重讀望溪表。百世荒荒饑鳳軒。
村墓在梅花村。方望溪書墓碑並作墓表。

茶壽會懷茶丈人并序 順德何 覺蒙夫

茶丈人者。何子晉蔡寒老清號也。
何子與丈爲忘年金石交。復同有茶癖。
各藏砂壺茶具多俊物。在廣州時。風月
之夕無不敘。亦無不以茶叙。蓋以爲天
下至清雋之事物。莫茶若矣。大京淪陷
。丈貧病困白門。以杜茶邨自況。庚辰
上元後一日。茶邨生日。召朋儕爲茶壽
會祝之。可謂不忘乎茶。亦不負茶之能
。濼垢盪穢。清人神骨之性也。蒙山高寒
處產佳茗。亦有清泉。吾將相與共礪乎
茶之清操。

丈人胡爲乎嗜茶。豈有所託耶。而
愛此青蠶芽。嘗聞佳茗出中土。瑣瑣外
物何足數。又聞茶性獨清高。一瓢使人
清其操。能使醉者解醒儒夫豪。然而茶
性豈通神。人性本自有其真。吾今傲骨
老風塵。胸中常有一段春。早歲開國披

荆榛。而今當爲兩截人。夙昔車軒常夜
話。共挹瓶筌以爲快。身丁憂患求自勵
。貧非罪惡常多債。獨對公卿不肯拜。
而今烽火正倉皇。松柏尙知堅冰霜。人
生何獨不流芳。奚必垂老倚紅妝。藕孔
聊獲一身藏。相將脫離是非場。閒還呼
奚奴。爲我汲江湖。活我柳枝鱸。(工
夫茶以柳枝炭爲尙)洗我壺癡壺。相對
狂飲三百觚。濼穢盪垢與化俱。吁嗟乎
。人生昂昂七尺軀。豈能空負此眉鬚。
天下興亡在匹夫。達固猶窮窮守儒。白
屋雖貧吾道腴。吾將終爲山澤臞。丈人
語罷日將落。生爐煮茗復相酌。

茶壽會後二日過寒翁索詩

寒翁詩 斐子裁

杓窠徵未已。我方苦離索。一日張
子來。(式之)歎然道今昔。語我寒翁
居。相距在咫尺。寒翁爲老友。屈指三
年隔。把臂趨登堂。互慶手加額。乃示
述往事。避地白紵陟。河山增新感。風
流幸未息。茶邨誕於正。日昨集裙屐。
引我瞻遺容。一梳猶存席。我憶己卯秋
。渤海具霞碧。(去秋高冠公開茶道會)
一甌直數金。一口錢什佰。執此向茶邨
。茶丘如何積。丘址不在遠。寒翁詳其
迹。後至免我誅。新詩嚴我責。昔聞胡

釘鉸。奠茶詩報德。今我空有詩。未能
慰君癖。明年高會時。當先酌瓊液。

茶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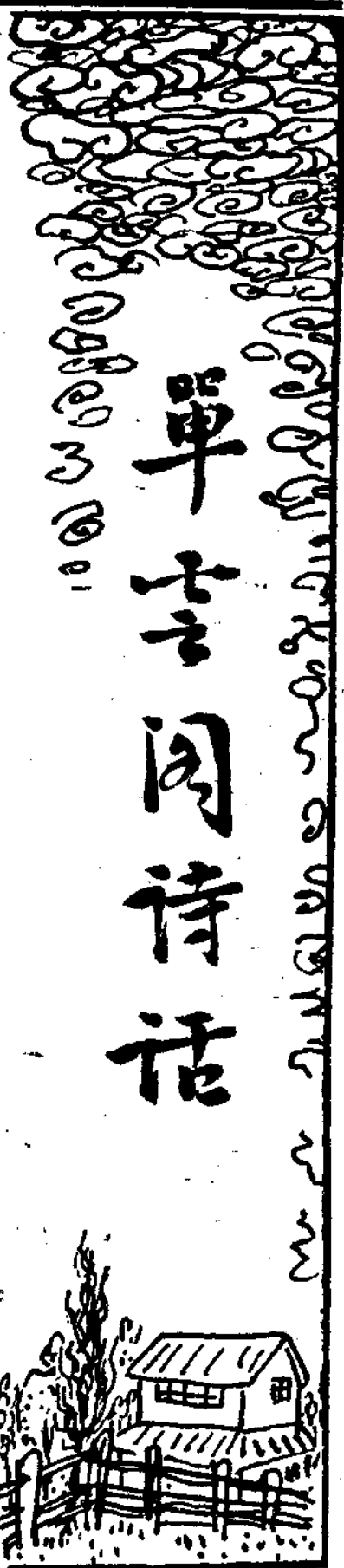
宣威陳祖基獻酬

叢殘萬卷早撐腸。多事嘯饑問稻梁
。詞客據江才不霸。合當憔悴杜于皇。
棟實桐花世不多。置身高潔奈饑何
。江南亂極德輝盡。病渴盧同鬢益皤。
寒翁以正月十六日爲杜茶邨生辰招
集茶恩茶喜茶四妙之亭余爲之攝影
留紀一絕 國侯黃 燧劫之
雙鑠詩翁世寡儔。壽茶盛事會茶丘
。我來爲攝丘中景。不似尋常有獻酬。

念奴嬌

左海陳能羣附

杜茶村先生自署茶星。所居卽蔡寒翁
現寓左近。今歲庚辰上元後一日茶村
生日。寒翁招集朋輩爲之獻壽。蓋表
景仰前賢之意。一時交好多以詩紀之
。余因用茶村梅花片茶詞元均賦此。
東林舊事。只先生少日。還能識得
。忍似填詞吳祭酒。萬感都催髮白。開
憶陳髯。湯談天寶。庸詎拘繩墨。相逢
爲壽。鬧蛾纔過佳節。轉瞬二百餘年
。梅英記取。大笑斟瓊液。一曲南飛僊
鶴渺。誰是青巾吹笛。道貌猶在。瓣香
可薦。此會真生色。鍾山山下。却留今
古塵迹。



宋憲聖皇后題耕織圖。楊妹子題馬遠畫。宋嫂魚羹。左與玄湖上遇張穰。女真以千金購胡銓請斬秦檜疏。秦檜鑊。陸放翁沈園感舊。游春黃胖。宋端宗履硯。半閒堂門蟋蟀。宋宮人送汪水雲南歸。謝皋羽主月泉吟社課。宋宮觀潮圖。酒戶投狀乞修文廟。人面起草。趙松雪日用簿。管仲姬與中峯和尚帖題後。姚燧爲真西山裔女脫樂籍。高青邱題宮女圖。建文帝棠根歌。建文帝畫蘭。天下大師墓。明世宗出警入蹕圖。嚴世蕃肉象棋。劉美人簪花樓。婁妃題採樵圖。鄭洪若爲雲擘娘書記。四川營。明禮部以制藝試僧。提鈴宮人。魏廣微以搢紳便覽摘怨家姓名授魏忠賢。客氏名刺。明思宗以田妃手繡補服賜狀元劉理順。題陳磬洪少保外傳。阮圓海春燈謎院本。柳敬亭說書。萬柳堂。顧橫波沈香孩兒。陳其年洗桐圖。計甫草上陶朱公書。袁簡齋湖樓請業圖。羅兩峯爲花之寺僧。羅兩峯鬼趣圖。祇讀其題，已令人悠然作遐想。又明事雜詠一卷，皆引伸明末舊事，各以一絕詠之，極有風味。閩公嘗作滄桑豔傳奇，余有硃印本。寫陳圓事，具見本末。尙有霜天碧傳奇，則未之見也。

閩公荷花生日二絕云：「花如人好壽同登。筒碧裳紅喜氣增。若准祿兒綉錦例。明空應裏六郎縉。」「紅衣翠佩喜難勝。仙步凌波喚欲驚。細雨荷塘詞恰好。褰衣兄事拜廬陵。」清豔可喜。

桐城吳塾父光緒己丑年日記有一則云：「近讀瀛奎律髓，知文字佳惡，全于骨氣辨之。作家必沈雄，其未至者率浮弱，因識會文正所稱當者立碎之意。」按方虛谷瀛奎律髓，取唐宋詩人數百家，區分四十九類，吳塾父評選本，汰其濫收者，錄存千二十六首，不及原書之半。分類亦過于熾碎，復約爲登覽，朝省，懷古，風土，昇平，官情，風懷

，宴集，老壽，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暮夜，節序，晴雨，茶類，酒類，梅花，雪類，月類，閑適，送別，拗字，變體，著題，陵廟，旅況，邊塞，宮闈，忠憤，山水，庭宇，技藝，消遣，家族，寄贈，遷謫，疾病，感舊，俠少，釋梵，仙逸，傷悼四十五類。虛谷原注善者，間亦採入，其不當者，亦有校正，初學者可以觀覽，戊辰三月，吳閩生錄定，邢之襄校刊，有藍墨本。

白露王簡以醫受湘綺老人知，委贄為詩弟子。及湘綺歿，王取其十七史評贊檢校鈔存，斷編殘簡，亦分彙收藏，凡有關說詩者，得四卷，題曰湘綺樓說詩，頗有精語。如說南唐後主李煜虞美人詞：「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朱顏本是山河，因歸宋不敢言耳。若直說山河改，反又淺耳。結亦恰到好處。

湘綺樓說詩中有一則云：「宿珠亭山，道上頗有土倡留客，余詔之。既而思宋玉賦云：逆旅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則此風最古，余自少所見耳，因和顏接之。宿水口萍鄉西八里，逆旅婦泥余不去，與之四百錢乃免，兼再三謝之，彼婦甚歡也。柳下坐懷。未為難事，所難者，如阮籍眠鄰婦側，而人不疑耳。余素不逆人之意，尤懼逆奔女之意，頗以自喜，為作一詩紀之云：浮舟就淥口。乘樛度醴西。寒風卷行憊。密雨露路歧。籠燈始欲照。彫胡方自炊。嬋娟主人女。留客初昏時。低鬟工巧笑。攏袖掩冰脂。秣香長護乳。酥柔穩着肌。撩情燭應搖。非眠眼自垂。不緣心震蕩。唯傷容盛衰。勞君玉釵挂。密意久應知。揚子有爭席。長卿無麗衣。常羞孟氏幕。將抽叔子茨。留君愛款款。還余情自持。思多長夜短。室闈曉聲疑。眷眷門前路。繁霜徒見欺。」又一則云：「宿水口，前逆旅主人女留客處也，尋不得

我第珠玉部心識玉部若秋衣取草堂
 玉字耐十咀子今取名向題榜見標舉
 守師說若以圖計圖子所回風為未見我心
 期不學玉部口風即韓金何時此肉大我
 具難泰贈冷部部花同看慈湖而願恩然
 茅研未存官林廣拓詩空在山
 清石吐新語 題草字句詩思圖

前詩又以此款和揚明丁馬士
 寒士詩人 志

門，徑亦迷。夜雨滴簷，作小詩云：萍縣西頭水口亭。柳條深處坐黃鶯。於今獨宿青山雨。始覺從前是薄情。」又一則云：「過萍鄉，飯于水口，以馬未至，留待久之，假一榻以眠。飯後，始得前年舊寓，作詩云：舊遊如夢復如醒。只憶嬌嬈不憶名。剛舉玉杯成一笑。若華朱字甚分明。一年之別，老似十餘年，殊有劉阮白頭之感。又詩云：桃花落處玉成烟。仙藥從來不駐年。比似劉郎猶易老。等閒頭白作神仙。」此老亦可謂多情矣。

顏緝祜云：「湘綺師在蜀刊八代詩選時，門人請將批評原本照刊，師笑曰，吃自己飯，讀自己書，取千古詩人操選政，已與馬二先生選墨卷爭名矣，再刊批評，不又與金聖嘆才子古文爭名乎？」其語甚趣。及王簡刊湘綺樓說詩，其批評有可取者，固不可與金聖嘆同日語也。湘綺嘗云：「易笏山日記喜自罵。余日記喜自贊。」不但日記喜自贊也，其詩文亦喜自贊，其答唐鳳廷問論詩法，有云：「學詩當偏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可不觀。今人詩莫工于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雜湊模倣，中愈無主也。」

湘綺擬華山畿，有古樂府遺音，如云：「可憐華山畿。無復儂與女。悔不作棺木。與歡同入土。」又云：「腹中暗相憐。顛倒畏女知。蜘蛛挂屋角。來往是空絲。」又云：「將酒著口邊。含歡那得吐。沙餉入尊中。感郎不辛苦。」又云：「欲前畏歡噴。欲去恐歡怪。鏡裏芙蓉花。但作空中愛。」又云：「歡今果明儂。羞人作私語。釣竿語游魚。我絲單爲女。」雨過空靈灘云：「煙岫濛濛白。秋楓瑟瑟青。歸帆開霧雨。細浪響空冷。水驛雙鬟報。灘聲一枕聽。霜鱸不易得。隨處問漁汀。」雙排峽即觀陽峽云：「十里觀陽峽。飛流滾雪來。簇排青蒲菖。敲碎碧玫瑰。繙力催篙力。灘雷似瀑雷。輕舟獨沿沂。不覺路迴回。」和張讓三云：「南昌近事足嗟呼。幕府于今改秘書。獨有冥鴻在寥廓。不同歸鶴弔坵墟。遺民感慨兵戈後。經國文章憂患餘。聞道鄭中能避世。欲從閒寫禮堂疏。」

鄭柴翁之舅氏黎雪樓，雪樓中子兆祺，字叔吉，有息影山房詩二卷，光緒癸未刊于日本，柴翁爲之序。如夔州云：「峽中第一巖塘險。灩澦堆高勢力尊。積水西來朝白帝。大江東去奪夔門。雲帆盡日無留影。鐵壁黏天有斷痕。莫唱竹枝舊詩句。巫山雲雨暗荒村。」春日偶題云：「不耐芒鞋入市塵。且憑詩酒過春天。還鄉夢遠七千里。寓亂身經

十五年。自分形骸委溝壑。不應江海飽風烟。蕭條今日秦淮上。桃葉楊花共黯然。」舟中排悶云：「紆程頗似蟻旋磨。歸路有同魚上竿。已歷重灘三百二。今朝猶自滯江干。」

錢唐厲鶚樊榭詩，世稱爲浙派者也。與金農冬心之書畫，鄉里齊名，人稱爲「鬢金瘦厲」。詩格幽新雋妙，一時無兩。著有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玉臺書史，南宋雜事詩，絕妙好詞箋等書，皆藝林巨帙，爲世所寶。與揚州馬秋玉佩兮兄弟遊，來往馬氏小玲瓏山館者數載，探討益博洽。往遊西溪，嘗于交蘆菴旁拜杭厲二公祠；姬人月上栗主亦在焉。西溪景色，極與樊榭詩詞相稱，雖無後，而詩人魂魄，飄颻于幽新雋妙之境，亦足爲溪山之一助。陶篁村最喜其「林氣暖時濛似雨。湖光空處澹如僧」。「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門香勝花。」「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殘陽上薜花。」等句。戴文節最愛其「搖搖四詩人。漾入梨花烟」十字，空澹幽香，得未曾有。樊榭五言最工，如遊無門洞云：「陰竇絕曠景。石雨垂癡龍。白雲嬾不收。繚繞東岳松。定僧涌壁像。海衆驚靈蹤。藤花拂又落。暝聞烟際鐘。」宿龍門山巢雲上人房云：「山樓出樹杪。夜宿萬山中。虎嘯不驚定。鐘聲疑在空。背窗棲鳥影。滅燭聽松風。明日尋塔水。應添十二筒。」晚入石人塢遠永興寺云：「撥蘿尋微徑。山意黯將暮。幽討忘體疲。窈窕入深塢。激瀨不通人。踏石凡屢渡。返景忽難留。蒼蒼目爭赴。萬竹皆爲風。千花并成霧。去鳥有遺音。歸樵詎同趣。夕梵懷信宿，春溪延緩步。入門不生月。仍倚簷際樹。」梵天寺云：「廢寺不鳴磬。林鳥散夕陽。山會識坡老。塔尚記錢王。初地藤纏瓦。三門竹補牆。人間重陳迹。留坐看江光。」夜宿松寥閣用薩天錫韻云：「深松耿禪燈。江黑疑有雨。平生托宿處。奇勝此堪數。微聞金山鐘。漸辨瓜洲路。海色與西風。又將陳迹去。」湖樓題壁云：「水落山寒處。盈盈記踏春。朱闌今已朽。何況倚闌人。」葉東宿招同人集德藏寺僧房，以食隨鳴磬集鳥下，行踏空林落葉聲爲韻，分得磬字云：「突兀雙塔昏。斜陽下荒徑。離立僧影收。林葉已無剩。茲游值深臘。吟伴有高興。作禮觀師瘞。環洲微汀瑩。殘碑不可讀。遺恨入烟磬。蜂房自開戶。初筵潔早釘。茶聲沸庭陰。月色破池暝。微意宵莫尋。清言往如贈。伊余淺學人。久習迦葉聽。願參滄浪禪。勿作小乘證。」



閒話詩鐘 (續)

耐充

余束髮授書時，每逢歲晚。務閒之頃，則見某街坊設有某社，牆壁上迭書有大唱某題目，取者幾門，卷資若干。而書塾中亦於散學無事時，師若弟三五成羣，聚首聯吟。此詩鐘之風，蓋以福州為特盛。吾鄉陳弼庵師傅作兩句詩，善用虛字。使讀者覺寥寥十四字中，遙有深意。如燕領格有照「怪」

逾博奕。雖不無李長吉嘔心之苦，抑亦有王處仲碎壺之樂。一二後生，目為迂腐。而知者又謂兵塵甫息，儻能提倡風雅，則吾國國粹之保存，斯於此卜之矣。茲錄同人近作若干首，附諸後篇，以餉衆覽。

梅山鳳頂格

自干牛渚忌。裂「麻」未悔道州行。參「商」相見生無望。惟「蓋」雖恩死豈知。其妙處全在虛字靈活，而無板滯之氣。又王碧棲先生工填詞，而於詩鐘一道，亦稱擅場。其雁足格有竹光雪屋稜稜「字」。蘭氣風窗翦翦「花」。再世文鴛釵股「字」。四更涼蝶枕兩「花」。翠微聲罷無多「月」。紅樹船停幾許「詩」。花片疊高平地「月」。竹竿鐫就一庭「詩」。

。選字用意，均極新穎。又吾家可卿先兄酷嗜十四字詩，工於白描。其鳧脛格有日高太華無「雲」影。秋盡衡陽有「雁」聲。遠近江村開「野」碓。有無樓閣露「紅」燈。鳳頂格有「江」棹歸遲天又雪。「碧」紗夢醒月如烟。皆吐屬清雅，傳誦一時。大抵作白描者，須立有新意。其用典故詩底者，亦須加以鍛鍊。否則句法雖妥，而陳腐雷同，時復不免。又何能使閱者為之擊節稱賞也。

兩年以前，上海海軍聯歡社，及南京海軍部鐵道部同人均於星期休沐之暇，輪值聯吟，藉以消遣。嗣經蘆溝變起，風流雲散，此事遂廢。既而京都首善，政局底定，其中佐幕之士，不少名賢，乃復因沿舊習，踵事增華。文字因緣，遠

- 「梅」子詞人知己老
- 「山」鑿詩句可無兄
- 「山」鶴依微家可辨
- 「梅」霖淒緊陸將沈
- 「山」葉支離如苦語
- 「梅」菹淡泊稱酸腸
- 「山」濤先見評夷甫
- 「梅」福高風紹子陵
- 「梅」惟可望時時渴
- 「山」倘能移世世愚
- 「梅」額壽陽妝乍試
- 「山」眉卓女畫猶工
- 「梅」潤今朝蒸柱礎
- 「山」洪昨夕撼牀敷
- 「山」鬼湘纍如宿契
- 「梅」妻法喜可齊觀
- 「梅」尉並傳嚴瀨婿
- 「山」公多作習池賓

「山」屏迤邐春如驪
「梅」笛淒清月自明

曲雲燕領格

- 異「曲」文章推犬子
- 如「雲」將士困烏孫
- 風「雲」塞上雄心在
- 詞「曲」江南老淚多
- 彩「雲」易散琉璃脆
- 法「曲」方酣鑿鼓喧
- 偷「曲」唐宮工擲笛
- 行「雲」楚峽巧搗詞
- 秦「雲」馬上南遷客
- 杜「曲」花時尺五天
- 偷「曲」周郎知有誤
- 望「雲」秋相悵茲行
- 五「雲」樓閣開金闕
- 九「曲」溪山見幔亭
- 斷「曲」尚存天寶淚
- 停「雲」自見義熙心
- 南「雲」遮眼思逋客
- 北「曲」翻身憶麗人
- 賣「曲」長年難換飽
- 眠「雲」一壑不知閒

(未完)

滅 破 的 夢 幻

(劇 幕 獨)

綠 野 汪

時代：現代。

地點：江南某一個鄉村。

人物：梅娜：一個農家的姑娘，天真，活潑，美麗，溫柔，十八歲的年紀。

梅母：一個慈祥的老婦人，四五十歲的年紀。

洪森：梅娜之表哥，一個下流的年青人，廿多歲的年紀，行為很輕浮，佻健。

江紅：梅娜之戀人，一個熱情的年青人，但意志很薄弱，容易受感情的引誘，不能克服環境，廿多歲的年紀。

佈景：很簡單，這是一個鄉村的人家，這裏面，沒有華麗的裝修和陳設，祇有迎上放着一張半舊的大机，机之間，放着一對錫製的燭台，燭台中間，放着一隻銅製的香爐，燭台兩旁，放着許多零碎的東西，如空酒瓶，茶杯，茶壺，香煙罐等等，迎上壁上掛着一幅關帝像，兩旁掛着一付「物華自應登天寶，人傑何須問地靈」的對聯，屋子中間，放着一張大桌，桌子四週放着四張圓櫈。

開幕時：梅母坐在桌子迎上的一張圓櫈上在默默的做着針線，梅娜坐在桌子右旁的一張圓櫈上在呆呆的出神。

梅娜：媽！今天不是一月十八了嗎？

梅母：是的，梅兒！還有一個月就是你快活的日子來臨了。

梅娜：（怪天真地）媽！江先生不是說，在今年二月十八日，

就要重到這兒來了嗎？

梅母：（依然做着針線）是的，梅兒！放心吧！江先生決不會失約的。

梅娜：（愉快地）媽！我想江先生這次來，一定還要比過去的兩年更漂亮，我想他一定穿了一身簇新的西裝，圍了一條紫色的圍巾，頭髮一定很光亮的梳成了桃子式，還有他臉上一定長得比往日還要豐滿……媽！你說是不是？

梅母：（放下針線）好啦！梅兒！別在這兒亂想吧！趕快換一換衣裳，到你表哥家去吧！

梅娜：（很不願意的樣子）媽！我不去。

梅母：梅兒！為什麼不去呢？你舅舅待你不是很好嗎？

梅娜：媽！舅舅待我雖然是很好的，可是我怕看表哥那樣難看的樣子，他每次見了我，總是一味的和我亂說，甚至於還跟我動手動腳的，媽！你想！我現在的年紀也大了。

梅母：可是，梅兒！你總得放聽話點，你想，你媽現在的年紀這麼老了，還能走得動許多的路嗎？

梅娜：（懇求地）媽！請你原諒我，我今天是無論如何不去。

梅母：唉！年紀是一年年的大了，為什麼還是這樣的不聽話，將來……

（梅娜不語，低着頭呆望着桌面。）

梅母：（感傷地）梅兒！要是你爸爸在世的話，我現在也不會這樣的受苦……

梅娜：（抬起頭很誠懇的望着梅母的臉。）媽！你為什麼要說這樣傷心的話？在過去我不是都聽你老人家的話嗎？可是，唯獨到表哥家，我只有……

（正在這時洪森上，他見了梅母很誠懇的招呼起來，但誠懇中夾着點虛偽。）

洪森：姑母！爸爸特爲叫我來請姑母和表妹到我家去喝一杯水酒。

梅母：你爸爸也太客氣了，爲什麼家裏人還要請呢？我們當然要來拜賀的。

梅娜：媽！還是請你到舅舅家去一趟吧！

梅母：（不很願意）好！森兒你坐一會吧！我去換衣裳就來。

（說完拿着針線急下）（洪森坐到梅娜對面的一張圓檯上。）

洪森：表妹！你今天到我家去不去，我爸爸非常的掛念着你呢

梅娜：表哥！謝謝你，我今天因爲身體不爽快，改一天再來吧

洪森：表妹！你爲什麼總是怕到我家去？難道我家有老虎會吃掉你不成？

梅娜：不是的。

洪森：那麼爲了什麼呢？

梅娜：表哥！實在我今天身體不爽快。

洪森：表妹！我告訴你一件事，不知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的？可是對於這件事，我至少有點傷心，我前幾天聽見你們隔壁的一個鄰居說：「他說你已經和兩年前住在你們家裏的那個姓江的年青人訂了婚，並且在今年三月裏就要到姓江的家裏去成婚。」表妹！這件事是真的嗎？

梅娜：（有點羞愧）表哥！這件事是有的。

洪森：（急促地）難道你媽媽也答應了嗎？

梅娜：（點了點頭）……

洪森：（很快的站起，怒視着梅娜。）啊！這是一個怎樣殘酷的打擊，表妹！我再也想不到你結果會給我這樣一個傷心的失望，表妹！難道你真狠心的拋棄了我嗎？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我在瘋狂的愛着你嗎？難道你的一顆心

比鐵還要堅硬嗎？表妹……

梅娜：（大胆地）表哥！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可是我並不愛你，我一點也不愛你，我只是憎惡你，我憎惡你的舉動輕浮，言詞下流……爲着這原因，我更愛戀着江先生，我覺得江先生是純潔的，溫柔的，有禮貌的他沒有一絲罪惡，他好像一個皎潔的月亮……

洪森：（悲傷地）表妹！我現在才知道你的心是這樣的冰冷，殘酷！不錯，我的舉動是輕浮的，我的言詞是下流的，但，那都是我更愛你的緣故，可是你一點也不了解我，一點也不體諒我，你只認爲我是罪惡的，下流的……好吧！我現在總算是清醒了，我總算在這幾年裏，做了一個美麗的面永遠不能實現的幻夢，表妹！今天算是我和你最後的一次見面吧！從明天起，我決定去創造一個新的未來，表妹！再會吧！（說完欲下）

梅娜：（站起）表哥！慢慢走，讓我再說出最後的一句話吧！

（洪森不理，急下。）

（梅娜頹傷地坐下，雙手托着頭在沉思。）

梅母：梅娜！你表哥走了嗎？

梅母：怎麼？你表哥走了嗎？

梅娜：（勉強地）是的。

梅母：你不是剛才又和你表哥鬥了嘴？

梅娜：（放下手，抬起頭望着梅母的臉。）媽！我沒有和表哥鬥嘴。

梅母：好啦！你好好的在家看門吧！我到你舅舅家去了。

梅娜：媽！你趕快去！家裏的事由我照應好啦！

梅母：梅兒！我去啦！（說完急下）

（梅母去後，梅娜昂起頭在沉思。）

(正在這時，江紅上，他穿了一身簇新的西裝，圍了一條紫色的絲巾，頭髮很光亮的梳成了桃子式，臉上長得比往日還要豐滿，當他瞥見了梅娜的時候，他悄悄地走到梅娜的背面，用雙手蒙住了梅娜的一對眼睛。)

梅娜：(有些惱怒似的叫了起來)是誰？

江紅：(不語，低笑。)

梅娜：快放下手吧！我可要急了。

(江紅放下手，梅娜掉過頭看見江紅，驚喜交集的站起)

江紅：怎麼？梅妹！連我也不認識了嗎？

梅娜：(驚喜交集)噢！是你！紅哥你不是說二月廿八日才會回來嗎？怎麼今天才有十八日你就會回來的呢？

江紅：是的，梅妹！本來在兩年前我和你約定是二月廿八日才會回來的，可是爲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訴你，終於我是提早一個月回來了。

梅娜：(愉快地)紅哥！我知道你一定帶了一個更好的消息回來，是不是？

江紅：梅妹！伯母不在家嗎？

梅娜：是的！他到我舅舅家吃酒去了。

江紅：梅妹！是不是你表哥結婚？

梅娜：紅哥！不是的，是我舅舅過五十大壽。

江紅：噢！是的！(略有沉思)

梅娜：(活潑地)紅哥！我倒忘記招待你，紅哥！你請坐吧！

江紅：梅妹！不客氣，隨便坐吧！

(江紅坐到桌子左邊的一張圓檯上，梅娜依然坐在自己的原位置上。)

江紅：(若有所觸)梅妹！你表哥不是很愛着你嗎？

梅娜：(有點疑惑)紅哥！你今天爲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難道你不信任你底梅妹了嗎？

江紅：(否認)不，梅妹！我是永遠信任你的，我到死都是信任你的！

梅娜：(天真地)那麼，紅哥！你就不應該說出這樣使人傷心的話。

江紅：梅妹！我是完全知道你！我知道你在這兩年裏，嚐夠了想思的苦味！我也知道你每夜都在幻想着我倆過去計劃的那個美麗的樂園，我更知道你整天的都在計算着日子！而且你更希望日子過得比流水還要快……

梅娜：可不是嗎？紅哥！在你出走了的這兩年裏，我心裏像丟了一件東西似的空虛，我整天什麼事都怕做，我只是愛呆呆的坐在後院子裏那棵大樹的下面，回味着過去的那一頁頁美麗的舊夢，尤其是當我讀到那大樹上面你在兩年前題的那首詩，我更是感到神往……

江紅：(不語，像在沉思，又似回憶。)

梅娜：紅哥！我再告訴你，在這兩年的每個夜裏，當銀色的月光照到我床頭的時候，我就會很快的想起你，我也就會很快的想起了兩年前的一個月夜裏，我和你並肩的坐在後院子裏的那棵大樹下面，你輕輕的彈着三弦，我低聲的爲你歌唱，……紅哥！你什麼時候不是常對我說：「梅妹！但願我倆永遠沉醉在這美麗的月色裏……」

江紅：梅妹！那你這樣不是太傻了嗎？你難道不會想到你底紅哥會給你一個傷心的失望嗎？

梅娜：(堅決地)不，紅哥！我決不會想到的，我相信紅哥決不會給我失望的，我知道紅哥是誠懇的，熱情的，意志堅強的，他決不會受任何一點的引誘，而離開了我，而拋棄了我。

江紅：（聲音有點悲慘）可是，梅妹！你底紅哥不幸的在兩年前離開了你的時候，他竟受了感情的引誘了……

梅娜：（很快的站起，急促地問，）紅哥！你說的什麼啊！

江紅：（聲音很低，很慘厲，）是的！梅妹！你底紅哥太罪惡了，他竟受了感情的引誘，他現在已是一個孩子的爸爸了

梅娜：（很驚訝的，）紅哥！你今天一定喝醉了酒了吧！

江紅：（聲音慘厲，）沒有，梅妹！我今天沒有喝酒，也沒有醉，這是的確的，你底紅哥，在兩年前離開你的時候，他竟和一個陌生的女人……

梅娜：（臉色有些變，聲音有些低顫）紅哥！請講下去吧！和一個陌生的女人怎樣？

江紅：（像一個罪囚似的望着梅娜，）梅妹！請你原諒我，請你寬恕我的罪惡，我再也沒有勇氣講下去了，但是，梅妹！我又不得不講，梅妹！現在我完全告訴你吧！可是，梅妹！你聽了決不能傷心，你應該要了解我的罪惡……

梅娜：（聽呆了，像一個石膏像似的立着）……

江紅：（聲音低顫，）梅妹！當我回到家裏之後，我再也想不到會從空掉下這樣的一個打擊，梅妹！你知道我的媽是挺愛我的，況且他老人家只有我這一個兒子，梅妹！你想！我能忍心的違背了他老人家的要求，使他老人家傷心的失望嗎？而且我的意志不是堅強的，我經不住感情的引誘，和環境的壓迫，我答應了他老人家的要求，終於在一個月色很美麗的晚上，我做了一個陌生女人的丈夫，並且過了一年，我又做了一個孩子的爸爸……

梅娜：（悲哀過度，迷惘。）……

江紅：梅妹！我知道你聽了這件不幸的事，一定是會感到極頂的悲哀的，但是，梅妹！我又不得不來告訴你，我生怕

你會長期的愈在「幻想」和「期待」中彷徨，我生怕你過後會咀咒我的薄倖，所以我今天特為提早一個月到這裏來，用自己的手解開了自己當年所打的結兒，（哽咽不成聲。）梅妹！以前我倆所計劃的那個美麗的樂園，現在是完全埋葬在海底了……

梅娜：（迷惘的望着江紅，眼眶中含着淚水。）……

江紅：梅妹！今天可以說是我和你最後的一次見面，從明天起，我們的家就要遷移到更遠的地方去了，以後，我倆見面的日子，恐怕更少了，梅妹！最後我還得對你說：「親愛的梅妹！你能了解我的苦衷嗎？你能寬恕我的罪惡嗎？」……

梅娜：（低泣）……

（江紅站了起來走到梅娜的背面，用手輕輕的拍着梅娜的肩。）

江紅：（聲音低顫）梅妹！寬恕了我吧！這不是出於我的自願，這完全是環境驅使着我的，梅妹！不要悲傷！我永遠是愛着你的，你永遠是我親愛的梅妹，雖然我倆的肉體是暫時的離開了，但是我倆的靈魂，是永遠連繫在一起的……（梅娜掉過身子，臉上掛着淚，悲哀的望着江紅。）

梅娜：（嗚咽地）紅哥！我了解你，我寬恕你，這不是你的罪惡，這是感情給你的罪惡，這是環境給你的罪惡，紅哥！在這兩年裏我總算做了一個美麗的，而永遠的不能實現的幻夢……啊！天！上帝！我沒有犯罪，為什麼你老人家給我這樣一個殘酷的刑罰？紅哥！難道今天是我倆最後的一次見面嗎？難道明天我倆就要永遠的離開了嗎？紅哥……

（梅娜哭倒在江紅的懷裏，江紅慘然的望着對面。）

——幕下——



舊劇不可改也

馬二先生

今之論舊劇者，動曰：「必須加以改革。」此皆書生之談，遠於事實之說，而不明舊劇之情形。決不能見諸實行者也。

夫舊劇之不能令人滿意處，因誠有之。然其特長處亦正多。故猶具有吸引看客之能力。此事實之所表現，無容否認者。其所以然。則以舊劇是歌唱表演與武技等綜合構成之一種藝術。而含有文學之意味。蓋其演出則為藝術。而其構造則由於文學。質言之。演劇之伶工為藝術家。而編劇者乃為文學家也。

然而編劇乃文學中之一種特殊藝術。而非一般「尋章摘句」且夫嘗謂「子曰詩云」之文學家所能為者。乃今之主張改革舊劇者，則皆出於一般文學家之口吻。宜乎其百無一當。能言而不能行也。

聞者有疑吾言者乎。請陳其概焉。大概今之言改革舊劇者約有四點：

一、舊劇之詞句欠雅，且常有費解者。

二、音樂場面，失於簡單。

三、佈景簡陋，不能像真。

四、劇情每多不合於現時代。

在言改革者以為。前三點祇須有人為之指導，即不難立見施行。僅第四點必須有人為之改作劇本即可矣。似甚易易之事。何為而云其不可也。

殊不知舊劇伶工幼坐科班。師父所授之劇本。世代相傳。南北一致。自「引子唱句」以及對白。皆為一定不移之詞句。故無論學於何地何人者。苟為同一之劇本。則其詞句必相同也。故是以伶工演劇。祇問劇名。如為素習者。則任與何人同演。其問答詞句。必無不相脗合之理。宛如鐵道之輪軌。皆有公定之尺寸。不拘何國製造。亦不拘何處鐵道。皆可駛行。而無扞格不入之虞。倘公妄為改其劇中詞句。而加以增減。則必致問答舛誤，而不能脗合矣。豈能演出於台上耶。

固知劇詞中非無字句異同者。然亦祇在單唱之詞句，則可偶為改易。其對

口問答之詞句，必不可遂改也。昔名伶汪笑儂，最喜改詞。然亦祇其獨唱之詞句而已。

設使修改劇詞者。將劇中角色之詞句。逐一改之。試問又誰為一一轉授於普天下之伶工而強其習之乎。使甲習而乙不之習。則乙不能與甲合演矣。推而至於丙丁。凡不會習者。皆不能合演矣。然則甲雖習之。亦無從實行其改良之詞句。其改革之效率甯不等於零哉。此猶就改革劇詞一點而言。其不可見諸實行已若此矣。

再談音樂場面。京劇通行者。計有：

1. 板鼓
2. 大鼓
3. 小鑼
4. 大鑼
5. 水鉞
6. 胡琴
7. 月琴
8. 鎖呐(普通皆由琴師兼)
9. 笛(全上)

近有加二胡及金鐘，雲鑼者。所謂「踵事增華。」添入固佳。即無之。亦未為不可。並不得目為缺點也。大概以七人至九人為率。貴技之精。而不以多

爲尙。乃今時論者。頗病其簡陋。蓋以習見西洋樂班。動輒三數十人。以此相例。遂不免認場面樂器太少。然不知中西事物本不相關。固未可強爲增多。且多亦未必適用也。

再談切末與佈景。「切末」爲京劇偶用之點綴品。僅於新正演燈彩劇用之。如「斗牛宮」「洛陽橋」之類。並非劇中主要之物。即不演燈彩劇。亦未爲不可。至於佈景。則作備於上海之新舞台。(夏月珊昆季所組立者)襲取西洋劇之皮毛。而藉以掩其不聘大名角色之短。其主張以爲「聘大名之角色。包銀太巨。且難乎爲繼。苟名角一去。生涯依然衰落。故不如添製佈景。時時可用。且可增出不窮。惟心所欲也。在上海一般社會之目光。但求能新奇。即可號召。初不辨別演劇之工拙也。」於是其他舞台。亦遂競相仿效。而用佈景矣。然而不知京劇固絕對不宜用佈景者也。其理由如下：

一、京劇之編演時，原無此項計畫。故其動作姿勢。皆定有特殊之表演。如「登舟」「上樓」「出入門」等等。純用虛擬之狀。若加入佈景。試問演者將如何乎。若因有佈景而改變。則失其固有之

藝術精神矣。倘雖加佈景而依舊演之。則必致兩歧而不能符合矣。余曾見演「長坂坡」者。因有佈景。明明已有一井口矣。而糜夫人跳井時。仍另由一椅躍過。夫在無佈景時。此椅即代井欄者也。今既有佈景。明明有井矣。乃復設椅焉。是糜夫人乃未投井而跳椅矣。豈不大謬哉。

二、佈景所以求象真也。而京劇則純取虛擬其意之方式。二者本截然不同。豈可混爲一體乎。且即以象真之佈景而論。舞台之空間有限。城郭，山嶺，亦必不能肖其全貌。是依然不能象真也。何如純用虛擬方式。更何必加佈景乎。

三、京劇台上之檢場人。因萬不能不用者。如移動桌椅，遞物件，以及飲場等等。而佈景之舞台上。則絕不容許非劇中人廁足其間。此又極端兩不相容之事。故京劇絕對不宜用佈景也。

再談劇本之情節。是否合於現時代。則須知京劇固以孝悌忠信爲骨幹者。現時代苟其不至效共產黨之打破一切舊道德者。即京劇決不背於現代之潮流

也。此節問題甚大。姑簡言之如此。詳論則俟諸異日。

余嘗謂京劇譬諸寫意之畫。如「清湘」「八大」之作品。重神似。而西洋佈景劇。則如「仇十洲」「改七香」之工筆畫。乃今之觀者，偏欲強「清湘」「八大」效「仇」「改」之筆法。又偏欲以「仇」「改」之色澤筆法，入於「清湘」「八大」畫派中。此豈工於賞鑑者之論乎。

余又謂社會人民腐敗甚。則必不能產生良好之政府。劇場看客之眼光卑下。則必不能有良好之戲劇。蓋「陽春白雪，知音必稀。」劇爲音樂美術文學之綜合藝術。原不能執市儈俗夫而評論其高下。而今乃以「民衆化」爲標幟，但能執管塗抹。即信口而雌黃月旦之。此其所以論者彌多。主張愈謬也歟。

作此篇後更請重伸吾臂：
設有賞鑑家評論八大山人之畫。曰。「此畫甚佳。特惜其筆法不能如仇十洲之細緻。若能再以細筆一描。更施以彩色。卽爲全璧矣。」試思聞此評者，能不爲之絕倒乎。而今之主張「以佈景加入京劇」者。何以異是。

作者附贅



好萊塢的重重黑幕

紅宮

電影事業，到今日之下，已發展到了頂點，尤其是執電影專業權威的美國，電影事業，成爲美國五大企業之一，與煤油，汽車等並論，政府一年間，從電影方面，所獲得的稅收，達數十萬萬金元，稱爲國家重要稅收的一種。各影片公司，一年間的盈餘，常在千萬金元之上，每一個明星，尤其是紅極的幾個，如瑪瑪希拉，蓓蒂黛維絲，克拉克蓋博爾，郎諾考爾門等，一週的薪金，在四五千金左右，還加上紅利，酬給等，一年多至四五十萬金元鉅數，爲任何職業所難比，便是次一等的二等明星，一年得到十多萬元的報酬，極平常的事情，即以基本演員，臨時演員而論，倘有工作，薪金的優厚，也非別種職業可以比擬的。所以在美國的電影事業集中地好萊塢，因了明星們的富有，銷費驚人，便成了繁華富麗之區，一到了好萊塢，耳所聞的，目所見的，無一非窮極奢華，真似「傾國傾城」內埃及女王所說：「埃及的黃金是用不盡的，」好萊塢的黃金，也有用不盡的概況。

因了好萊塢的富麗堂皇，明星們的窮極奢華，一般人的想像，只要能夠一進了好萊塢，走入了電影之門，便是發財捷徑，成功秘訣，尤其是許多女子，歌舞女郎，唱歌女人，她們以爲她們的技藝，面貌，到了好萊塢，不怕不受製片家的賞識，導演的特拔，在銀幕上成功，晉入了大明星階段。所以每天，總有不少少年，美貌女郎，擁進了好萊塢，來找尋職業，希望交到幸運，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有不少的青年，女郎，因了迷

夢打破，退出了好萊塢，這些退出好萊塢的男女們，起初，也抱着很大的熱望，以爲一到了好萊塢，便走進了黃金之窟，成名是意中事，發財尤其容易，那裏知道，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非但沒有達到他們的希望，有的連臨時演員的地位，也沒有得到，而且他們發現了好萊塢電影界的種種黑幕，不得不自認失敗退出了好萊塢。

好萊塢是黑幕之宮，這是電影界所自己公認，無論是製片公司，男女明星之間，沒一事沒有黑幕，便是美國人稱爲的神聖戀愛，在好萊塢，也有種種的黑幕，甚至有人以爲好萊塢的戀愛，沒有真實性，簡直可以說在好萊塢沒有戀愛，就是男女明星們的相戀，也很少自願，受電影權威家的策動，更不必說基本演員，臨時演員了，一個大明星，與基本演員，臨時演員談戀愛，在好萊塢，沒有這麼一回事，這種黑幕，不是身歷其境的人，不能相信，可是好萊塢這種黑幕的演變，不時可以發現。

好萊塢各影片公司，每逢攝製影片內的羣衆場面，歌舞片的偉大歌舞場面，不能不雇用臨時演員，和大腿姑娘，好萊塢的電影職業介紹所，便是臨時演員的集中地，影片公司，一天要多少臨時演員，和大腿姑娘，必須向介紹所索取，介紹所便依照數目而招雇，所以凡是做臨時演員的人，大腿姑娘的妙齡女子，都次第到介紹所註冊，方能得到工作，全好萊塢，做臨時演員，和大腿姑娘的人，共有一萬多，每天電影上需要的，

却祇二千餘人，平均五天內可得到一天工作，他們雖也都抱着成爲明星的熱望，甚至升爲影片公司的基本演員，但是他們的命運，已把握在電影職業介紹所手中，除了有特殊的，意想不到的情形外，很少有達到他們願望的一天，儘是有天才的人，美貌而歌舞嫺熟的女郎，不能得到製片家，導演的特賞，因他們極少或竟沒有單獨表演的鏡頭，如何能現出他們的長處，「臨時演員終身是一個臨時演員」，這便是好萊塢做臨時演員的口號，誰說好萊塢是拔識天才的地方，還沒有知道好萊塢電影界的真正內幕。

有許多大肥姑娘，憑着她美麗的面貌，嬌媚的身段，想吸動了一個紅大明星，走上了戀愛階段，作爲她的成功捷徑，單身的紅男星，也頗想得到一個美慧的情侶，並不是紅女星，很多很多的在好萊塢發現，一個紅得發紫的男星，與一個女臨時演員愛上，打得火一般熱，踏進了戀愛正路，有結婚可能，但是實際上，因了影片公司，或是影片權威人的幕後策動，結果總被他們破壞，一對熱情的情侶，硬生生的拆散，洛勃泰勒和大肥女郎曼琳芬琪絲的羅曼史，便是一個良好的例子。

當洛勃泰勒成名作「百鳥朝鳳」攝製時，片內需要一百個歌舞女郎，自然仍由電影職業介紹所招雇員額，內中有一個美國俄亥俄州女郎，只有十九歲，生得貌美逾花，一對淡藍色的秋波，襯着如蘋果般的面龐，十分嬌媚，她的名字便是曼琳芬琪絲，此時的洛勃泰勒，還是個二等角色，方受米高梅公司的注意，將來是否能成爲大明星，尙不可知，對於他的行動，尤其是戀愛，尙不加注視，可以自由行動，便瞧中了這位俄亥俄州的小姑娘曼琳芬琪絲，在曼琳芬琪絲赴米高梅攝片的第二天，她的公寓中，便來了個英俊而美貌的少年，自稱爲約翰羅吉，來訪曼琳，見面之後曼琳似乎覺得這人，昨天在米高梅攝影

場見過，是否喚做約翰羅吉，自不可知，只是無論如何，這個少年，是米高梅公司的演員，約翰羅吉對於曼琳，差不多是一見傾心，從這次認識之後，每天到了晚間，必到公寓中相見，一同出遊，感情一天好似一天，已到了情侶地步，這時洛勃泰勒在銀幕上的聲名，漸漸的紅將起來，與曼琳鄧合演了「緣定三生」之後，葛萊泰嘉寶，又選中了他主演「茶花女」，平地一聲雷，洛勃泰勒，竟成了紅得發紫的大明星，大眾的情人，就在這個時期，曼琳芬琪絲，發現了她心目中的情侶約翰羅吉的祕密，因曼琳有一位姑母，住在紐約，恰巧五十歲生辰，曼琳到紐約去祝壽，不得不和約翰分開幾天，曼琳到了紐約，她的姑母，很是歡喜，即陪她到電影院中去消遣，公映的影片，便是嘉寶和洛勃泰勒的「茶花女」，曼琳雖在好萊塢做臨時演員，洛勃泰勒的影片，却是第一次瞧見，她想這位大眾的情人，不知是怎樣的人物，在好萊塢見過沒有，誰知影片開映，洛勃泰勒所飾的亞蒙在銀幕上出現，險些兒沒有把曼琳驚喜到失掉知覺，原來銀幕上的洛勃泰勒，正是她在好萊塢朝夕相見的約翰羅吉，一個紅到如此地步的大明星，竟會垂青到一個大肥女郎，豈非一件值得奇怪的大事，自己與大明星朝夕相處，會不知道，也是可笑得很，當下也不暇思索，表面上又不能露出，因她和約翰羅吉相交，已有兩年，最近已踏入了戀愛階段，看約翰的行徑，不似是個薄情的人，此時已知道了他是正當紅極的大明星洛勃泰勒，究竟他對於自己，有沒有二心，尙不可知，怎好形諸口舌，自以爲是洛勃泰勒的情人呢？想到這裏，心中忍不住發跳，也沒有注意到銀幕上的情節，好容易挨到影片映完散場，匆匆和姑母回到姑母家中，一刻也等不得的要回好萊塢去，臨走時節，先打了個電報給約翰曼琳，叫他在車站上接迎，果然曼琳到好萊塢的時候，泰勒一個人，靜悄悄

地的在車站等候，曼琳心中的快活，真是無可形容，立即把整個的嬌軀，投進了泰勒的懷抱之中，二人回到公寓之中，曼琳第一句話，便是「你瞞得我好呀，泰勒，」洛勃泰勒到了此時，知道自己的秘密，已被曼琳知道，當下捧住了曼琳，說了許多甜情蜜意的情話，說自己雖是一個大明星，素來不歡喜有階級主義，定不相負，自己又沒有第二個相愛的人，稍過幾時，便與曼琳舉行訂婚典禮，從這一天起，二人的交誼，又深了一步，洛勃泰勒時常贈給曼琳東西，最寶貴而含有意義的，却是一條紅寶石鑲成一個雞心的金項鍊，雞心的反面，可以開闔，裏面嵌着一張洛勃泰勒的照片，上面刻着「吾愛」二字，曼琳得到之後，興奮得一夜沒睡，因一個享有這般盛名的大明星，不是愛自己到了極點，決不肯隨便把這意義的東西，贈給自己，每逢着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或是休息日，二人常是聯臂出遊，這般的過了四十多天，外面漸漸有了風聲，洛勃泰勒愛着一個大腿女郎，影片公司，爲了自己的生意眼起見，恐洛勃泰勒因了這事，不再受影迷們愛戴，忙實行他的陰謀，把二人拆散，這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泰勒預先與曼琳約好，一同到第五夜總會去晚餐，曼琳在家中着意的修飾一番，穿了泰勒替他新製的夜禮服，等候泰勒到來，誰知到了時候，來的不是泰勒，却是電影職業介紹所的人事主任，見面之後，取出了一封書信，交給曼琳，說是泰勒寫給他的，曼琳知道事有劇變，忙忙的拆開信來，先落出來的，却是一張一萬元的支票，正是米高梅公司的簽字，裏面的信，也並不是泰勒筆跡，草草幾句，說泰勒爲了前途計，不能再行見面，叫曼琳急速離開了好萊塢，曼琳見了，氣得索索亂抖，來人却很婉轉勸了一番，表示曼琳倘不依他的話，也不能再見泰勒，泰勒已有了另一情人，曼琳知道一個大明星的羅曼史，完全由公司支配，不得不含淚接

受，來人又取出了五千元現鈔，向曼琳購還項鍊，因這條項鍊，萬萬不能給曼琳帶去，曼琳此時，已氣偏了心，把項鍊擲出來，人方與匆匆的走了，臨走又取出一張車票，正是當日夜車的鐘點，曼琳心中，還希望泰勒不肯聽從公司，離開自己，立即打了兩次電話，那裏知道，泰勒已不是這電話號碼一間情形，方知在這天下午，將這號碼退掉，曼琳明白無可挽回，萬分悲傷的離了好萊塢，洛勃泰勒因了這事，和米高梅公司鬧了幾次，甚至要與公司解除合同，終以禁不住公司當局的威脅利誘，與合同上條件關係，無可奈何，公司方面，也知道洛勃泰勒的苦悶，便想出了第二妙法，實行第二次黑幕手腕，在享負盛名的女明星中，找尋一個對象，替洛勃泰勒製造羅曼史，恰巧白蓓蘭史丹妃，有一次，到米高梅公司訪友，與洛勃泰勒相見，談了一會，很覺投機，米高梅經理歐文泰爾便還沒有去世，適被他瞧見，覺得白蓓蘭史丹妃，配給洛勃泰勒，倒是一雙兩好，便用起身段，攝製一部「嫂夫人」影片，主角定洛勃泰勒，女主角並不在自己影片公司找尋，却向雷電華公司借白蓓蘭史丹妃，又用盡了心機，使洛勃泰勒與白蓓蘭史丹妃接近，果然「嫂夫人」影片完成，二人的交情，已很不壞，到了現在，二人已結成了夫婦，這一條紅寶石雞心項鍊，由曼琳芬琪絲的項上，飛到了白蓓蘭史丹妃的頸首，這條項鍊，洛勃泰勒也並不知道已經取回，直到二人結婚之後，米高梅公司特爲二人開了個賀宴，便在席間，米高梅總經理梅培，取出交還泰勒，請移贈給白蓓蘭史丹妃，泰勒見後，也很感觸，但是事已至此，不能再行回想，白蓓蘭史丹妃，得了這條項鍊，當以是米高梅公司特備的賀禮，那裏知道，在這項鍊上，有這麼淒其的一件故事，與一個絕大的戀愛黑幕。

(未完)

東坡龍馬硯記

瞻麓齋主人



東坡玉印高南阜
陳簾齋所遞成

瞻麓齋主人喜余
「千秋管履自平
安」句。聯和拙
詩。余因賦七古
寄題東坡龍馬硯
。主人乃述此硯
之流轉與歸宿之
本末。並以拓本
見脫。因亟付刊
。以誌九百年來
之翰墨因緣而垂
於無盡也。庚辰
春月。鑿士謹識

東坡贈姜君弼紫端大硯。姜有跋語。吳蘭修端溪硯史載之。然未詳其流傳之所在。光緒初年。合肥北鄉五十頭有張寶山者。世其業為薙髮。里人以半截子呼之。住街西之下鄧家。有一硯稱為祖物。得自其宗張氏。時為道光之初。張氏在乾隆為北鄉巨富。居於河東村。嘉慶間已貧微，半截祖蓋取以償備直者。或曰。固竊得之爾。半截固不審為古硯。或有見者。曰。此東坡像也。遂供之士壁間。張有稔客壽州陳姓。為鄉之痘醫。攜幼徒一。定遠人。既主其家。無何。徒言有家書促歸。遂辭而行。次日張不見硯。詰醫不知。因疑而追其徒。及于途。硯無有也。歸責醫。固不承。乃要之矢於三十頭西之大定菴。醫祝曰。吾苟得硯。神其殛之。誣我。亦必有受其咎者。恚而徙居五十頭西之韓店。半截失硯。益以為寶也。則日夕往訊於菴。不半年。陳醫忽死。鄉人嘖嘖。謂是必匿硯而妄誓。神殛之矣。不月餘。張幼子亦暴死。鄉人又互相嚼曰。失一硯。詛人至死。殆亦有咎也。會值鄉俗闢亡魂。有附人作定遠音者。曰吾陳醫徒也。師命吾竊硯。吾負以行。未里餘。覺重益增。不得已。姑寘之橋下。吾二人皆未得硯。神何先降罰於予。予訴得直也。衆聆之。乃知其徒固先陳而死。如言迹之。徧近地諸橋。亦不得硯。遠近益喧傳。近村黃瓦屋有黃氏婦聞之。竊語其翁黃時雍曰。我一日晨就村西百步橋下覓石磨刀。有石似硯。聞張家事。未敢攜歸。曾取置村前墓堆下。豈卽此物耶。時雍遽詣半截。與俱往。徒薪尋視。硯果在焉。半截持以歸。供如前。鄰里相語曰。陳醫以巧竊。以巧誓。使徒蹈惡行。被重罰。而已亦不免。張子之殤。殆償彼二人者。過重之罰。神實有靈。抑亦硯之有異也。半截聞而悔且懼。將碎以白。或曰。子貧甚矣。盍貨之。張有季弟亦執兄業。方在金陵製造局。乃負硯趨金陵。因其弟以硯介歸於余家。先光祿贈以四十金。時在光緒三四年間也。劍方垂髻。略聞其概。又十年丁亥。始見端溪硯史所載姜跋。審卽此硯。長宋三司布帛尺一尺三寸一分。廣九寸。厚一寸六分。中為蕉。背白。右傍火捺。左傍胭脂暈。細青花含紅白者十數點。翡翠釘二處。四週有蟲蛀紋。扣之作木聲。心微窪。而鋒不褪墨。殆陳公密所開羚羊峽對山之下岩第二。或慶歷後之中岩石。圖像甚精。而刻字微拙。其時瓊地石工。殆未精刻法。然筆意可見也。張

半截之供硯失硯詛硯賢得硯。同里童二
 蠻均目睹之。今戊辰。童七十九歲。猶
 能道其詳云。余因憶東坡志林。艾子觀
 人誦佛經。有改正之言曰。咒咀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卻沒事
 。今以一石之微。牽訐互詛。因果相環
 。而三人殉焉。則誠如佛經所云有欲害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矣。善
 乎坡公改正之言之能體佛意。而益憫世
 人之擾擾然相爭相殉。類此而不悟。終
 比比也。後得硯五十年丁卯臘月。後蘇
 公生辰四日。景兄以此硯交余。余因以
 周野鏗金歸之。公羊子有曰。寶玉大弓
 國寶也。失之書。得之書。此為吾鄉里
 間遺聞軼事。亦吾家金石之緣。特並記
 之。龔心釗。

鶴田處士即虔州王子直。曾訪公
 于惠城。此硯于公過虔時所贈。或子
 直自虔攜至惠州。則無可攷。元豐三
 年。公五十三。在黃州。已時時策杖
 。世傳笠屐像。皆自李伯時追作之本
 摹出。此硯笠而不屐。乃在李本之前
 。郝陵川集載公自言。少時遇相者云
 。半個配軍頭。當不免遷徙。另有攷
 懷希

己卯東坡生日與家人小飲

寥士

壽蘇歲歲將闌。積雪層冰特地寒
 。幾輩文章工笑罵。千秋笠屐自平安。
 和陶別具柴桑境。啖荔終殊首宿盤。有
 酒無賓燈火夕。客中兒婦解承歡。

次韻和家士

瞻麓

吾鄉俗臘月二十三日祀龕。明初
 例也。姜君弼鶴蘇公履笠像于所贈硯
 。六十年前。硯入吾家。祀龕之夕。
 先大夫嘗研舊墨以書舊例聯語。三十
 年來。兵荒疊乘。差幸未失之。今己
 卯見單雲先生東坡生日詩平安句。淡
 逸可味。眼前好語。直似他人履齒所
 未徑。因勉為效顰。次韻撰取。並乞
 郵政

年湖高趣未因闌。祭龕猶堪作煖寒

。墮地命宮兆磨難。先天奎宿奏平安。

半參骨相兼流配。無盡心香寄篆盤。姜

鉢如新陳句好。摩挲吟諷足為歡。

題東坡龍馬硯並贈瞻麓翁 寥士

頂上青天一箇笠。脚下青山幾縹履

。東坡奎宿本一身。阿堵傳神在茲石。

翰墨因緣豈偶然。海隔天荒有君弼。

見公贈姜斷句。劫塵紅不到研邊。世自

滄桑石無缺。臨池照影幾髯翁。舉杯邀

月三太白。歲歲壽龔復壽蘇。生朝相去

纔半月。眉山縹緲蜀山高。合肥有大

小蜀山各一。九百年來此七十。感公愛

我平安句。從茲磨墨不磨蠟。先德墨

瀋遺澤留。摩挲不廢祀龕節。喜公壽算

超東坡。八秩九秩乃至恆河沙數秩。



茶上西屋 金泥石層 老寒

畫璽 (續)

畫璽九「見第二期」此四靈圓璽。前僅見脫本。故未能審釋其全文。「前誤爲君是高孫四字。」日昨誤齋與橋史。從姑就「當塗縣」入都赴茶壽會。攜來示我。喜獲把玩。欣賞不已。審爲君常高德四字。乃吉語也。吉語印文。似此雋雅者。得未曾有。較習見之高官「吉語印文」者。雅俗當何如邪。可與肥美香炙牛羊。「吉語印文」同爲吉語印之奇文也。且知此爲帶鉤印。「帶鉤之鼻刻印。三代已有之」而印大鉤小。尤爲鈎印中之殊品。想陳氏萬印樓中。亦無此瓌奇之璽也。因特爲補述。用告治古印學者。

十 畫璽



此璽肖形一車一馬。與殷虛甲骨契文無異。車有箱有轅。馬有鬃有尾。亦如契文。印形似古玉方璽。直好「穿孔

也」甚鉅。幾如穿帶印。一面一守字。白文有邊。亦似商周金文。確爲三代遺物無疑也。民國二年春。余與袁寒雲「克文」過海王村尋古齋。見一畫璽。一守字朱文。下一鳳形。鳳紐亦精湛絕倫。齋主人知與余同名。一印而竟索直兩金。商之浹辰。終不忍棄。而寒雲復惡德之。卒以百金購得。佩之二十餘年。每以鈐書畫。見者莫不驚歎爲奇古。者回罹難失却。深爲痛惜耳。

十一 畫璽



此畫璽之子母也。「案漢子母印甚夥，其母印文作某某信印，或某某私印之印不等，多朱文，其子印姓名或字，亦多朱文者，皆龜紐，其背屬母印，其首屬子印，由前套入，可於其足間穿繫，便合成一印也，」此璽肖形。母印爲一人坐虎背。子印僅一虎形。於穿帶印中。虎形者不鮮。唯子母肖形印。則從來未聞也。立虎紐亦甚精。或屬虎之人所用歟。

二十 畫璽



此璽肖爲龍形一龍。紐尤爲精嚴無匹。其龍形之奇古似殷契文。聳角張爪。其身蜿蜒。結尾於角點。漢石刻畫像。及漢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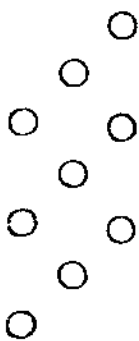
像軛之龍形。都遜此奇古也。今歲爲龍兒年。老月因摹刻爲紀年印。誤齋歲首。以重直得黃龍元年軛一。又漢三龍畫像軛一。拓畫像軛爲長方盆補竹。拓黃龍軛爲方餅。囑老月補梅。以爲今歲之歲朝古軛花供。想當日金石僧六舟「達受」無此佳製也。余日前於楊樂民「貫院西街，樂古齋主人」處。得漢畫龍陶餅一。其餅形似上虞羅叔言「振玉」所藏題字之烹平陶餅。以硃砂畫龍。曾青石綠畫雲。雖脫去秦半。然尙古豔驚人。且其畫與漢石刻畫像無異。唐宋畫畫。世已珍如球琳。於陶器上畫像。當更如何邪。吾當以景本遙寄叔言。定必恨未獲把玩爲憾也。此皆龍兒年之雋物。故並識之。昔朱庭祐西康發掘。與新石器時代出土之陶器。亦有用硃砂畫花紋者。但甚簡單耳。

三十 畫璽



此璽肖形。爲一武夫騎駱駝。箭在弦上。將發之狀。其紐亦如是也。詢畫璽中罕見之精品也。騎駱駝者。亦蠻夷

(未完)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悃悃藏

鷓斯 雅鳥也。一名鷓鷃。爾雅註。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人呼為鷓鳥。廣雅，小而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也。周禮鄭註。鳥，廣雅謂卑居。續博物志以卑居謂楚鳥。詩正義鳥名鷓。而云斯者。語詞耳。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也。以劉孝標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鷓斯之目。此鳥好羣飛。故云提提。

鷓 鷓也。說文從鷓為聲。字異於鷓。鷓之小者。又名鷓。埤雅，鷓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鷓。一名鷓。其飛上薄霄漢。禽經，鷓鳥之善搏者曰鷓。漢書鄒陽傳，鷓鳥累百，不如一鷓。倉頡解詁，鷓金啄鳥也。能擊擊鹿。

鷓 鷓也。爾雅，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鷓 鷓也。爾雅註，鷓鳥醜。其飛也翔。邢疏，鷓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翹翔。埤雅，曲禮前有塵埃則戴鷓。鷓鷓鳴則將風故也。今人乘風放紙鷓。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傲於此。禽經註鷓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云。鷓飛戾天。鮑照曰。寒鷓嚇鷓雛。

羣鳥從。以萬計。故風古作朋字。人鏡經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肅霜。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凰。中候握河紀，鳳凰巢阿閣謹樹。言謹謹在樹，莊子言鷦鷯非梧桐不棲。非練實（竹實也亦名竹米）不食。非醴泉不飲。

桃蟲 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釋鳥，鷦其雌鷦。註，鷦鷦，桃雀也。俗名巧婦。鷦鷦小鳥而生鷦鷦者也。詩疏，鷦鷦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為鷦。故俗語鷦鷦生鷦。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患。說苑，鷦鷦巢於葦苕之上。繫之於髮。性甚巧。其喙尖利如錐。取茅莠爲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機然。故又名機雀。（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謂之桑飛。或謂之過羸。亦謂之巧女。）本草，巧婦鳥，主婦人巧，吞其卵。小如雀。在林藪間爲窠。窠小如囊袋。取其窠燒之。女人多以燻手令巧。鄭康成詩箋，鷦之爲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孔穎達按月令孟冬征鳥厲疾。註云。征鳥題肩。或曰鷦則題肩。是鷦之別名。與鷦不類。鷦自惡聲之鳥。鷦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

箋以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爲一。其義未詳。元鳥 燕也。齊人呼鷦。色元。故謂之元鳥。月令，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禩。註，燕以施生時來巢於人家堂宇而孳乳。嫁娶之象也。諫氏之官以爲候。

馬 地精爲馬。說文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埤雅，馬之族不一。驛馬則喜前。駑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駑馬以鞭爲主。驛馬以轡爲主。賅聞錄驢馬駒子。上句生者行在母前。中句生者。行與母並。下句生者。行在母後。日知錄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以歸。此乘馬之漸也。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養士。習騎射始見於此。然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始毀車崇卒。單騎實自此始。且詩云。古公賈父。來朝走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尙有相同者。或避狄之遽。不暇駕車而變乘爲騎歟。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矣。

兕 牡獸也。釋獸，兕似牛，註一角青色。重千斤。交州記，兕出九真。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鞭柄。本草陳藏器

云。兕是犀之雌者。而形不同。說文，兕如野牛。皮堅厚，可以爲鏡。山海經圖贊，兕惟青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庫。角助文德。

兔 一作菟。吐也。吐而生子。故謂之兔。釋獸。兔子癡。其跡迹。絕有力。埤雅。咀嚼者。九竅而生子。獨兔雌雄八竅。五月而吐子。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格物總論。兔形尾扁彎短。大如貓，毛色褐，耳大而銳。口缺長鬚。尻九孔。跌居矯捷。善走。

麟 獸之聖者也。詩疏麇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瑞應圖，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左傳服虔註，視明禮修而麟至。鄭康成曰。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爾雅疏，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司馬相如賦，射麇脚麟。謂此麟也。宋書符瑞志。麒麟牡曰麒。牝曰麟。狼項而一角。含仁而戴義。或曰麟有角。麒麟而無角。何法盛徵祥記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玩賞

物之高下。皆有定衡。惟雨花石品格不齊。千狀萬態。甲之所愛。適為乙之所憎。彼以為鹿也。此則以為馬。文王見飴。謂可以養老。盜跖見飴。謂可以粘牝。此則存乎其人也。

石出天然。趣味雋永而遠。非庸淺人所能領略者。石入人手。遂受挫磨。煮鶴燒琴。妄為穿鑿者有之。婦孺拋擲。歸於箕畚鬱樓者有之。手掌轉丸。油光垢汚者有之。鹵鹹湯水。年月久浸者有之。此無識之虐戕也。是故雨花石子一經見賞於人。即其慘遭患害之日。楚老弔龔生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蘇東坡曰。木有瘤。犀有紋。石有皴。物之病也。鬮體南面。塗龜曳尾。不為人知。乃全其天。不信然乎。弄石既久。經過亦多。石界內家。尙見害石。况其他人。然則玩賞之道。勿求有益於

石。但求無害於石。斯亦足矣。

雨花石浸水觀之。光豔百倍于乾時。故觀玩者多浸水。惟水有清濁。鹵鹹井水。及煮過水。皆不宜浸石。宜用雨水。須預用清潔之器。承於天空。儲壅以待用。其次乳泉。其次川流。其次溪谷。其次井水。最惡則熱湯。浸水看石。不過一時。畢則撈出拭乾。而后收藏。故雖雨水亦不得逾一晝夜。若經旬累月。石則消毀。太古高山。浸水消磨。漸成砂土。以為陸地。况茲小石。人嘗以兩石相儕者轉磨於手中。此大惡道。久則石膚剝削。急磨之。則石生硫磺氣。石之精華走洩矣。握游者當握一石。

武林王丹麓謂硯匣忌五金。金能燥石。石子火成者不同硯。然亦當避銅臭金屬類。東坡遺佛印石子。用古銅鑿。蓋不是吾輩好石之瑣細也。酒食腥羶。汚穢俗鄙之地。不宜看

王張
撰訂
會溪

石。烟火熏蒸。或烈日之下。冰雪之寒。皆不宜看石。

俗鄙之人不宜出石與之看。非內家不與之看。

陶淵明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今之石友玩賞雨花石亦如是。雨花石之文。天下之奇文也。石之成因。成於何時。成於何地。皆杳然荒遠。無可稽考。亦天下之大疑也。博物理化。探尋不盡。甯非天下之大怪物哉。

鐘鼎彝器之古。不過唐虞三代。此石之古。或與地球同年。其古不可思議。好古者以石為第一。

石雖無定衡。而精粗優劣之大界。內家亦有公評。石友嘗欲第石高下。列為等次。余所擬與輪遠略同而稍異。其三等九級如下。上等、靈品、奇品、雋品、中等、幽品、精品、純品、下等、別品、常品、庸品。

以上所列三等九級。自尾逆數至於巔頂。優劣層次自見矣。

庸者庸庸碌碌也。常亦庸也。一長可取者附之。別異也。雖非正軌。不尋常矣。純則無所疵瑕。可喜悅者也。精則又有獨到之處。不止於純而已。精純矣。有時未能免俗也。故再進而為幽雅。風景雖幽。未必達於秀麗也。故再進

而雋秀雋麗焉。雋秀雋麗至乎其極。則奇瑋驚人。故再進而為奇品。奇猶可以形求而理論。未至於不可端倪也。至於靈則詭譎狡僞。變化不測之神物也。故為最上之巔。

交易

人之愛憎不一。而雨花石子。尤無定衡也。以其所不愛。易其所愛。亦各得其所之一也。米芾畫史云。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石友援其例。因立一會曰交易所。弄石之中。於是增一活潑。雖近市僧。嘖有煩言。而趣味橫生。天真爛漫也。

交易所開會時。同人于囊于囊。環几而坐。好似賭局。其計畫毫釐。磋商價格。好似牛馬市之牙僮。甚至交易既成。明日反汗。至起論端。或多閱時間。始成佳果。揣情揆勢。巧者動之以機。或直道秉真。拙者得之以實。其間是非曲直。頗因之而見人。厚薄淺深。亦因之而悟道。

交易會有一公例。求者自酌輕重。或妄想高攀。被拒時絕無愠色。類如求昏。允協固然合歡。不諧亦無傷和氣也。

甲石與乙石。勢鈞力敵則相抵。不稱。則劣弱者以多數為勝。石同人未立交易會時。或有投贈。未必適合於彼情。而報者又或不稱於施者。於是交易會成。而泥種種之不當。破除嫌吝。計圖良久。莫尚於茲。

雜記

光緒丁酉。余初見雨花石於天津羅羅漢家。其石半清半濁。以為怪也。至乙卯丙辰間。羅漢得石。分餽七枚。是為蓄雨花石子之濫觴。

輪遠有雨花石數枚。為肄業金陵時作紀念者。其時石癖未萌。已知賞石。

王僕初不知石。將往金陵時。半畝囑託之。及歸。半畝首先得三十六枚。誇耀開會。驕稚余之七石。自謂於石界執牛耳。其後余亦索石於王僕。得赤壁

東山大觀園二石。於世界聲譽驟隆。半畝始項項不快。而無如何也。因亦再索於王僕。得零星碎小者數枚。

半畝之三十六枚。皆黃白玉質。無顏色可說。有白者一枚。深刻文頗佳。大如橄欖。余贊之曰此鬼斧神工也。因以為名。遂貴為國寶。

輪遠以心理學探余好雨花石會心處。余直告之曰。畫中有詩。是弄石大旨

輪遠以科學主義視石。而注重形質之純整。余則不在邊幅而在顏色。故余與輪遠交易最多。

輪遠赴金陵兩次覓石。俱不恰意。其實所獲亦頗高。但希望想像更高耳。

石界初開。每郵中託親友。買來多不滿意。亦希望太高故耳。厥後希望愈無涯。遂不託人覓石。

余每因石子故。有游江南思想。久不得遂。懸之至今。嘗謂金陵有無數妙石候我也。

癸亥甲子間。泰晤士報館友人徵雜稿。因以雨花石說充之。其時任意隨筆。多矜張氣。且亦零星餽。前後複重。無倫次。

舊於冬燈之興。寫一癖石記。頗說雨花。今於造像欄中采錄之。

鶴一在金陵。得全美盡善之石以遺我。是名為小松樹者。實卓然於石界稱巨擘焉。為其同學友家所藏。計兩石。此為其一。余名之曰歲寒冰雪。無論何人皆一見而呼小松樹也。

鶴一替人買石既久。遂亦癖之。囊蓄多且精。經黃鶴作媒。售與半畝。黃鶴於中。攫石之佳者入己囊。而鶴一半畝皆不知也。他日黃鶴以石來餽我。欲

換小松樹。然豈其可。

輪遠云。雨花臺畔。有一業石者。是山東人劉姓。石之美者列一處。每一枚定價一金。不二價。其人甚慧。如賣藥之韓康。余謂石果佳也。先定一金。倘求石者有鑒別眼力。其意固亦易與。

金陵售石者。以碟碗浸水。列秦淮河夫子廟。專備游人過客。作紀念物耳。其特異者。懷之襟袖。韞藏腹中。以待癖好內家。

山人童子提竹籃。撥石於雨花臺者。不諳優劣。但於碌碌中擇稍異者耳。鬻之販夫或游客。價甚廉。亦偶有佳石。千萬不一。

傳聞中有一石為旭日始且。傍有雄鷄。伸頸作長鳴狀。秦淮河浣婦得之。因而遇暴客之禍。所謂懷璧其罪也。又一石為孔子像。又一石為黑龍。為黃鶴。皆以重價歸西商。

津人黃山客之兄。以五十金買一石。石中有紅甲蟲。王復在金陵遇一石。石中有仙鶴。議不諧。遂交臂失之。還以告石友。共嗟歎焉。

鶴一在金陵來函說石。有活蟲者。置水中則動。

兩般秋雨。載某士人買一石。為杜詩石出倒聽楓葉下句之景。舟過洞庭。

失手落水。雇人撈取。先得其下句之石。

。柳搖背指菊花開也。再索又得前石。因合之。或謂石成於荒古。何以預知杜詩。詫為怪事。余曰。此不足怪。亦雨花石。傳者失實耳。石中之景有楓葉菊花山石舟人。往往而是。是亦人擬其景為似杜詩。非有其詩字也。若謂石中有杜詩二句之字。則君子不可罔。

鶴一鬻石之後。悔不可追。每口述手圖。向余嗟歎不置。以為余未見其石。可為缺憾也。余謂大江下游。鍾靈毓秀石子之奇妙者。恆河沙數。沿沒不知幾千萬年。吾輩所見幾何。其使人缺憾不可見者正多。此區區者何以為哉。

聞海中鬻石者。因形定名。高其價。而命名多不雅。且未必肖也。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亦恆雜乎其中。又豈販夫俗子所克識乎。

雨花石子同人喧沸之際。余於秦晤士報登一稿。徵求石友。為四六體啓文。應者有張影香。江蘇武進人。以諸生旅津。才藻蘊藉。為王仁安胡花農所器重。既非報紙通訊訂交。旋會於津。其好石並不為癖。因見說石之文翰。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耳。徵求石友以來。僅影香一人見答。亦可見好石者少。而好石者又未必好文也。

影香以後。又有張重父者。北京東城錢糧胡同來函。說好石有著述。後亦不寄。

質孫以間接煩人購石於南中。石到不滿意。不收一枚。旋客北京。多方搜覓。所得者多是磨光鑽孔。蓋京師珠玉眼光。又近工匠。付之穿鑿。全失天然。非諳石者也。

質孫旅京數年。自云僅遇一人蓄有多石。訂期訪戴。頗費溯洄。又嘗囑骨董客尋覓。竟亦不能多得。

羅漢云。金陵有雨花菁華錄書。宋洪邁撰。已煩人購取。久而不得。余未之能信也。張影香亦云。余終疑雨花菁華錄。不類宋人書名。

輪遠往金陵。臨行。余謂當一往六合縣。六合在江北。僅隔一江。一葦可渡。即古所謂瓜步。其東有靈彌山。美石之所出也。輪遠至南中。苦於無鄉導。不果往。商之販石人。亦不果。

輪遠所得石。可觀者約五百餘枚。石界中雨花之富。輪遠為吾鄉第一。最佳者有繡被。有白雲。有秋景。有跳舞人。有未央累思。有黃石公。有老鼠。有海螵蛸。有桃紅柳綠。有深山大壑。有嶺上孤松。有紫花黃花。有葶藶蒸栗。有萬綠叢。有火燒雲。有雜花生樹。

有黃岡竹樓。有豔陽天。不可殫述也。
 雨花石在黃鶴生手。倍加潤澤。因其手掌滋液多也。然雨花石雖不甚畏人膏液。而掌汗鼻油。究是污穢。每沾染後。須以水洗滌。

余性褊淺。雨花石子每經人手一摸。必以雨水洗滌。然後收拾起。

戊寅夏。余從僮僕往田治菟絲。道過村南土井。上年上元雞鳴浸東山月石之井也。因以握中石浸之。果有異色。疑斯井之與斯石相發也。將來攜雨花石子來浸於井傍。必有所現。

村人有從南中歸者。攜有雨花石。蓋先有所聞。而適值其物。非知石者也。余向之求觀。久不得見。彼以為珍異。慮余將奪之也。

吾鄉有舊家。明清間顯者。藏有雨花石一枚。白質而綠紋。上品也。惜亦經過磋磨。殆北京工藝。

張白助一日說。渠家拋擲之中。一石綠色。是戚家從上海買來。一盤費二金。余曰此雨花石也。盍以贈我。及將來。是一黃石有黑點。張曰此非綠乎。蓋人之眼光。誠有認黃為綠者矣。

曹叟子馨。書法矯然。一日余過其閭。邀入坐。案上大盃盂。浸雨花石子百餘枚。即雨花臺下竹籃售品也。倘出

於傳聞。必想像而求觀。寢饋念之。

鶴一在金陵。為余買一天然石子孟。石子與衆砂粘台。天然中空。手探之。矧礪而泥膩。其口如鐵。不方不圓。其外簇簇石子皆庸碌。就此已見雨花臺一斑。非絢爛滿目皆美石也。此種石子粘合者。他處亦多有。人稱之曰萬年湊。

蓋其湊合。當不知幾萬年。故名。此孟之內容可五合米。鶴一先以函報。余望其可作硯傍器也。及至。果水孟狀。橫寬。陡視如鶴巢。余作長歌紀之。和者張翼孫張影香蔡聽松也。

石界同人喧闐。由民六以後漸盛。至李景林之役。以後遂衰歇。黃鶴行醫津中。輪遠策仕。半畝逃難。貧孫臥隱。鶴一江湖流落。

輪遠於旋里時。來廬說石。修舊好。興味尚濃。其酷愛之石。已隨入旅囊。因以其在之餘石數百枚。陳几為消遣。使余自擇二石以為贈。報之西山水晶。及華不注苦石。為縞紵款。

己卯上元前二日。鶴一介弟欣儒。來理饕務。談石於雨中竹窗。展玩遶摩面壁之奇。共欣賞之。因以顯微鏡映窺之。見其頭部眉目鼻口。儼然有道氣。舌搖然在口中微紅。而額紋橫折。睫毛直伸。較平看又增許多狀態也。以此知

雨花之妙。有探索不盡者。是在人之善悟。

瑞章令嗣游學金陵。於方正學墓前。拾一石來。蓋緬仰方先生之為人。石大如掌而橢圓。橫視之。有痕黃色。斜互為界。一偏略紫為陸。一偏純白為水矣。瑞章云。尚有一石不輕示人。石上有黑獅子。

徐君華軒云。民國十四年。行軍至成都。有江繞其城之西北。蓋所謂郫江也。江水有時暴至。則五色石子隨之。因其潮退。拾一石焉。五色而有透明。其紋作球狀。大如兩胡桃。有穿孔三。甚寶愛之。一日倦倚而眠。及醒。覺腰都受擠甚痛。則石為之也。至洛陽失其石。迄今追惜不已。余謂石界同人玩石。所經千萬枚。未有天然穿孔者。况一石而三孔乎。異哉。又嘗溯石之由來。空論川滇。未有實際。今又得知郫江為石子來路之一。較宜昌又西上矣。

握游派同人二十餘年不掃興者。惟輪遠質孫。與余不時說到石耳。質孫臥隱不出又二年矣。遣其兒子來學。偶以巾裹石相示。紙上談之。

輪遠每謂石到余手便生色。蓋嘲余之能造魔也。余曰然哉。楚山一塊尋常石頭。遇卞和而千古不朽。越王勾踐不

之能造魔也。余曰然哉。楚山一塊尋常石頭。遇卞和而千古不朽。越王勾踐不

本 期 要 目

關於阿Q 病房雜記 我父與我 談文人相輕 清代詩人論詩之主張及其 自然與影 莎士比亞傳 古本笑話之發見 掛一兒與勞破玉 評新學究 露加斯散文選 赤壁之戰 懷想山莊 咆哮山莊

▲歡迎訂閱▼

張我軍 張蘇剛 夏孟剛 金受申 靳鏗華 劍鏗華 傅惜華 傅子華 司徒珂 山客譯 泥山佛 林中一 潘林譯

社 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南京分銷處中聯社販賣部
◁國內外各書店均代售▷

中國文藝

第二卷第一期
三月一日出版

唯一大型純文藝月刊雜誌

新 東 亞

第 二 卷 第 八 期

三 月 十 一 日 出 版

本 期 要 目

重慶政權的腐敗 找零問題 新東亞的政治 何梅協定中之一頁史料 新青年修養和鍛鍊的問題 華北電氣事業之概況 東亞食糧恐慌問題 離別南京的前夕 抗戰時期的犧牲者 燕歸來移野錄(八) 橋聯瑣談(續) 稽庵古印箋(續) 十園詩話(二八)

久原房之助 劉希平譯 鬱鬱生 馬 炎 木 易 鳳 介 新 人 金 沙 演 肇 惆 悵 遜 廠 單 雲

飾西施。則采薪直到駝背龍鍾。作芋蘿村老丐婦。

余置石衣袖。夜則共衾枕。謂之小殉葬。昔人以其所愛殉葬。迄無知覺。余每晨復起。得見殉物。歡喜可勝道哉。

大觀園在石界頗有重名。其經過亦可資觀感。先是王復自南中還。半敲首承惠。余最晚也。王復謂自己不好石。

謹擇其尤者貽內家也。王復對門曹公辦教育。欲得幾石子作樣子示學生。且曰但是雨花便可。不必佳者。其佳者儘以與癖石人矣。余聞之。不信明珠之不誤投於暗也。亟令余弟六冲至曹公許探索之。則大觀園及鱸泳兩石在焉。余既獲大觀園。復念王復所投處。猶當有異品。謂六冲須留意學校水仙盆中也。果擇得一枚。即旋藍山雨也。一

名廬山。石界人多不識。每炎夏浸水中。神游而樂之。張鴻蔭獨知之。鄰復某有石。索觀之。久而不應。年餘矣。一日持十數枚來相餉。皆下品。蓋求診病也。因許我。當覓佳石助君興。余知其幻。而亦未免幻想。丁丑兵燹。人看瘞埋其重要物。余之重要物惟石耳。亦瘞埋之。崩鼻俚聊復爾爾。

燕都史蹟叢編

豐臺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爲草橋河。接連豐臺。爲京師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於此。(春明夢餘錄)豐臺在右安門外。八里。居民尙以藝花爲業。(欽定舊聞考)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通叟譜三十九品。亦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遺種絕少。而京師豐臺連畦接畛。倚檐市者日萬餘莖。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豐臺之名不知所始。詢之士人。並無臺也。(析津日記)金時郊臺在南城外。豐宜門者。金之南門也。豐臺疑卽拜郊臺。因門曰豐宜。故曰爲豐臺云爾。(日下舊聞)豐臺在宛平縣西。草橋南。爲近郊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時。爲郡人遊覽之地。自柳村俞家村樂吉橋一帶有水田。橋東有園。其南有荷花池。橋外俱水田種稻。至蔣家街爲故大學士王熙別業。向時亭臺極盛。今亦荒蕪矣。其季家廟張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畝。半種花卉。半種瓜蔬。劉村西南爲禮部官地。種植禾黍豆麥。京師花賈比比於此培養花木。四時不絕。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泉脈從水頭莊來。向西北流。約八九里。轉東南入南苑北紅門。歸張灣。水清土肥。故種植滋茂。春芳秋實。鮮秀如畫。(京城古蹟序)

草橋

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唐時有萬福寺。寺廢而橋存。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土近泉宜花。居人以種花爲業。冬則蘊火噴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橋去豐臺十里。中多亭館。元廉右丞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彌望間。

莫詳其處矣(帝京景物略)草橋在右安門外。碧霞元君廟在橋北數十武。土人呼爲中頂。乾隆三十六年發帑重修。前殿奉碧霞元君。額曰資生溥化。中殿奉東嶽。額曰大德曰生。俱皇上御書。廟有康熙中大學士王熙李天馥二碑。(舊聞考)草橋衆水所歸。種水田者資以爲利。十里居民皆蒔花爲業。有蓮池。香開數里。牡丹芍藥。栽如稻麻。然諸花悉備。獨不能養蘭。惟萬明寺有蘭數本。(燕都遊覽志)燕地苦寒。江南羣芳不易得。卽有攜種至者。僅可置盆盎中。爲几席玩。其有進御者。皆爲火迫而發。日月朝夕之豔。無經歲計也。(長安可遊記)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以花爲業。都人賣花擔。每辰千百散入都門。凡花歷三時者。長春也。紫微也。夾竹桃也。香歷花時開謝者。玫瑰也。非花而花之者。無花果也。草橋惟冬花盡三季之種。壞土窖藏之。蘊火炕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元旦進椿芽黃瓜。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燻。萊得溫氣皆生(帝京景物略)

消寒圖

乾隆御製，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冬至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見帝京景物略)俗以片紙作九格。每格九圈。自冬至日起。日塗一圈。上陰下晴。左風右雨。雪當中。(見燕京歲時記)予見人家消寒圖不一致。多是兩旁各書七字。上陰下晴。鐘盡黑。左風右雨雪當中。塗以分殊也。(待曉廬雜記)元寶湯。卽餛飩也。京俗人家。冬至日多食此者。諺所謂冬至餛飩夏至麵。時令所宜也。(待曉廬雜記)

貂褂

清舊制冬月一日。凡二品以上。均翻穿貂褂。三品以下者。惟御前差使侍衛著之。

(待曉廬雜記)

溜冰鞋

冰鞋或堅木。或薄鐵爲之。底當中著豎鐵條。縛於鞋上。身起則行。不能暫止。技

之巧者。有蜻蜓點水風擺荷葉之名。由京至通。一時可至。(見燕京記)太液池冬月陳冰嬉習勞行賞以簡武事而修國俗。(見日下舊聞考)予賞猜保西山一北法雙題詩謎。題爲送友赴任詩。云。水陸兼程路坦平。行蹤朗徹玉壺清。若非足下心如鐵。嘗凍臨深履薄情。此猜一玩物獲中即冰鞋也。(待曉廬雜記)

郊天

冬至郊天令節。百官呈遞賀表。(舊誌)前朝大祭。齋戒三日。前期升太和殿。看祝

版。(蟒袍補褂)禮畢還宮。少坐更衣。(朝服)大清門外開車馬喊頭。午門樓上鳴鐘。至五籌。引撤出。喊伺候。轎露面。起變入壇。(早先端門外設五輅。來往以象。近則以六馬矣。)至拜臺門止禮轎步行。入門視牲。視邊豆。已畢。宿齋宮。齋宮外三門。均侍衛值班守護。東南皆閉。惟北開放。執事太監等出入。或不暇於早餐。呼爲餓不起門。備差人員。均朝冠朝服。補褂掛珠。惟御前侍衛。著各等服色。前引撒袋著貂小甲。後扈章京著黃馬褂。豹尾槍著過肩蟒束帶免褂。餘差朝服。翻著各色皮褂。三品豹皮。四品虎皮。五六品獬狴。均由內庫發給。差單仍換貂褂。樞星門內。設黃幄。爲盥洗處。入門東南設燎池。拜堂西設燈之棋杆高三丈六。上繫紅燈。燈高於人。每燈內燃九燭。藏二人剪燭花。子初上祭。由齊宮仍至

門外上轎。步行至黃幄。盥洗入門。臨池觀燎。升拜臺。起樂讀祝接福胙。凡九起樂。所謂箭韶九成也。約六刻許。禮畢還齋宮。少坐。還宮後。分賜諸王大臣祭餘燔肉黍稷。(待曉廬雜記)

北海白塔信礮

金鷲玉棟橋東。有圍城。城北跨太液池橋之東西。樹坊二。東曰

堆雲。西曰積翠。過堆雲坊。即永安寺。寺爲金元瓊華島。舊有廣寒殿。爲金章宗李妃梳裝臺舊址。元改爲萬壽山。又稱爲萬歲山。清順治八年立塔建刹。稱白塔寺。按清會典事例載。順治十年奏准白塔山。暨內九門各設礮五位。暨旗五杆。(俗呼爲五虎杆。今尚有存者。)遇有緊急。或奉上諭。或部中遣人持有金牌至。則舉礮。金牌上書「奉旨放礮」字樣。一處鳴。各處響應。杆上畫懸黃旗。夜懸燈。官兵聞警。各備器械。就相當地點集合。從事警備。舊日內城各地。向有「某旗地面」之說。蓋清初無所謂警察。各旗官兵。分汛而居。負有保衛地方之責。例如安定門內爲廂黃旗地面。東直門內爲正白旗地面。齊化門內爲廂白旗地面。崇文門內爲正藍旗地面。德勝門內爲正黃。西直門內爲廂紅。阜成門內爲正紅。宣武門內爲廂藍。在同一區域內。又因「固山」「甲喇」「牛錄」之不同。又分爲若干小段。旗兵對地方既負有重大職務。故平時禁止出京四十里。且不准入前外戲園觀劇。(以上俱見會典事例。)蓋所以備白塔信礮響則易於召集也。今則北海關爲公園。小白塔任人攀登游憩。「信礮」更成時代上過去之陳跡矣。(北平遊覽志稿)



瞻園拜石記

後紫霞翁

金陵舊藩署。為明故中山王府邸。署有瞻園。即中山王之西園也。東園在今白鷺洲邊。當時王府佔地極廣。今之瞻園路附近。皆其遺址。辛亥革命。余下榻瞻園者兩三月。時樓臺花木。尙有可觀。惟湖石之鉅者。已不夕見。明太祖定鼎後。取宋時良嶽遺石。輦運來京。以其一賜中山。陵谷屢經。滄桑歷劫。清季。此石已不在瞻園。而在瞻園路某煙館內。修水陳彥通曾一見之。矮屋柳比中。泰華一峯。拔地高峙。藤蘿繞之。蒼翠欲滴。亦縵亦瘦亦透。氣象巖巖。儼然石丈人也。揭來同客白下。屢為余言之。欲作米顛之下拜。而蹤跡杳如。遍訪亦無知者。一日日晡。余挈小孫意行近郊。過大全福巷。遙見崇岡一邱。上有巨石。傍大樹而立。其旁矗立一石筍。亭亭入畫。岡下為小溪。流水一灣。清道夫輦垃圾車。邪許魚貫。傾而棄諸池中。斷壁頽垣。瓦礫滿地。頑童集作蹴鞠場。邱之左隅。似為一巨室廢址。

。雖門楣墜落。而雙施行馬。堂址猶存。尋道登邱。禮謁石丈。法相莊嚴。玲瓏剔透。擬之吳門寒碧山莊中之冠雲峯。差堪伯仲。大喜過望。疑即彥通所見之良嶽遺石。其旁更有兩石。一在邱下池邊。一在邱之左偏。在池邊者。似仙山靈鷲。展翅欲飛。在邱左者。似怒獅搏兔。人立而啼。石旁更蹲一斷石。上嵌題詩青壁一方。苔蘚綠繡。細加拂拭。始得辨識。題云。

高插三峯水一灣。遂初園景足怡顏。綠陰遶屋參差樹。翠黛連雲遠近山。石有蘚苔遺古跡。門無平輿遠塵寰。舊時事業今尤感。劍復歸兮壁復還。

正德戊辰長至日。

遂初園古石。

急口占二絕句代東。走平頭馳告彥通。翌日。彥通驅車往訪。亦手拓題句。有一衣冠中人。旁立而詫曰。子何不憚煩至是耶。彥通轉詰之。則曰。余桐城方姓。此地為桐城方維甸故園，余為其族

人。方氏後裔。於清季盡室歸皖。以余寄籍此間。託余照管。一劫於洪楊之役。再劫於武漢之變。今第三次歷龍漢劫矣。黃臺之派。三摘抱蔓。深池高臺。悉付諸秦人一炬。所子遺者。僅此三峯一水耳。語次。不勝感歎。彥通走告。以園名遂初。相與檢討舊籍。始盡悉此園之沿革。遂初者。明陳沂所築之園。沂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父綱。字堅遠。成化舉人。授黟陽知縣。有循跡。嘗病。民爭齋神願減已算益鋼壽。遷長沙通判。監修吉王府第。第成。王賜之金帛。不受。請王故殿材修岳麓書院。弘治初。丁母憂歸卒。沂正德進士。與顧璘王章稱金陵三俊。授偏修。嘉靖中。出為江西參議。歷山東參政。以不附張璉桂萼。改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少好蘇氏詩。自號小坡。中歲乃宗盛唐。為文出入史漢。工畫及篆隸。有維禎錄，畜德錄，金陵古今圖考，金陵世紀，拘虛晤言。詢芻錄，遂初齋，拘虛館，石亭，等集。

石壁題詩。其署名已磨泐不可辨認。玩其語意。此園曾經易主。重為沂有。故有劍復歸兮壁復還之句。清初。遂初園由陳氏而歸於方氏。方維甸為桐城望族。曾祖登輝。字堯中。號屏垢。康熙貢

生。官工部郎中。以朋友負罪牽連。謫戍黑龍江。祖式濟。字沃園。康熙進士。宦中書舍人。與父同謫戍。同歿塞外。父觀承。字遐毅。號問亭。又號宜田。雍正間。平郡王福彭征準噶爾。觀承爲記室。乾隆間。自直隸清河道。累官直隸總督。工詩及書。卒諡恪敏。維甸。字南耦。號葆巖。乾隆進士。授吏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值川楚教匪未清。維甸督兵防界。甚爲高宗所嘉。擢閩浙總督。以母老呈終養。不許。在任肅清海盜。約束械鬥。政績卓著。母卒。適值林清謀逆。詔起署直隸總督。尋回籍守制。卒諡勤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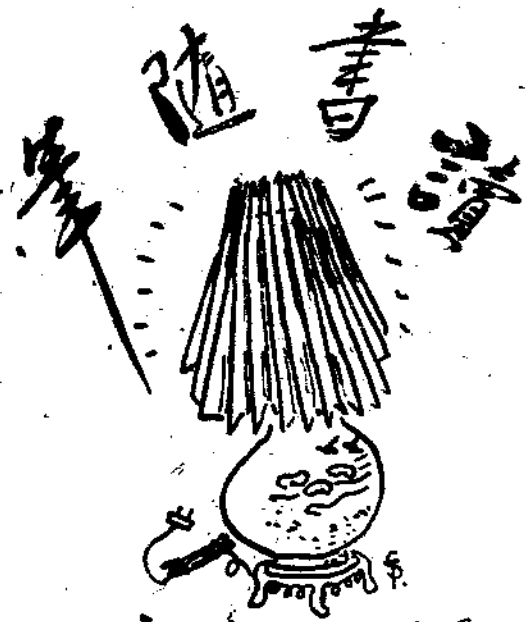
余於無意中發見此古石廢園。正稱欣幸。而瞻園中艮嶽遺石。仍空縈夢想間。詎事有巧合。夏歷上元後一日。爲南京寓賢黃岡杜茶村先生生日。順德蔡哲夫同社僦居鼓樓二條巷。與茶村之茶邸。及饑鳳軒故址鄰近。哲夫亦夙有盧仝陸羽癖者。爰招集同人。爲茶村作生日。張君謚齋，李君橋叟，自當塗來會。余於坐中說及此事。謚齋曰。君欲見艮嶽遺石乎。請從我遊。急叩之。蓋此石固猶巋然無恙。屹立於瞻園路翁姓宅內。謚齋與翁雅故。固數數見之也。乃同往頂禮。則普殿靈光。森然在目。縹緲依然。藤蘿如故。惟藻井狹窄。不盈一弓。屋矮窗低。舉頭仰趾。不免爲石丈人作客人離下之慨耳。然余與彥通。皆積三四十年的想望。剔莽披榛搜巖訪壑。所尋求不得者。兩三日間。遂園艮嶽。如願以償。一則舊夢重溫。一則新交喜訂。登海上之三山。不煩風引。謁壺中之九老。小印雪痕。拜石有緣。買山終隱。爰志其梗概如此。是日同遊者。順德蔡哲夫，武進張謚齋，當塗李橋叟，修水陳彥通與余共五人。

★ ★ ★ ★ ★

新中國

第三卷第二期業已出版

大民會改組後對同人之期望	孔憲鏗
實現東亞和平須賴新中央政府	張桐
期望新中央政府成立後之設施	華彝
新中央政權成立後的問題	杉村廣藏作 傅棋山譯
中日親善之基本問題	然浩
如何實現東亞和平	白葆仁
中日和平與新外交	原勝作 傅棋山譯
一年來的國際關係	方達
美國之動向	胡燃
今後世界的和平趨勢	黑桑
工潮	斌
西北邊區赤禍之隱憂	幸子
我國特有之民德精神	庸生
青年應有純正的趨向	東村
文學與文選	南
熱帶底風(散文)	奪朱
苦學(創作)	無塵
回家以後(小說)	阿明
前程(小說)	立行
鄉居(小說)	莫克
他們的冤債(二幕劇)	志懿



桐松私隣室主

簡明目錄云「兩漢刊誤補遺十卷。」

宋吳仁傑作。初劄劄作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此書蓋補所遺。然書中乃兼論劉敞劉奉世之說。蓋當時嘗以敞父子所校漢書。與西漢刊誤合刻一編故也。其書引據賅洽。考證精確。實出三劉之上。惟宋志載是書十七卷。今本十卷。而西漢居其八卷。似論東漢者尚佚七卷耳。鮑氏知不足齋所輯。亦十卷本。余得其底稿。精裝四冊。鮑以文先生（廷博）以硃墨筆校字甚多。有大關唐氏藏印。至為名貴。卷首有鮑氏手錄朱竹垞跋一則云。「兩漢刊誤補遺十卷。題曰河南吳仁傑撰。前有會終序。後有林瀛疏。章邱李氏藏書也。歲在丙寅。亡兒昆田。客濟南借得之。抄以奉

予。按唐以前。讀兩漢書者。第有集解音義而已。其後李善作辨惑。顏游著決疑。見於新書藝文志。至於宋作刊誤者四家。張泌余靖劉敞。其一亡其名氏矣。劉氏之書。因宋仁宗讀後漢書。見舉田字皆作懇。於是使侍中傳詔中書。俾刊正之。敞為學官。遂刊其誤。宋志劉氏書凡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止二卷。西漢東漢各一卷。當得其實。今吳氏

是編。本以補劉氏之遺。而文多於劉。足以徵其博洽也已。仁傑字斗南。別號蠶隱居士。本昆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所著樂舞新書鹽石新論。及終序所稱漢通鑑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者。多不傳。予所見者古周易論易圖說離騷草木蟲魚疏及此書焉耳。秀水朱彝尊識乙未正月十九日燈下錄」鮑氏又錄盧抱經跋一則。亦殊精警。其詞云。「曩余讀漢書。見監本所載宋人校勘語。大率淺陋居多。甚有鹵莽滅裂。不考原委。不究體勢。於本無可疑者。而亦疑之。刪改憑臆。傳布至今。館閣有考證之作。余又私作續考證。於其誤者。駁而正之。既又思前人豈無見及此者。今得吳

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讀之。而不勝躍然喜也。吳氏自以後進。不欲斥言前輩。名公之失。而曰補遺。不曰糾謬。此其用意良厚。於劉氏離句之誤。則曰或傳錄使然。蓋雖辨駁之中。而仍不失謙退之意。其所徵引鑿鑿。皆有據依。又可通於他書。蓋不僅史漢之功臣。三劉之守友也。惜重校經籍刊刻時。未及見是書。故所載一仍監本之舊。而於此書。未嘗徵引及之。世之知此書者絕鮮。余乃今見之。始知後人果不可輕量前輩也。所借本多謬字。余稍為正之。而後錄之。儻與我有同好者。欲為傳鈔。余不敢靳。至斗南出處。已見秀水朱氏跋中。茲不復及云。乾隆三十九年仲冬月望日東里盧文弨抱經氏識明年乙未收燈日錄於知不足齋」。

漁邨詩集二十二卷歙縣汪灼著灼為不疎園主人汪在湘（梧鳳）之子。在湘治經學。負一時盛名。漁邨幼承庭訓。學亦結實。與程敦同學。工力悉敵。而漁邨尤工詩文。兼擅書畫。余嘗見其畫龍一幅。神采奕奕。迥殊俗作。湖田草堂舊藏其手校注方言三卷。朱墨盈紙。惜已流轉於外。不可再得。詩集流傳甚稀。乙亥之歲。許疑庵先生於滬上得一部。題跋志喜，不知如何。為人竊去，

流落廠肆，余復於去冬搜得之。疑翁題字仍在。他日常以遺之。漁邨與黃仲則投分甚深，集中酬唱之作凡數見，其述懷贈仲則五古一篇，尤謹飭可喜。詩云：氣欲華詩書。貴識字義始。訓詁以探真。音韻以審謬。披條見根株。隨文析

精理。仗道慎步趨。屬藻靡可恃。一藝望流芳。射御商孔氏。苟云畏其勞。行樂亦擅美。頽頽入杯酒。東閣屏圖史。牛臄回心筵。羊潼濯足氏。百萬呼臬盧。千行列執綺。結風奏高吹。說魄陳繁技。不有卓鄭賞。傲散奚能爾。亦猶學問途。中允非外市。虛盈約爲泰。薄俗態何鄙。儋石莫救貧。赤仄待屈指。瘦妻夜顛寒。飢兒朝索米。且欲逞頑疎。機變炫奇詭。舉動輒露肘。從旁笑臧婢。更有逃山人。逍遙侶鹿豕。摘芳豔目中。如珪墮懷裏。服食祈長年。黃芽及青髓。招手方瞳翁。相與鑄顛齒。役精愉悅交。徒堪促齡紀。學賈非其長。學劍非所喜。學農昧菽粟。學律惡鞭箠。百計無所歸。舊物青藍耳。重以守先志。傳家有詩禮。邇知識字難。誰與破疑似。一字認偏旁。模糊心謂是。有時前置詞。長者曰陋矣。有時動筆札。點畫謬滿紙。遺書五千卷。數溢善和里。荒樸愧鮮宗。見異念輒徙。論交抱區區。

乃今見吾子。脫身金閨彥。來著東山履。曾登衡嶽巔。曾陟瀟湘汜。遊鞭萬里。吟筵十年倚。重子少孤露。卓犖稱豪士。不辭意氣投。他山用磨砥。狂言發難收。君兮我知已。

嘉靖一統志「汪必東武昌崇陽人（本漢長沙下雋縣地梁置上雋郡陳又置雋州）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遷於經史。能爲古文辭。善草書。擢廣西參議。進河南參政。所著有南雋文集易問大旨。」按千頃堂書目汪必東字希會。著南雋集二十卷。此書已絕傳。余偶得其稿本四冊。竟出於汪氏手筆。眞寶物也。卷首有乾隆丙申夏五劍舟題跋。松江韓應陸題云。「書首劍舟記語五行。按劍舟姓沈名挺。嘉禾南門內人咸豐八年應陸記」有松江讀有用書齋藏印。必東字蹟古雅，論易理。亦至透徹。當時竟未刊行。幾成沉湮。殊可惜也。其自序略云「東少受易。伯氏希文先生曰。子欲潛心大經。其先大旨乎。得其大旨。微辭與義。次第可釋。舍此不務。而規規一字一義之求者。淺之乎知經也。予心識之。既日請專焉。茫乎其無據也。竊又疑之。不究其細。曷會其大。先生之教。無乃博後之約歟。明年遊國學。以質大司成楓山先生。楓山之

教。猶兄授也。且矜愚誘弱。口示心鈴。俾自悟啓者益力。退乃講之同志。積之深思。求之獨愜。始知伏羲心畫象也。文王心彖畫也。周公心爻象也。而三聖一心。非孔傳莫究而傳焉。然卦爻一源。又有爻別一義。以發卦外之占。經傳一致。又有傳別一義。以廣經餘之意。與凡明天道於圖學。玩物理於象辭。前氏用於善數之要。似有得其概者。乃敢原卦於爻畫。約爻於象。會傳於經。假之或問。斷之己意。（以下殘缺若干字）嗟夫。韋編三絕。十翼既成。陳三聖心易。如日中天。苟得於孔。雖程朱傳義。猶贅辭也。顧予何人。而敢妄喙。要之易天也。天高遠不可測。苟以管而測其一二。則亦操管者之私幸也。惡得而忘言。嘉靖甲申歲中夏既望崇陽汪必東書於詞部之謙亭」按大司成楓山先生，姓章名懋，字德懋，別號開然子。浙江蘭谿人。成化進士第一。授編修。疏諫元夕張燈。廷杖謫官。累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平泰甯沙尤賊。政績甚著。尋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以讀書講學爲事。世稱楓山先生。卒諡文懿。有楓山語錄。楓山集。觀汪氏自序。可以知其易學之精深矣。

★ ★ ★



鼠 堪

摩利支天呪

沈寐叟詩，題自寓樓曰海日樓，終日盤桓，不出一室。每誦陶公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之句，予載同情，有如接席。意之所會，即事為詩。第一首云：「我性好樓居。東窗著匡牀。未明得朝氣。出地星煌煌。坐作岱頂觀。海波浩滄涼。真形見陽谷。嘉實餐博桑。稽首摩利支。大悲徧諸方。鸞駕先日馭。雲霧攝機槍。密語千萬周。回施極羝羊。福嚴普沙界。兵器為慈光。」自註云：「摩利支天呪，持誦避兵，宋人小說，多記靈驗。」竊按此咒載于佛說摩利支天經中。平等閣主人狄平子曾于十年前印袖珍本分送，余得一帙。

呪曰：

「但姪他。安迎末私。末迦末私。支婆羅末私。摩訶支婆羅末私。安多利。施挪摩莎訶。」

經為神王女抄多摩尼莫說，梁代所譯。列入南藏改字函，北藏蓋字函，在唐乾德六年，袁正己書經，李奉珪畫像，徐知舜建石京兆府國子監中，今存陝西長安。金元好問續夷堅志云：「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甯，即施此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是經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廣大靈感，不可思議。」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顧 澹 張秉輝

理事會

常務理事 尤半狂 陳寥士 孫 英 朱重綠

理 事 吳經伯 鍾任壽 郭崇培 陳一峯 陳彥通

王西神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甯振銳 朱 明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以筆劃為次序)

于潔夫 阮紫陽 李東佛 吳新民 吳悌芳 夏

自怡 周海澄 陳巨來 陳伯治 陳耐充 馬

午 張次溪 張嘯蓮 張魯山 黃劫之 黃澗齋

曹惘悵 曹緯真 屠煥衡 高鳳介 程白韻

程 翔 馮叔鸞 談月色 劉希平 潘叔璣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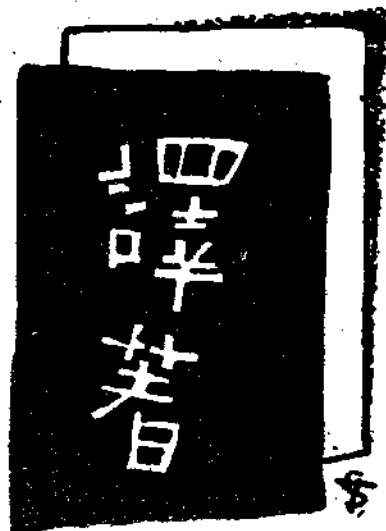
雲山 龐獨笑 龐漢三 譚承萱 羅錦圭

月刊編輯

朱重綠 陳彥通 屠煥衡

旬刊編輯

尤半狂 馮乃駿 吳經伯



抱小孩

「啊！太太！旅館裏的太太！」他們正在吃着晚飯，忽然住在開濤樓的德光先生並太太來了，長子茂一於是放下了筷子，一面喊着，一面跑向太太身邊去。

茂一的兩個弟弟，雙頰上黏着很多的飯粒，也接着跑到太太身邊去。

「嚇了你們一跳的吧！突然我們走

到你們家裏來？」

「不！但是……？」

茂一纔六歲，不曉得太太怎麼會到他家裏來，呆呆地望着，而他的雙親小林夫妻，忽然遇着來客也是手足不知所措的急忙的穿上了外衣，然後夫妻倆向客人點了點頭。

「我的孩子常常打攪先生和太太，正是感謝得很。」小林的妻子很會應酬地這樣說着，小林祇陪着點頭，因為燒萬金的他，對應酬的事，實在不曉得要怎麼纔算得體的。

「突然跑到你們家裏來，是很抱歉的……不過實在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德光利久輕輕地說了一下。他們二人穿着很端整的衣裳，但是小林的家則非常狼狽的，不像他們會來玩的地方。小林夫妻倆聽見德光利久這樣說，彼此非常詫異的相望着，不能開口，緘默了一會。

那當兒，德光太太坐下來，摸撫着茂一的頭。茂一看見天天和他們在海濱上玩的太太到他家裏來，和他的爸爸媽媽談話，不曉得是甚麼一回事。

「我求你二位的……就是你們的茂一和我的太太很重要，每天茂一若來遲一點，她就要急起來，怎麼今天來遲

呢！害了病嗎，有什麼事嗎，像愁自己的兒女似的，夏天既然過去，天也漸漸的涼快，在這海濱避暑的客人們都回去東京了，我們還依然住在此地者，實在是捨不得離開茂一，心被茂一哥兒索着……」德光先生這樣一口氣說了出來，顏面變成很誠懇的樣子，「你們想什麼樣辦呢？所以我求你們把茂一送給我們吧！假如你們願意則我的太太必然喜歡得了不得的……」

小林的妻漸漸地明白德光到她家裏來的原因，顏面現出興奮的神情，雙頰也顯出紅暈。

「你們要我的茂一嗎？……但是，他是我的長子呢！」小林的妻對於德光的要求嚴厲的拒絕着，搖着頭，尖銳地說了這些話，說過以後纔覺得過於唐突，反而怪難為情似的表示不好意思起來。

「不是！我說得不對了。實在內人很喜歡茂一，我們膝下沒有孩子，但我們終久要一個小孩，所以我想抱一個小孩，叫她養育長成來傳宗接代，但這不是怎麼買賣的意思！妳看我們既有了年紀，沒有生育的希望了。」德光望了一望四週，屋裏貧寒得不堪，他又繼續說：「說起來恐怕有點兒不對吧！如果妳

們肯送茂一到我家裏來，我原預定每個月送給妳們五十塊錢作為津貼呢！」

小林的妻搖着手，對德光利久的話，頗不以為然。

「你想茂一嗎？笑死人，我不許，我的茂一不能給人家的，明白的說，我不許，那樣荒唐的要求，可以對小孩的母亲說得出的嗎？我雖無智，也曉得做母親之道呀！」

聽了她這樣熱烈地反對的話，德光的太太流下淚來了。她想這個計劃竟會遇着這樣的打擊，覺着人世大不如意了。她抱着怨恨的態度望了小林妻子一眼，在傍邊坐着的小林看見這樣情形，也嚇了一跳。

德光利久回頭看了一眼他的太太，太太眼裏仍是滿眶眼淚，因此再鼓起了一股勇氣。

「但是，做爺娘的總希望兒女將來有長進的，我想茂一不會比現在更壞的，做爺娘的總不捨兒女離開自己的，但是你們對茂一的將來請再仔細想一想……」

小林的妻聽着更受了氣。

「對！這樣的事我完全曉得了，請你們回去吧！無論如何，我總不捨茂一給你們，天天用糖食來喂他，現在就想

來要他，太會打算了，茂一明天不準你去開多樓玩，你們太過於欺負我們貧窮了，唉！真可惡！」小林的妻一貫地維護着她底孩子，不知不覺的吐出了許多暴亂的言語，但說完後又覺着太唐突，但又不能改說什麼。德光和他的太太從來沒受過這樣侮辱的言語，氣得了不得



茂一被開樓的掌櫃領着，走出家門去。

在這樣苦惱的局面中，德光於是想起了開樓樓掌櫃在以往說過的一席話：（……：天天來此地玩的哥兒們，都是貧民居的小孩，小林的三個兒子和飯田

的三個兒子，同是一樣的歲數，所以他們的爸爸常常錯認鄰家的小孩為自家的兒女，真是好笑，兩家同是萬古盜的鑿工，你們看看他們的屋子，就可以領略一切，單說吃飯，他們就不容易吃得溫飽的，我們忙的時候也常常雇兩家的女人來廚下幫工，這個就是他們一年中最好的收入了。」

在以前，天天是五六個小孩要跑到開樓樓德光夫妻的房裏來玩的，他們身上都放散着汗和塵埃的臭味，德光太太却不嫌他們髒，反而時常和他們在海濱沙丘上玩，講故事給他們聽，或在名古屋買了上好的糖食來給他們吃，富有百萬家私的德光夫妻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膝下無子，生活寂寞，雖然他們的物質享受很好，但是始終總不能令他們心裏滿足，因為有一天晚上睡覺時，兩人便商量着，德光說：「我的地位和財產，無論如何也能抱一個好的人家，和有學問的小孩來的吧！」

「不！我要的不是那樣的，唉！要什麼樣說纔好呢！由孩提時養成——就是，從小養育起來，嚙嚙做母親的苦勞，嚙嚙做母親的趣味，所以要抱個還不能辨別東西的小孩纔好呢！頂好是貧窮人家的小孩，如果能待那樣的小孩，

我定把他教成爲好好的孩子！」

這樣談過後，夫妻二人便決定想在小孩子們中選擇他們最喜歡的茂一領回家來的，但沒料到今番竟會被茂一的母親這樣拒絕了，德光夫妻兩人覺着實在掃興和悲傷。

被領去的小孩

過了幾天的晚上，飯田夫妻倆被聞濤樓的掌櫃帶到德光的房子裏來。

他們夫妻倆都是很忠厚的人，飯田的妻坐在掌櫃背後俯促地不敢抬起頭來，飯田也不曉得怎麼樣纔好，不安地坐着。

原先他們夫妻倆聽了掌櫃說是一次送給二千塊錢，並且每月還給他們五十塊錢的話纔動了心的，他們的長子要吉離開自己身旁當然是捨不得的，但是他們想還有二個兒女，就是把要吉送走以後也不是不能和他見面的，因此他們經過幾度攷慮之後，纔決心答應德光夫妻的要求，而把要吉送給德光夫婦。

「這樣我也願意，你們把要吉給我們，我們一定會把要吉教成有用的孩子，使小林夫婦反悔當初拒絕我們的要求，他們真太可惡，當我們向她提出要求

時，她說我們如像拐他的小孩似的，這種侮辱我總不會忘的。」

德光太太生了氣，於是纔給小林夫婦一種報復，把飯田家六歲的要吉領回來。

「那麼每個月五十塊錢的津貼，是當真的嗎？」飯田問說。

「你放心，這個掌櫃會做保人呢！明天我先給你二千塊，很抱歉，請你明早再來一踫。」交涉成功了，德光現出很歡喜的臉容，太太也歡喜得手舞足蹈，不能靜坐下來。

「飯田兄！這樣你也安樂過得去了，這樣的好機會那裏再有的呢！我不曉得小林的意思，兒女能得到幸福，而且一家還能得到安樂，他會拒絕我們的要，實在不曉得她的心理，現在你們好像得了頭獎了。」掌櫃極口獎贊了一下，不過飯田夫婦聽來反而覺得格外捨不得要吉，心內生了一點兒反悔，但對於兩千塊錢和每個月五十塊錢的津貼實在是難得的。

「小林真是呆伯。」飯田這樣想。第二天，飯田領了十塊錢的鈔票二百張，和那個每個月的津貼五十塊錢。

鎮日價貧窮的他們，憑空得了許多金錢，不曉得要怎樣纔好，夫婦兩人望

着鈔票，呆呆地反而生了有點恐怖的心情。

要吉被聞濤樓的掌櫃領着，走出家門去的時候，飯田夫婦以爲不能再見他兒子的面，流着眼淚送了他出來。

「恭喜！實在是件恭喜的事哩，你們想看他時，不論甚麼時都可以去的，還是歡歡喜喜地送他走吧！你們看，要吉也要哭了。」掌櫃笑着說了一下

隔壁門內的小林的妻，也溜了出來，她用很尖銳的眼光，看見穿了一身新衣裳的要吉時，對拒絕德光夫妻的要求，她倒沒有什麼後悔，不過看隔壁人家站着的人，却有點表示同情的憐惜，傍邊站着的人，很羨慕要吉的新衣。

德光夫妻那天晚上便帶了要吉回東京去了。

日月如梭

以後沒有聽到要吉的怎麼消息，但貧民居比隣兩家的命運逐漸的變遷了。

每月飯田接到了五十塊錢的津貼，一方面又把二千塊錢在車站附近開了一間糖食店，他的妻管理着店舖，他還天天到萬古瓷工廠裏去工作，家境漸漸地良好起來了。

「賣孩子的，窮極了的！用那樣的錢來開店，真是狼心狗肺的！」小林的妻時常這樣故意的咕噥着。飯田夫妻也時常聽着她的罵娘話。

「混賬的東西，這幾天在工廠，竟不和我說話了，哼！想是沒有拿到二千塊錢的緣故吧！」背着他們飯田也這樣向小林攻擊着，這樣一來，他們兩家無形中成了仇敵。

小林的妻牽着茂一的手，在飯田的甜食店前走過的時候，她便說：「孩子！不要在這店裏買東西，那是賣孩子的錢開的店，食了他店裏的東西，心情要變壞的，媽愛茂一，所以心裏雖要錢，但是總不願把你賣掉的。」她之所以這樣高聲說話，原是想叫別人聽見，不過賣孩子並不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所以她的叫罵，僅僅祇能出出自己胸中的悶氣而已。

以後，小林和飯田兩家的不睦，弄得全街都曉得了。利慾薰心的人則說小林夫妻笨呆，但是一般的人反同情小林家而批評說：

「她是很聰明的，實在真有愛心，很可佩服，為人的娘親者要這樣纔對。」這樣原因就是因為小林依然是窮光蛋，沒有舒暢的生活，而飯田家則存了錢

並且生意又好，所以令一般人感到嫉妒。

但是，經過了一二年後，巷內的人都忘記了小林妻所具母性之愛的寶貴意義，然而近來因為物價飛漲，孩子們的費用又增加，她想起二千塊錢的事，不期而然的覺得可惜起來，

第三年，茂一的弟弟，因感冒而死了，若有錢當然可以救活的。

十八年後

茂一在小學畢業後，跟着他爸爸到萬古盜工廠裏去工作了，每天早上帶了飯匣就跑到工廠去工作，藉此養活他的媽媽，有病的妹妹以及他的弟弟。

每天早上和他一起到工廠去的除他爸爸外，同行的還有一個住巷內在工廠裏做塗色彩工作的友子。

友子的臉很白，眼睛也很清秀，她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姑娘，家裏也一樣的貧窮，所以茂一和友子心裏常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彼此交流着。在每天上工廠走在馬路上時，他爸爸的姿勢很落拓可憐的，他在工廠裏工作已有二十年多了。沒

有什麼才幹，所以現在也還沒有什麼高進，常被人壓迫，實在是一個可憐的老人。

有一天，東京許多客人來工廠的陳列所參觀。

「茂一！把窯裏剛燒好的花瓶拿來，放在陳列所給東京的客人看吧！」工廠監督這樣吩咐了一下，茂一把二尺多高的花瓶搬了過來，花瓶上畫着滿身花鳥，看來價錢很貴的。

客人有七八個。

茂一把花瓶慢慢地放在台子上，退了二三步，讓客人觀鑑，忽有人拍他的肩。

「小林兄嗎！」翻過來看對面站着一位不認識的青年，穿着很漂亮的西裝，像似有錢人家的公子，而茂一很覺莫名其妙，因他並不認得這位青年，他想



茂一花瓶慢慢地放在台子上。

這位青年也須認錯了人吧。

「你不認得我嗎？」青年微笑着，他的傍邊，站着一個優伶似的很漂亮的姑娘，穿着西裝，茂一更覺不曉得怎麼樣纔好。

「我爸爸從前也在這個工廠辦事的，和這個小林兄的爸爸很和睦的。」青年翻過臉來對小姐說明了一下。

「哦！飯田家的要吉呀！」頓時這樣想起，茂一不能多站一下了，因為他感覺到自己穿着被泥土所污的勞働服裝，和這位闊公子比較一下，不禁耳鳴臉熱起來了。

「你想起了我麼？我是常常找你玩的飯田呢？」

「哈，……」

「我一看見你便馬上就認得了，你的樣子還沒什麼改變哩！」要吉這樣說着，並且愉快地笑了一下。茂一覺着這話像侮辱他。

要吉完全變了都會的好青年，而自已還是依然鄉下的面目，這樣想來受他的侮辱也應該的。

茂一抖顫着，看他這樣長進回來，實在心有不甘，被他佔了上風，覺得真是遺憾。

「我！因親戚要到關西來旅行，所

以我也跟他們一同來的，二來想看看我的父母，好久沒看他們了。他們看見我必會嚇得一跳的，這樣想着，我就很痛快，到那邊當然我要住在間多樓，請你有工夫來那裏玩一玩吧！」

茂一聽他說，很忿恨不禁忍不住流下淚來，……

那時監督說：「茂一！把這台子上的東西包札起來，以便寄到東京去。」

台子上放着許多盜器，他們所要的，價錢總有五百多塊錢左右，茂一受着這樣的刺激，益發覺得難過，踉踉跄跄地跑向發送處去了。

傍晚茂一也不等他爸爸，自己跑出了工廠的門，友子還在大門邊等着他。

「你的父親呢？」

「不知道！」茂一在上午所受的屈辱還沒平靜。臉面仍舊含有憂鬱，想要發洩出來的神情，他緘默地一頭跑着。

友子也一同走着，她曉得茂一爲何不舒服，輕輕地問她：

「聽人說上午，有很高貴的客人到陳列館來，大家都評論着，飯田的要吉穿着很漂亮的西裝，和一個很漂亮的姑娘也來了，你曉得嗎？」這句話，無疑的是刺着茂一的心尖。

「我就爲這個惱恨呢！我恨得連哭

也哭不出來了。」

友子嚇了一跳。

「怎樣呢？」

「唉！你不知道，要吉今日這樣的好情況，原是屬於我的，從前在開濤樓的時候，有一個客人，本來要抱我做他的孩子的，他先到我家裏來請求，後來因我母親不知存着什麼心思竟拒絕了他，所以要吉纔能得到現在的好身分呢。而他今天對我說話時我真急死了，被人家笑我蠢呆，實在令我難過。」

「但是也不能這樣說！你媽的意思是做母親應當有的心呢，不要誤會吧！」

「那麼做兒女的應當爲父母的呆笨而犧牲嗎？」

二人在田圃間的小路跑着，友子無言可以反駁他，彼此祇緘默着沒話說，這當兒，茂一暴躁地拿着飯匣，越走越快，後面的友子看他這樣心裏也說不出難過祇好緊緊跟着。

晚上，吃飯時，不聲不說的茂一，忽然：

「怎會被要吉佔了去呢？爲什麼不看遠一點呢？」這樣大聲對着他母親抱怨，他這樣暴躁是從來沒有過的，一般人批評他是個很好的男子，今天會這樣

發怒定是心中難受極了吧！剛剛十八歲的他，也許感到人事太平了吧！

他的母親望了一望他的父親。

本來要吉榮耀地回來拜望父母的事，全街都曉得了，所以小林的妻怕茂一回來要抱怨她，心中早就感到不安了。

「但是孩子，你要知道，為母親的是不願意把自己的親生兒子賣掉的。」她一方面辨別着，語氣是十分慈祥怕刺激着茂一似的聲音也非常低。

「賣孩子，唉！德光先生是要孩子，並不是要買孩子呀！現在使我受這樣的苦楚，媽！不如不生我的好！」

「你說什麼！茂一。」他爸爸喝了一聲，「在父母身邊，學了一手做萬古盜的手藝，有怎麼不願意的，你不是長子嗎？」

當這話說完，茂一焦燥的心情更達到不能抑止而要爆發的地步了。

「無論如何，那天你的想法實在不對，沒有想到兒女的將來，祇要自己的面子，以前妳們被世人誇讚，被稱為重



去裏那要你，飯吃沒還

一邊兒說：

「千辛萬苦地把你撫養長大了，還要受你這樣的氣……」

他的父親垂頭喪氣地祇透了一口氣，「咄！還能在此地吃飯嗎？」他站了起來，怒視着他的父母。

「以後請你們不要干涉我的事吧！我要任意做一做，無論怎樣，從此你們沒有資格說我了。」

嗤笑我們的呆笨吧了！」

他的父母看他滔滔不絕的說了這些，簡直不能回答一句。祇有反悔自己錯誤，於是一邊兒哭

茂一粗暴地跑走了，背後繼續聽着他母親悲哀的哭聲，但這不能打動他的倔強意志。

「茂一哥！」友子忽然臉面很蒼白地站在門口，看他這樣跑出來，於是走近了他，嘴裏驚呼着「我不放心，所以來看你，你對你母親這樣說是不對的呀！你要那裏去，還沒吃飯，要到那裏去？」茂一沒答應，臉龐祇顯怒容，站了一會，他突然向着被潮風吹着的松樹林那邊跑去了。

祇剩潮湧的聲音斷斷續續地……

認錯的心

再過了三年。

近代資本主義也逼到海濱來了，車站前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糖食店森治製菓公司，它是用白聖建築的二層樓，因此，附近小資本經營的糖食店及喫茶店，皆受了它很大的影響，有許多竟遭受着倒盤和關門的命運了。

「飯田的糖食店是不能和森治製菓公司對壘的，想不久定會關門大吉的吧！」這個風聞傳遍了全街。

年年增加了海水浴客，所以此地也漸漸有名起來，京都都有很多客人也組織

團體來此地玩，但是海濱愈熱鬧，反而飯田的糖食店愈冷落了。

有一天傍晚時候，茂一剛從工廠裏出來，友子在大門傍邊等着他，看他出來急忙抓着茂一的手，拖着便走。

「怎麼呢？」

「有一個好消息。」

「哼！架子真大！」

「你若曉得自己錯誤時，能在你雙親面前認錯嗎？」

「你說的甚麼呀！我若做錯時，當然要謝罪認過的！」

「那麼我告訴你吧！」

「快點兒說！別吞吞吐吐……」

「要吉又回來了。」

「怎麼？」茂一氣色變了，三年前的羞辱從新湧上他的心頭，但友子微笑着。「要吉又回來了嗎，是不是避暑來的呢，」

「不是呢！拖了敗——身體回來的。」友子傲慢地說着。

「……」

「要吉病了回來的，聽說是肺病，生活太過奢華了，竟受了這個病回來的！」

茂一不知不覺地受了很大的感動。

「依隣近的人說，要吉的病是不能好了，雖交了富貴的運，身體不好也沒有

辦法的，所以也沒有上過什麼學堂。」

「但是！他們是有錢的人，怎不到病院裏去呢？那不是比回到此地好嗎？」

「我也不懂，聽說那德光家也不像從前了。聞濤樓的掌櫃說，每月津貼的五十塊錢也時有時無的，德光以為與其把要吉死在家裏，不如叫他回到他雙親面前來得好，所以暗暗地把他送了回來的。」

茂一胸中的茅塞頓開似的，一向在眼中看做敵人的要吉，現在已不能活了，心裏受了很大的衝動，反而覺得要吉可憐。

「怎麼樣？你還羨慕要吉嗎？」

茂一被問得無一句可答，但心中覺得很舒服。

「我敢傲慢地說，現在你總不會羨慕他吧！他是肺病呢，而且沒有法子醫愈，從前胡裏胡塗被有錢人抱去，而會竟變成了廢癩，幸而茂一哥沒被他抱去，否則……」

「也許和他一樣！」

他兩人面前，關西鐵路的火車長長地走着。

「這樣看來，你不能抱怨你的母親了吧！」

顯然地，茂一是受着感動了，他明

白友子說這句話的意義，他從衷心感激她的勸告，同時他從這時起，方纔覺悟到友子為人實在不是平凡之輩，一方面對她是敬仰，一方面對她更是愛慕，暗地裏不禁飄起眼角，向友子瞟了一下，看見她白白的額，紅紅的頰，一付黑瞳裏放射着燦爛的光輝……

茂一到現在覺得自己是比要吉幸福得多了。

「怎麼樣？回家去能對你母親認錯嗎？」

「不！我不！」像小孩般說。

「但是……」

「母親也總不會預先知道有今天的事吧！如果要吉沒有病，順暢地成功回來，又將怎麼樣呢？」

「但是，事實總是事實呀！」

「偶然的！偶然的結果吧！」

「但是你的母親對這偶然的結果，無意中是料到了的。」

茂一站住握了友子的手，然後再牽着她的手向前走，用布巾包裹着的飯匣，在二人的中間搖擺着。

「就是偶然料中的，這也不能不說是你母親的好處。」

「母親的心裏，有不能解釋的神祕性，母親對兒女的愛情是不能完全說明這個神祕作用的。母親愛子之心是我們做兒女的實在可以信賴的。」——茂一這樣想，笑着流下淚來。



外人眼中之中國小說

鳳 介

此等中國小說，若用西洋之規律繩之，未免以為不合標準，因為此等小說，自始至終無草案亦無預定之收束，恰與人生不能預定一草案，而在何期應加收束之理由相同。且往往過於冗長，事件過多，人物過多，又從題材上說，多於創造之事實相混合，再從手法上說，虛構乃與實事主義相混合，因此之故，能將世上所不應有之事，或現之以魔術，或託之以夢境，原原本本，儘量寫出，儼然磅礴之實事也。或在理論上，斷無此事，然而在小說上，則有使人不容不信其確有此事，其魔力如是。當初以為小說多傳說，不過當時人人傳說之一種空想而已，不過未讀此種小說之人，絕不能理解現在之中國人的思想。何則，小說即是形成思想之根源也。雖西洋之學者或中國之外交官，多有絕無其事，以使吾輩信仰其說，然而中國之傳說，依然存在，焦笛拉塞爾極似中國人，其所筆愛爾蘭人之奇妙思想，確為中國本質之思想一傳說之想像力，任何方面

，俱具信心，其心中有銀做之橋，黃金之舟，海岸有白都，有可嘉之妖人，如將此種廣漠之傳說，置於政治，亦將信其為實事」

由此種傳說之心理，能化為極長之故事，其間有豐富之生活，中國小說之長成，便由於此。中國之偉大小說，如非一人之作者署名，則其書必非一人所著，最初不過只是說話，其後漸漸流傳，於是經過數人之手，乃成一佳構，例如白蛇傳，最初係唐代無名之作者所著，當時不過一種奇怪故事，以白蛇作主人翁，至其次世紀乃出版，其時白蛇之魔力，變為吸血女鬼，又次版乃改為美豔之妖女，將吸血鬼一變而為忠實之妻，助夫生子，是於故事中添加新人物矣，其實最初何屬奇怪故事，至最終乃成以奇怪之人類相待矣。

中國史在初期時代，許多書籍雖不能稱之為小說，而其為小說之藍本，則毫無疑義，此種書籍如經嗜古家展覽，恐一花一石一草一木亦俱成爲名貴之品

。漢代初期之故事，至今仍在盛行，其次皇朝，以至明代，莫不以種種方法，點綴渲染，編成故事，如蕩寇志之全集，便是其中之一種。

在此全集中有超自然語，有宗教語，有慈悲行善語，有善行善報惡行惡報語，有夢的奇蹟，有尻與狐的神話，有龍神女神及僧侶之事蹟，而且有輪迴，有死而復生之神話，頗能強化佛教之影響，此等初期之故事，自不得不看作超自然之小說，觀其由處女時代即爲神，在塵世而表現其爲神的行動，謂爲奇蹟可，謂爲寓言亦可，與夢筆生花同一例矣，又由夢境而導之於理想的佳境，又如錢製聖壇，可用魔法之禪杖使之浮起，此等故事，皆足以反映其著述之時代者也。在漢朝時，嘗有以故事代表國政之事，且爲偉大英雄話題之中心，故疑此種材料當係採取自此種時代者，本來在此種時代爲中國之黃金時代，宜乎漢民族常常憧憬於其腦筋中耳。

漢之時代爲黃金，則唐之時代當爲銀，因唐代多談戀愛事，其中最著名者，爲天子之寵姬楊貴妃，與梅夫人，關於此二女之風流佳話，可謂曼絕千古，唐代神乘，記載其事者極夥，其複雜治豔之性質，當不讓西洋之豔情小說，但

其終結，無不顯露其危機，故中國人常有如下之語。

「吾人讀唐代故事，雖極小事，亦覺其異常動人，至令人墜淚。故不得不終其篇」

此等小說之大部分，並非只因戀愛而終之以結婚，或只講戀愛而終難結婚等問題而已，其妙處在結婚關係以外，另有主題，其意味之雋永，非可言喻矣。

此種傾向，非常偉大，在民衆間，對此非常衝動，而官廳方面則異常驚訝，以爲此等書係攻擊中國文化之基礎的家族制度，是革命的，是危險的，當然此種傾向，亦並不能發生如何的影響。例如後來有名的小說會真記，愛極美之鶯鶯者爲一青年學者，當彼臨別時，曾經熟思而後，說出下述之語以棄此女，「凡女子皆是危險的，女子不但能亡其自身，且能亡及天子，我既非天子，應對女子下以決心而棄之」彼果如所言，下以決心矣，此真古今賢達所值得讚美者也。且彼亦曾對謙而有禮之鶯鶯致答曰「爾以我爲爾所有，或以爲已經捨棄，俱可聽便，絕不對爾有責難」但是五百年後之今日，中國民衆心內之感傷，仍然現露，以爲不幸之事，如在今日改

訂此種故事，則必以張生與鶯鶯成爲夫婦矣，然作者已先有言「世上之戀愛者，莫不以終局得到結婚爲幸福，」蓋在中國，如以結婚爲幸福而期待之，雖五百年之日月亦並不厭其長也。

予並非只好談唐代之戀愛故事，不過以唐代小說，對於戀愛問題多所貢獻，即謂爲以男女戀愛爲主題亦無不可。其他尚有諧謔的故事，及諷刺的故事，又當時重要的娛樂事，在宮廷中有鬥鷄故事，亦頗覺新穎，東城父老傳之作者爲陳鴻其寫鬥鷄最爲有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莫不愛之，亦爲頗有興趣之小說。物換星移，迨宋朝時代，小說形式，漸近明朗，至元朝而極盛，清朝則有紅樓夢一書，最稱傑構，當係前世紀之小說，早植其根底於民間，漸漸長成者，當是一幹一葉，歷年滋生，至元朝乃始發花，可無疑義。蓋元朝有三大小說水滸及三國志而外，便是紅樓夢，此三大小說，呈足以代表中國之民衆文學，雖無文學之名，而確已成爲民衆文學之基礎，是等小說曾爲文學者所輕視，亦曾爲監察官所禁止，其次歷朝俱被以危險之名，而頹廢之媒，加以攻擊，但是等小說仍然存在，則以民衆讀之而印於腦，以故事傳之而留於鄉，詩以詠

之歌以傳之，以戲劇而演之於舞台，學者亦不得不勉強承認之矣，學者等不以爲小說而謂之爲寓言而其結局，遂不得不以文學相視矣。然而民衆向不重視此種理論，縱然學者等爲證明其自己所作爲文學，出而證明，但民衆讀者蓋寡，民衆自喜民衆之小說，如有其他目的之小說，並不喜讀之。

如是，實際之小說，終爲民衆所有，水滸傳者，現在之版，爲施耐菴所記，但是此書並非一人所著，元朝時代，已有藉盜賊團演爲故事之書，由此故事，逐漸擴大組織，據說此故事之開始，確爲歷史上之一段事實，盜團實際上所居者不過小小村落，與山東省接近，西洋史之第十三世紀頃中國非常紊亂，其時之王朝，紀綱墜廢，秩序紊亂，貧者極貧，富者極富，任何人亦無整理振興之能力，乃有此盜團之發生。

此小說之作者施耐菴，發見此故事於舊書店，爲極潦草粗劣之本，乃歸而加以潤色，編以回目，施耐菴以後，流傳極廣，至於今日，當已改版五六次之多矣，其中名爲忠義水滸傳者百回，其一爲一百二十七回，施耐菴所書者原本爲一百二十回，現在最多者百七十回矣，此爲明朝時代最有名之金聖歎所編纂

，彼言禁其子讀是書者無效，乃為其子之故，而改訂此書以與之，彼固知任何少年絕不能不讀此書也，又有由官方改編之版，是官吏亦知不能禁止民衆不讀此書而特別設法者也，此種御用版的題名為蕩寇志，蓋設言官軍滅寇之意，但民衆絕不讀官版，仍然繼續讀其民衆小說如故也，此可知民衆對於墮落之官吏之如何不信任矣。

水滸傳有法國譯者題名為“Les Chevaliers Chinois”，及七十回之版，係于譯之，題名為“All men are Brothers”，

此小說，無論遇何時代，絕難泯滅，在今日之新時代，則又可加入一種新意義，中國共產黨有由黨部出版之水滸傳，並附有着名共產主義者之序文，以為中國共產主義文學之第一作品，此小說之偉大，有超時代之意義矣。在昔帝制時代，認為實事，在今日亦可認為實事，此種故事之不願認為有此實事之人物，只有受西洋教育而騙得畢業文憑之一派學者而已。但是再經過幾何世紀，閱過若干人物，將水滸傳改訂以後，則今之學者倘再生為人，吾敢必其再加以新學問所抱之哀感，諸諱，亦將於此書發見之，斷然無疑。此種新學問，屢屢用之而莫得一當，其注目於此種作品，

自屬意中事也。

中國人嘗言「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其意以為年少之人讀此故事，其本身容易盜化，老人年高氣衰，不宜運思於激烈事故，但是若以水滸傳可作為中國之偉大的社會案卷，則三國志可作為戰爭及政治案卷，紅樓夢，亦確可作為家庭生活及人間戀愛之案卷矣。三國志與水滸傳，同是一樣結構，作者不詳，其故事係先敘漢時有三人為友，誓為生死兄弟，終於九十七年後的六朝時代，其改訂為今日之體裁者為羅貫中，殆為施耐庵之弟子乎，並疑此人當施耐庵編水滸時，曾予以協力，恰似英國之培根與莎可比亞曾相爭論，且爭論未嘗或已者。

羅貫中，生於元朝末年，至明朝仍尚生存，彼所作戲劇甚夥，惟小說最為有名，三國志當為其中之卓卓者，今日中國普通所讀之版，為康熙時代毛宗岡所改訂，不只改訂而且加以批評，彼曾添加材料，並有所刪除，譬如主要人物中的一人之妻，加入曹丕之談話是也。假使認水滸傳係為民衆爭取自由之奮鬥，則三國志為詳示中國人之戰爭科學並其技術者，更為重要，即今日對於日本之最有效的部隊所謂游擊軍者，即為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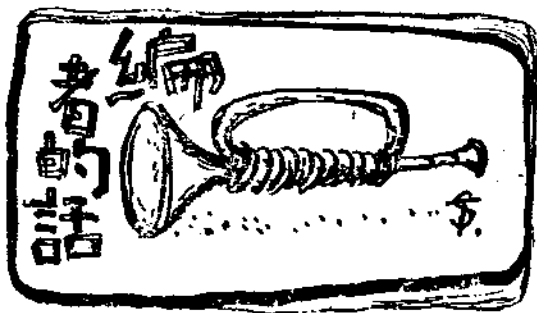
記三國志之百姓，彼等之暗記三國志，或者未必為其本身讀過此書，而在秋收以後，長夏之夜，有說書者為之講述三國志上之武士如何作戰，發何言語，隨時可以聽到，今日之游擊戰術，當亦此種古時之戰法，武士之動作如何，並如何攻擊，如何退却，以及敵來則退，敵退則進，謂為皆發源於此種小說亦無不可也。

紅樓夢一書，較為最近之刊物，在原作者曹雪芹自序中可以見之，想此人在清朝時代為皇帝所最親信之人，與滿洲人多所接近，當時之滿洲人軍隊分為八旗，曹雪芹當為所屬，此小說未嘗作完，最後之四十回，恐係高鶚所續，不過將曹雪芹自己生涯寫出而已，此為近代胡適之所發見者，在往昔有名元培者，亦曾作此語，其原名為石頭記，於西歷一七六五年在北京發表，不知在何時期，忽然著名，一時有洛陽紙貴之勢。此小說之故事，固述一家之事，但其中所含蓄者如個人之性質描寫，人情之描寫，頗極複雜，幾乎成為病理學的研究。

此小說之所以能將人人心理把握緊牢者，第一原因，為關乎人人自身之家族制度問題，家庭間，女子有絕對權力

，婦人家長制之大勢力，祖母，父母，即女奴隸亦有絕大勢力，此女奴隸若生成美麗，則必為其家子弟之玩弄物，及毫無疑義。因此便可頹廢其家風，中國之家庭，女有全權，而女又深閉於家庭之中，且多無學識，故其權力過大，頗足為多人之害。

學者見此小說，上至天子，下至民衆，莫不愛讀，欲將此小說加以說明，而皆流於牽強附會，是知學者亦皆多讀此書者，但是中國之學者，讀此書時，往往祕之，對人則曰未讀此書，以致笑



，為讀者所怏服。

葉譽虎君長年嗜素學佛，對於佛理，極有心得，所作七塔寺序，可窺一斑。

「談文章的分野與派別」一文，專諸先生另具隻

本刊編輯委員會

會議決，改為每月二十五日出版，故第三期較原定日期，延遲十日，希讀者諸君原諒。

江伯修君龍山都痞樓題壁一文，妙潔排宕，百讀不厭。

王西神君的鄂報隨筆序及贛國拜石記二篇，均以高華的詞筆，發揮深刻的感想

話百出，且有中國學者，不以紅樓夢為小說，而以為實寫滿洲人以外國人而支配中國人之政治的寓言，據此說法，則以紅樓夢之「紅」係指滿洲，與寶玉將結婚而死之林黛玉，係暗指中國，實為寶玉之妻之寶釵，係代表外國人，賈之名為假借云，但此種說明，殊覺過於牽強，小說本是小說，寫小說便是寫小說，此亦不過以寫實主義混合理想而寫出一家之生活實狀而已。

一言小說，在中國人間，必稱水滸傳，三國志，紅樓夢三書，但是此外並眼，與上期徐凌雲先生之「談文壇兩大派」可謂唱和之作。

幾篇散文，都很輕鬆，尤以獨生先生「雙尼的泣訴」，為作者體驗之作。

創作中的「食」，「黃家村之夜」，是針對現實的題材；「潛逃」，「賣春」，「蹣跚」三篇，都把握了女子的心理，以不同的結構，寫出不同的事實來。其間，也許能窺出作家生活的一頁，自然作品是相成成熟的。

重緣先生，以此次東渡所得，滿洲文藝界動態，很有文壇史料價值，可得滿洲事變後文藝界的全貌。東行散記因篇幅有限，酌登一二。

本期漫畫，得馬午，圭一兩先生的精湛作品，為本期生色不少。

獨幕劇「幻夢的破滅」，很有南歸的作風；「舊劇不可改也」一文，主張具有見地，是舊劇研究者的明鏡；「愛偶」劇，因稿件擁擠，留待下期插

非無小說，而且至多，予知西廂記，封神榜，亦係明朝時代之人物所作，儒又林外史，係諷刺清朝時代之惡風，雖作者無甚惡意，但發言極多，事件極多，有快意亦有哀感，但實際上無一事無成，只見其日常迷惑於生活之中而已，此書雖長而無中心人物，中國近代作家魯迅曾批評此書謂係「將零碎錦繡縫合而成」信然。

予現在所欲聲明者，並非欲列舉中國小說之名，實歎夫以民主主義國家，已有發展到崇高思想之小說，而竟不予以文學之待遇，殊不可解。

杜茶村先生為明末清初高士，與魏芝麓吳梅村余澹心陳迦陵等相唱和，寓于金陵，葬于金陵，茶齋會乃本地風光，一時韻事。各家詩文，彙為專輯，可謂別開生面。

宋代姜君弼為蘇東坡離笠屐像于觀音，世所傳龍馬硯，現藏瞻麓齋中。瞻麓先生所作記，序一觀之流轉，情節曲折，可當小說讀。

燕歸來主人最留心的是各地的掌故，關於風土的紀錄，已有好多著述問世。本期燕都史蹟叢編，都是珍貴的材料。

曹惺惺君稿子版本之學，收藏的名人手稿很多，讀書別具隻眼，此次所撰隨筆，頗有精到之言。本刊正草創中，錯誤和缺點很多，希望愛讀本刊諸君，隨時貢獻指教，務求改進，並請作者不吝惠賜作品，以增強本刊的力量。

x x x x

徵稿簡約

- 一、本刊歡迎投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
- 三、文言白話體裁不拘、
- 四、來稿須用文格紙、直行繕寫清潔、並加圈點、
- 五、稿紙不得兩面寫字、
- 六、署名聽作者自便、但須註明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圖章、
- 七、稿酬每千字自二元至十元、
- 八、來稿逕寄本會編輯部、(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本會月刊編輯部)
- 九、來稿例不退回、事前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十、來稿得酌加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十一、譯稿請附原文、以資審核、
- 十二、書畫碑版金石照片、及各種藝術品、可用者、攝影後仍將原件送還、漫畫亦需要、報酬另定之、

廣告價目

地位	墨色	底封面		普通	附註
		封面	底面		
全	全	一	二	一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半	半	一	二	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	二	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一	二	一	
		一〇〇元	一六〇元	一〇〇元	
		六〇元	九〇元	六〇元	
		四〇元	五〇元	四〇元	

國藝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十五號 電話 二二八五〇號
總分銷處 上海北江路九七二號
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本部 電話 〇二二七九四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大中印刷廠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二角半	三分	一角
預定每卷	六	一元四角	在內	六角二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七角	在內	一元三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				三元五角

每月一册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左起：(下排)馬 午、馮乃駿、吳錫伯、羅錦堃、羅錦圭、吳梯芳、(中排)張次漢、曹開悵、尤半狂、鍾禮山、王四神、陳寧士、金子輝雄、(後排)孫夢花、朱重絲、原田松、富岡羊一、莊子勇之助



↑右起：陳寧士、孫夢花、尤半狂



右起：尤半狂、朱重絲、鍾禮山、富岡羊一



↑左起：王四神、吳梯芳、羅錦圭、羅錦堃



←左起：馮乃駿、馬 午



左起：曹開悵、張次漢



各地風景